



				漢書門
		四	三	
		三	三	
		六	六	
五	五	六	六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三	四		漢
七	三		書
函	三		
一	五		
二	六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336
冊數	5 (4)
函號	277 108





陽錫徐筆洞增補睡菴湯太史四書脉上孟卷之五

形武法學筆洞徐奮鵬增

富沙後學傳瞻余應龍補

座師會稽石質陶望齡校定 宣城湯賓尹嘉賓父輯著

補見梁惠章全直荒弁之授

梁惠章

之曰入心惟危道心惟微  
即此義利之旨也孟子始  
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  
曰必有仁又何必曰利  
則破危微之關正是擇之  
致精守之款一使堯舜之  
傳於孔子者不致於心  
致橫流之矣矣  
梁惠章讀孟子見梁惠王蓋  
以卷九幣之故而展仁又之  
學也約惠王不滿功利庶幾  
行而之一初余乃一見之間  
遂問曰聖不遠千里而來亦

此章以仁義為主不可把利字平對惠王爾於功利恐義理難  
以挽之故孟子先說之以義理即繼之以為利之害因提醒之  
以躬行仁義末節結上二節○見惠王重欲行道答禮意輕○  
不遠千里句有欣幸意利字做利益說勿出富強字惠王差處  
在利吾國三字而究所以利吾國處必是峻削于大夫士庶人  
○利而曰何必見斷然不可言仁義曰而已矣見此外別無可  
言亦字對利字有字最有味見此仁義乃王心之所固有者○

孟子卷之五

上孟五

折之以利。蓋吾之國。亦孟子  
折之曰。王何曰。利亦有仁  
義之可言。而已矣。仁義之  
非。利心之。不當。前。亦利  
風之。不。何也。王。之。身  
大夫士。庶人。視。之。身  
王。曰。何。以。利。吾。國。危。所。為  
之。大夫。征。之。士。庶。人。者。无  
不。智。能。索。夫。由。是。大夫。有  
家。者。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  
有。身。者。曰。何。以。利。吾。身。一。倡  
百。和。上。下。交。相。利。而。君。之  
國。其。危。矣。國。危。何。知。萬。乘。之  
國。或。有。欲。其。君。者。非。他。人。必  
千。乘。之。家。利。在。萬。也。下。乘。之  
國。或。有。欲。其。君。者。非。他。人。必  
百。乘。之。家。利。在。千。也。天。下。而  
安。而。取。百。以。當。分。言。之。

王道之所宜有者。作文宜依此意敷衍。○何以節正見利不當  
言王曰句重王乃大夫士之表一曰字可玩不必有利之心利  
之事即一出口而人爭效尤矣曰何以是商量謀利之詞交取  
乎利勢必終禍乎君而國危矣此句承上起下是過文下試  
即國危也必千乘二必字要看蓋多寡相形則技求易起勢分  
相逼則篡奪為便萬取千取百是說祿之分數天子有一萬  
分祿天子之公卿則有一千分祿諸侯有一千分祿諸侯之大  
夫則有一百分祿是謂十分而取一非分君之有以為臣之有  
也為多不在數日上較以義較義即分所當得苟不引分以自  
安而以利為先則仁心亡而殺機動便不奪不廢先利雖說臣

一不為不多矣惟引  
安而利自息苟為後義  
利不誠其君而尺奪之  
不以為慶也又何但  
利百已哉此言利者勢  
必至也矣若仁義則不然  
字以言乎愛也愛則不忍  
利而遺人况於其親而領  
之乎義以言乎敬也敬則不  
欲自利而後人况於其君而  
領後之乎而國斯為仁義之  
國矣彼夫不遠不遠孰與不  
奪不廢王且為一國之君父  
而擇義利之權者也上曰仁  
義而已矣以成忠孝之風何  
必曰利以落執奪之禍哉  
補王立章全言文王是古賢  
君以情樂實能能以借樂

下却跟君二好利來○未有二句不可說未嘗不利孟子正將  
仁義抹煞他利字吾與親為一體分而為二便遺親人臣無以  
有已若知有已便後君仁義無待去無遺去先去無後皆真心  
自然莫過處二者也字正應大夫士庶句見得及國之人去利  
懷仁義以相接須根人君躬行仁義未○末即曰字不可忽王  
公曰仁義者猶言以此為號也以此為號則國人知趨向矣既  
曰而已矣又找何必曰利必不後利根乃為仁義只是一意重  
仁義上

召上章

此章思王看得樂字小孟子推而進之說得樂字大指出一借

樂憂樂是古不貧之君以獨樂不貧故以獨樂不能樂也。德是勉。王與民偕樂。重在法。文王一臺。

禮上章講孟子見梁惠王。適立干沼上。頌鳴鴈康鹿而。言曰賢者之君禽荒有戒而。樂此亦蓋淺漸其樂之享。下已而未知其公之人也。故。孟子不拂其欲六不縱其欲。但犯机而導之曰王勿謂資者不樂此也。惟資者而後能樂此若彼不資者雖有此亦不能樂也。何以明之詩云文王之經始靈臺也。方其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民。當經營之始王恐煩民力而。戒以勿亟乃庶民之赴役者。

字。正賢者所以能樂處指出一獨字正不賢者所以有此不樂處一篇肯綮在此二字。○見王自是朝廷晉接之礼王立沼上想是接見後同遊於園故立沼上有碩而言也不可以沼上非見賢之所取之賢者指賢君言樂此乎句意以資者不樂此耳。○孟子恐告以愛民則拂其意告以當樂則縱其意故但逢其机而引之此字都指靈池鳥獸言有此樂者逐境逐物之樂此者心中一段真趣活潑多礙不在景物上論也雖有此不樂正謂他心上缺此本然之興趣所有者豈真樂哉。○經始即申明賢者樂此句不日形容其速以其速若有神助曰下是說詩意歡樂忘子未句靈臺靈沼不日句樂其有康處。

若子來遂父事者由是臺下有圃而王在靈圃也則見其康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矣。圃中有沼而王在靈沼也則見其於物與民夫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且其業民之怨也而民及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若以為不日之成而非人力之可致者于是乎樂其有康鹿魚鼈之可以奉吾君而文王之樂事備矣此何故哉亦身民偕樂耳。惟借之民則君之樂即民之樂而民之樂即君之樂古人之能享其樂也所謂資者而後樂此文王其一証之乎又規之湯誓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夫君民

魚鼈民樂君之有也應攸伏於初句都是謂民樂君之樂也此文較迂過而重講末二句古之人指文王偕樂若天地父母之心渾然與民同體以民為樂不以己樂民如此體貼方得借樂意出不必用民有田里等語能樂便是中和位育與物偕春豈飛魚羅意趣不必用危亡不作等語偕樂就文王平日公樂言能樂就本即漢揮到能樂地位方滿樂之量。○湯誓即借不能樂者以明樂之不可不公不可與上節平看時日曷二見當時慈憐之象人主使人情至此自不能晏然稱快于臺池鳥獸之間不待其亡矣。作文上段太輕迂過而未句亦就本即意重發未補惠王之樂當法賢者戒不賢者而不必以為漸意。

寡人章

一休、果相與在欲與之借  
 亡則道有臺焉、欲與融得樂  
 也、王惟勉之、至資何必諱言  
 樂哉  
 浦、盡心章、直王者多少、設  
 施措置、今全無施為、只是  
 一個盡心、正是有其心而  
 先其法耳、惠王分明是罪  
 歲之心、罪歲者不知罪已  
 故耳、缺罪已則可行王道  
 盡心章、講累惠王曰、寡人之  
 于國也、自謂尽心焉耳矣、河  
 內凶、則移其民之壯者于河  
 東、以就食、又移河東之粟于  
 河內、以給死、稚之不能移者  
 至河東、凶移民、移粟亦然、而  
 恤河內猶之乎恤河東也、察

此章見王道之作用與小惠不同、首即惠王欲以救荒之小惠  
 得民、次即是孟子以戰放其明、因言小惠不足得民、不違二即  
 示以王道之當行、末即斥其時政之失、全章語意、歸在末二句  
 ○盡心就救災恤患、無所不周、說河內四句、正盡心之事、只重  
 移粟、不然、是如河內移粟、亦是括民間之粟、以移之、非發倉廩  
 也、設兩河皆凶、又將何策、分外曰、加謂不見分外、不見分外  
 多也、少是消耗、多是蓄行、何也有歸罪、歲凶意、○次即破他小  
 惠不足、以得民、鼓之謂鼓其進也、棄甲、以身披甲難走也、曳兵  
 以手拖兵、利于走也、五十步、喻移粟之梁、百步、喻未移粟之梁

國救荒之政、先有如寡人  
 之用心者、則隣國之民宜少  
 而寡人之民宜多矣、乃隣國  
 固不加少而寡人亦不加多  
 何也、寡人亦空自尽心焉耳  
 矣、孟子曰、王無異于民之不  
 加多也、王好戰、請以戰喻、方  
 其兩軍對壘、鼓之、士皆  
 既接勝負、攸分、負者乃棄甲  
 曳兵而走、或走百步而後止  
 或走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  
 步笑百步之怯、則何如、王曰  
 不可、戰則勝負、分勇怯、不以  
 走之遠近、較強弱、彼五十步  
 者、直求至百步耳、若論其心  
 則當棄甲曳兵之時、已無懼  
 鋒臨陣之氣、是亦走也、曰、王  
 如知五十步之走、不勝百步

以五十步笑百步、總是一點恃心、則何如、問以近、笑遠者之可  
 不可、豈不百步二句、正明不可笑之故、是字、指五十步之走、兵  
 以克敵為尚、政以得民為本、王知敗軍之將、不可語勇、則知小  
 惠不可得民、故云無望民之加多、○不違、即重農、時句、粟之移  
 由穀、置也、穀之置、由時、違也、魚、鱉、材、木、都是佐食之窮者、不可  
 勝、只說他多處、且勿說人食用上、養生送死、無憾、方是食用、王  
 道之始、不可說洪荒甫闢、政教未具、只言王者、如此愛養、使民  
 生死有資、則王道之規模已具、又教之以樹畜、作之以禮義、則  
 政成俗美、而王道大備矣、此即陛下即是一套事、但敘致如此  
 耳、非以不違、節為始事、五畝、節為終事、○五畝、節重百畝、句、是

則元望小惠所及之民加多於隣國也。恭民之收先其妨吾春者而已。不遠農之時使時及力于田。而穀不可勝食也。穀不可勝食也。則不窮其生。魚蟹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則不竭其長材。木不可勝用也。夫穀與魚蟹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之具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雖經制未立。而休養生息之原已開。非王道之兩托始乎。由是而立法制之詳。則與農夫以五畝之宅而樹之。以桑帛有所出。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功民以雞豚狗彘之畜。无失其孕字之時。則肉有所出。七十者可以

粟之所出。教特養中事。以養為教。樹桑以煖。五十雞豚以飽。十耕時以養數口。敬長承尊相顧相恤。教未行而仁誼親睦已滿。問政矣。謂之謹者。人心風俗所關。使其出于醇。不出于褻也。申之正是謹處。就所謹中。又抽出叮嚀之耳。言孝弟而曰義。使知其所以然之意。不負戴人。親其親長其長也。必如是乃可。衣帛食肉不飢不寒。若不有孝弟。醜態至情相摩盪。則令之孝者。養大馬而已。何取于衣帛食肉乎。七十二句只在教上說。養夫家給人足。風移俗美。正公平正大之體。紀綱法度之精。王道莫備于此。不作典王說。不知檢則粟飽于狗彘。不知蕪則粟朽于倉廩。况未有百畝心開其源。且奪農時以室其力。人死二

食肉。一夫受田百畝。勿奪其時。則食有所出。故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而未也。民未知。正說他百姓不關心。欲他知罪而盡心也。王無罪歲有反躬者。矣。即。養道未全。又謹序序之。教而。一。以。弟之義。以子。已。意。臨時不能。疾倉廩。平日不能行王道。注自勉。意尚落一層。第代父死。願。道。昭。矣。七十者衣帛食肉。民不說不寒。如此行王道。而不王。者。求之。有也。此。正。王。之所當。蓋。心。區。小。惠。又。何。足。言。哉。乃。今。于。玉。意。則。不。能。行。狗。彘。食。人。之。食。而。不。知。檢。以。之。耗。之。矣。至。塗。有。餓。等。而。不。知。義。公。廩。以。行。賑。貸。矣。則。人。飽。而。飽。彼。在。我。不。在。歲。而。乃。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于。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此。其。罪。可。殘。乎。不。可。殘。乎。王。誠。能。

承教章

此章見人主不能行王道。由于真心不動。真心不動。故不知政。之可以殺人。孟子比之以挺刃動之。以父母惕之。以無後即惠。王昏迷已極。未有不洒然動色者。動得此不忍之心。方可與言。王道是孟子極善開導處。安對勉看。願安承教。儘有虛心。然不直究其所以害民之原。如何能行利民之政。故孟子云云。

字中。六。不知消耗了。多少。百姓還說加多。檢蕪用二個不知字。念便是斯民更生之根。民至只在無罪歲上說。

無罪哉慨然其民更始而奉  
王道之大全斯天下之民至  
焉何但多于隣國已哉  
補承教章全直對章因其承  
教。系承上意。一。翻出病  
根而以爲民父母。四。子。感  
動之。又以無後。二。字。警。慎。  
之。摠。欲。動。其。心。以。行。土。道。  
承教章梁惠王曰小惠不若  
王道天子教我至矣碩國政  
多端寡人願安意承教其盡  
言毋隱可也孟子。欲。其。必。反  
之心也。乃。發。問。以。詰。之。曰。殺  
人以挺其刃。有以異乎。曰。同  
一。致。人。于。死。無。以。異。也。以。刃  
與。政。有。以。異。乎。曰。同。一。致。人  
于。死。無。以。異。也。孟子曰。王既  
知。虐。政。無。異。于。挺。刃。則。今。日

晉國章

之。在。所。亟。更。明。矣。庖。有。肥  
肉。以。養。牲。廐。有。肥。馬。以。食  
養。至。于。民。則。有。飢。色。而。野  
則。有。餓。莩。養。民。不。如。養。獸。此  
率。數。而。食。人。也。虐。政。其。未。于  
挺。刃。矣。然。豈。未。熾。居。者。正。民  
之。父。母。乎。數。相。食。且。人。惡。之  
爲。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數  
而。食。人。子。民。而。反。以。休。民。惡  
在。其。爲。民。父。母。之。心。也。故。仲  
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後。乎。天  
子。之。惡。夫。作。俑。者。何。爲。也。爲  
其。象。人。而。用。之。也。夫。象。人。未  
至。殺。人。且。不。忍。之。如。此。如。之  
何其。忍。使。斯。民。餓。而。死。也。倘  
令。仲。尼。見。此。當。何。如。惡。之  
哉。則。亦。可。以。亟。反。之。心。夫。  
晉。國。章。梁。惠。王。曰。先。是。晉

挺刃二節。不卒。派下重政字。見得虐政殺人之慘。○庖有節正  
指虐政之實。下二節皆反覆言虐政殺人之不可。肥馬肥肉。茂  
聚斂得來。因此野有饑色。民有餓莩。凌民膏以飽獸之腹。實率  
之自君也。○獸相食。即最要看父母二字。謂之父母。便當子民  
而奈何。使戕于異類。見尤可惡。意且字不免。字惡在字。俱相照  
應。○仲尼節。只取一個象人字形。契實使民饑而死。象人而用  
便傷心。體更不必說到殺人殉葬之漸。處使民饑而死。未必實  
君之使然。但以庖肉等觀。便有使民饑而死之理。烏可令仲尼  
見也。通章摠見虐政之當革意。○

此章惠王急于報怨。不暇顧民之疲。孟子教他不可性急。結且  
就省刑薄斂。休養生息。俟其力全而後用之。以我整暇收彼疲  
敝。有不戰。必無敵矣。以正是教以報怨之長策。非是要他救  
民不報怨也。○莫強是土地甲兵之力。用之以戰。勝攻。取意。就  
魏之先世說。東敗四句。嘆今日之衰。就自己說。恥之貽。恥于先  
人也。死者指先人。如之何。思喪敗之餘。不能復強意。○地方  
字。當僅字。苟能自強。亦可以王不在土之廣不廣也。就喪敗之  
餘。亦自不妨。且勿說行王政。○王如節。正是百里可王。處仁政  
計。得廣省刑薄斂。乃中之大節目。正規當時嚴刑厚斂之失。二  
句甚重。下深耕易耨。孝弟忠信。俱本此來。曰省曰薄。全要見不



國檀中山之楚東勝齊而勝秦南勝楚蓋天下莫強焉此

忍繁不忍厚意所以得深耕易耨而有暇日此暇日雖是耕耨之暇却是君刑賦所寬之日也如煩刑厚斂民皆重之而立矣

罰稅飲而者盡損之不能履用之不可則艾而謀者焉毋

王既能信而行之則王業勃興有光于先人多矣區區之恥何足論哉

思義之師。倒戈不暇。夫誰與  
三為敵哉。故曰仁者無敵。無  
敵則王矣。王請勿疑于百里  
可王之言也。

補宋王章全直。孟子不嗜殺  
人一語。乃仁天下之心。即  
一。天下之原也。民之仰  
此。民之歸歸此。天下莫不  
以此為與而焉。得不一。  
案王章謹。孟子一見梁襄王  
知其不足與有為也。乃出而  
述其問答。以語人曰。言貌之  
間。可以現君德。君子于遠  
而望之。儀不足以作肅。不似  
人君近而就之。威不足以定  
命。而不見所畏焉。其容貌不  
足言矣。且其詞氣急遽無序。  
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

曰。天下所以不定者。由未有  
能一之者。歸于一。統則定矣。  
王問曰。七雄爭長。孰能合天  
下而歸于一。吾對曰。有來嗜  
殺人之君。則可以萃天下之  
渙。而一之。王又問曰。各君其  
國。各子其民。孰能使之吾對  
曰。天下莫不與也。惟此時為  
然。王知大畜之勢。未七八月  
之間。旱苗則稿矣。此其待雨  
之時也。天油然作雲。沛然下  
雨。則苗勃然興之矣。其必興  
如是。孰能使之而勿與。即知  
苗則知天命矣。今天天下之  
人物。未有嗜殺以者也。民  
之憔悴。水火中者。一皆統稿  
之苗。而沐浴思見德者。又不  
啻雲雨之想。如有不嗜殺人

是孟子述言。雖有問答。俱在迷語。口氣中。○見襄王謂仁政不  
行于惠王。或均望于嗣君也。出是去梁而後。語人望之二句。是空  
貌下。是詞氣惡乎。定問何如。而後能列國息爭于戈。不作也。孟  
子答云。須是大一統之君。則勢不兩大。干戈自息。天下定矣。定  
以大勢言。指兵革寧息。一以大政言。指政歸一統。一說一非一  
統。乃一心也。惟能一天下民心者。斯能定天下。亦是○孰能一  
之以君言。問勢均力敵。孰能合天下而一之。殺人如殺。以嚴刑  
殺。以重斂。率禽獸以殺。率土地以殺。都是嗜字有味。指真心說。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不嗜殺者也。就實用說。  
非只如梁武之法。刑孰能與之以民言。問民各統于君。而叛君

有罪去國。有禁孰能令其主。而與我。○天下莫不與。本不嗜殺。  
來此句。其虛下。正蓋莫不與。意重一個時字。天油然二句。要見  
是大旱後雲雨。其如是。頂苗與言。今天天下四字。極重。直指出  
當今之時。不一之故。收是養民之君。牧字有味。如有不嗜殺。要  
說嗜殺時。獨不嗜殺。方與上文相關。誠如是。頂民望言。望就心  
看歸就身。看歸字。正與望字相應。王曰。惡問。王曰。惡問。王曰。惡問。

齊桓章

此章齊王病。根在大。談二字。故開口便問桓文。下文關土地。朝  
秦楚。送中國。而撫四夷。正桓文事。齊王志向桓文。則恃其真心  
興兵。結怨。以殘生民。皆不暇顧。故孟子以王道奪其伯功。而以

齊桓公問曰。天下之心皆  
引。而望。故歸之。無。城。知。是。  
則。其。必。歸。之。歸。自。不。容。已。由。  
水。之。就。下。而。然。誰。能。德。之。莫。  
之。德。則。莫。不。悲。矣。吾。之。對。王。  
如。是。其。如。王。不。足。此。有。為。何。  
補。齊。桓。章。全。宜。前。云。是。心。是。  
以。王。矣。中。云。言。舉。斯。心。如。  
諸。彼。皆。指。子。忍。之。心。也。不。  
忍。之。心。齊。王。本。未。天。地。之。  
心。也。其。後。回。所。不。快。之。心。  
即是。原。頭。所。不。忍。之。心。而。  
因。有。敵。心。遂。失。本。心。故。未。  
兩。醒。其。反。本。試。問。民。見。兵。  
兵。危。上。亦。殺。蘇。否。王。見。民。  
生。糜。爛。亦。不。忍。否。民。之。死。  
地。君。之。大。欲。此。處。當。度。此。  
念。當。反。此。心。當。推。

保民不忍之方藥之保民二字是王道。大旨不忍二字是保民。  
本原所謂保民者不過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如下文推恩  
制產等事而已是心足以王句又是一篇命脉細分之作六段  
看首二節因齊王志伯功而示以王道之可言德何如三節因  
齊王有愛牛一事而示以是心之可王王曰然節至庖厨也啟  
其察識王曰至快心啟其擴克吾何快至禦之因王力求大欲  
告之反本以行仁政吾懋至末因齊王有志行仁告以反本而  
制產。  
齊桓二節  
事即經營霸業之事必二仲尼之徒者益私淑一脉不敢舍所

齊桓二節講齊桓晉文五霸  
雖長其當時取威定霸之事  
果可得聞乎孟子對云事必  
有傳而後聞也事仲尼者也  
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是以後世學者無傳焉而臣  
亦未之聞也又故言之無已  
則有王道者乎  
德何如三節講王聞王道而  
有動乎中乃曰君德何如  
則可以王矣曰王道先澤民  
為君者德三不保乎民而王  
斯莫之能樂也曰若寡人者  
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  
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說曰  
正坐于堂上有牽牛而過堂  
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  
將以食鐘王曰舍之吾不忍

學以養君也無道即羞稱意勿露出實事道傳聞相承說下蓋  
子非真不知其事只是不欲王知詐力之事耳無以則王註謂  
王天下之道對事字看正王霸之辨  
德何如三節  
保如保赤子全在德上講又須透下文愛牛意說全民生上觀  
貼方有味不可泛說莫之能樂就在保上看出○臣聞胡說以  
下正証上可字之實王在堂上自是臨御之常須知堂下非掌  
牛過所當是蒙鐘正典古有告殺之礼不忍二字極重殺蘇之  
牛見于堂下而不忍之心形易羊之奉行于蒙鐘而不忍之心  
遂是孟子許王可保民處無罪直指牛言以羊易之全是不及

此牛之殺雖若無罪而說也  
也對曰然則廢象鐘亦曰何  
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  
曰有之曰是愛牛之心即後  
王之一批是以王矣然其心  
隱衷也百姓未知王之衷無  
一人不以王為愛也若臣固  
知王之心而有所不忍也不  
忍則公愛則私任王亦察焉  
曰然三節通王曰以羊易牛  
之事見諒于夫子而不諒于  
百姓斯言是也蓋以羊易牛  
其德似吝誠有如百姓所云  
者但各國雖稱小吾何至愛  
一牛即不忍其殺蘇若無  
罪而說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夫子言不忍為是而百姓言  
愛為非矣夫孟子曰愛王亦

計較處○是心足以王者以羊易牛是不忍之心王天下之道  
即此心之所轉移者蓋心無大小不忍一物是這個不忍萬物  
也是這個須在以之以之者擴充是心也擴充自察識始但此  
處且勿露出百姓以王為愛財臣固知王之不忍其死是撥動  
他靈機的轉語下反復辯論皆從此二句生出

王曰然三節

曰愛孟子曰不忍王亦曰不  
忍是不過再申其事情而未  
能察識其本心也孟子故雖  
之曰王無異于百姓之以王  
為愛也以羊之小易牛之大  
彼惡知王之心果出于不忍  
乎王若隱痛其無罪而說死  
地則牛無罪羊亦無罪二者  
何擇焉愛耶不忍耶王笑曰  
當日以羊易牛是誠何心哉  
我若非愛其財而何故以羊  
之小易牛之大也是我之心  
我已不能自知又安望百姓  
之識吾心乎且千百姓之謂  
我愛也吾終不能自詳矣曰  
以小易大無傷于不忍也是  
乃仁之流而為術也見牛之  
殺蘇而未見羊也批下所

然字通承愛與不忍來誠有百姓三句只承愛邊言百姓果然  
以愛誠我而我之心實非出于愛而出于不忍也齊王只把孟  
子之言申說一番畧不見有察識意如何能擴充得故下設言  
以證之○牛羊之大小易知而乃以大易小牛羊均無罪何擇

而乃隱于牛不隱于羊此二句是孟子一步緊一步提醒他令  
反求而得其所以不忍處王竟不能反求諸心乃嘆曰牛羊果  
均無罪乃以羊易牛不知是誠何心為愛為不忍自家都不識  
了以迹而論我若非愛其財而胡為易之以羊宜乎百姓以我  
為愛也三句一氣看要像他反求而不得其心口氣○無傷言  
以羊易牛無傷于不忍之心也是乃行仁的妙法也于不忍處  
見仁于能曲處以全其不忍見仁術此術字不是有意區處乃  
是天巧自然見牛未見羊勿平說所見止此牛故不忍獨注于  
牛若羊則未見故不妨以之代死孟子恐王以未見的為可殺  
故又說個遠庖厨于會獸三字有味于會獸只好如此若民不

故又說個遠庖厨于會獸三字有味于會獸只好如此若民不

見一易而全牛之心遂矣豈  
暇計及于羊於君子之于禽  
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  
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  
心遠庖厨遠所見也仁術生  
于見牛亦若是而已矣  
至說曰六節隨王說曰詩云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即寡人  
有心夫子度之謂也夫以  
羊易牛我乃行之反而求之  
不得吾心及聞夫子見牛未  
見羊之言而時發棘光景  
宛然在目于我之心戚然  
感動焉然此特偶然之心而  
夫子處謂合于王者何也曰  
下謂是心不足以王乎有復  
白于王者曰吾力足以奉百  
鈞而不足以奉一明明足以

忍其先安得又覓一物以代之生指敲棘聲指哀死之聲見生  
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此心人孰無之只為經過庖厨聞見  
得多遭雖知可憐而奪於祭祀宴享必不可廢故且忍情食之  
一次兩次後便心硬了如看刑人眼慣便不見慘久之不忍之  
心月日絕君子於此有術焉只是不經庖厨使此心泰而不  
蕩待有遇而蕩時決不使蕩而不遂也遠庖厨是仁術易牛事  
蓋暗合於此

王說曰六節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正寡人有心夫子忖度之謂也行之指以  
羊易牛不得吾心指無解牛羊何擇之難夫子言之指見牛云

察其意之末而不見與新易  
于重而难于輕明于小而暗  
于大則王許之乎曰否孟子  
曰王既知然則所謂是心是  
以王若亦在為之而已民物  
之有責賤親疎也則行仁之  
有緩急難易也易知也今思  
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于百  
姓是莫輕于百鈞而一行為  
重莫大於秋毫而輿薪為小  
矣抑抑何與然則一羽之不  
舉非無力也為不用力焉與  
新之不見非無明也為不用  
明焉百姓之不見係非無恩  
也為不用恩焉故王有是心  
而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曰  
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  
異曰挾大山以楚北海語人

見羊之言戚人指敲棘之光景宛然在目此心便動而有所  
傷于此見齊王已識本心之真使依此反求而知親仁民皆  
在此心一克拓便是可王乃不知所以反求而惟故問此心所  
以合于王者何也○百鈞二段之喻孟子欲告王拓克恐王之  
諉于難而不肯為也故先設譬以啟其本心之明下即因事以  
辨其保民之易正欲激王之為無以不能自諉耳獨何歎承有  
濩于王來詰其何故易其所難而反難其所易用力用明用恩  
用字最好人皆有但自不用耳有恩不用是能之而不為非  
為之而不能也所以不王在不為用與推有別親仁民愛物  
俱是用推則却有次第○齊王六心慕王業原看得遠大不敢



此言其所以不快也王  
之源而恩不加于百  
五子因而探之  
固已知其欲之有在  
言以不之曰天下之  
當前者不計口體耳目  
色侍御之好今王所  
欲意者謂肥甘不足于  
輕暖不足于體與抑謂  
不足視于目與聲音不  
于耳與便嬖不足使令  
與然此殺者王之諸臣  
以供之而王豈為是而  
指怨以殘其民乎  
否即如請王曰否否不  
也曰然則王之罪大歟

物皆不可不度也。心為甚。須應上知字。心之本体有自然權度。在到應物時。若不把本然權度。之則輕重長短紛。倒置俱不自知。故當度為其請度。不是欲其將民物來度。須將心之能推與不能推處。度要見此心能及物。緣何不能及民。欲地度出所以重且長。所以輕且短之故來。抑王節上問。何故之端。此則問必以此之故也。與兵三句。串看。與甲兵以危士臣。而于諸侯構怨。正是愛民。輕短病根。快於心三字。下得最好。于物之死。則此心不忍。于民之死。則此心反快。以此自度。王必惻然動念。而功加于百姓。不至倒行而逆施矣。

王曰否四節

可知已。設辟土地。朝秦楚。若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嚮之構怨之所為求。一統無外之所欲。不先錄木求魚之難乎。王曰大欲難求。若是其甚。與曰始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亦無浚溪以若。所為求若所欲。其始也。及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此吾所為有甚也。曰後災。可待。聞與曰天下德真勢而已。意不足。則論勢其勝。負自有大較者。便即人其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是則天下之勢。可倒。觀矣。國之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國不可以敵。勢弱。國不可以敵。勢。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有。

齊王不能自隱。言三事。原非美事。吾何快心。于是三者。此三者。以求吾所大欲。不得已而求之也。大欲曰求。正是王受病根。原平日不能推恩。有姓正坐于此。王味而不言。以所欲之大。難以語人也。肥甘五者。亦人之所欲。但齊王必不為此。故孟子先設言。以試之。人情之欲。聲色為甚。故加抑字。是轉進一步。皆字。不指諸臣。情五者之欲。豈為是言。豈為是五者之欲。而與兵構怨。以求之也。王曰。謂寡人之大欲。在此五者否也。吾誠不為是五者。而與兵構怨為也。辟土地。三句。玩一而字。當通說。下不必作。四子看。此正是王天下事。但以與兵構怨之為。求一統無外之欲。終無能得之日。就漁人以木為餌。而求魚之中。其

夫合地僅有于里之一  
千里服八千里小水然  
不忍之良心以為恥辱人心  
之地乎及本何如不忍之心  
仁也政其載而行之者也今  
王政施仁則功名富貴之  
途閉能暴是而不入水火飢  
渴之望慰咸竭慶以奔齊使  
天下仕者皆欲主于王之朝  
欲王之朝仁朝也耕者皆欲  
藉于王之野以王之野仁野  
也商賈皆欲於王之市以  
王之市仁市也行旅皆欲出  
王之途以王之途仁途也  
下士裝商旅之致疾其君  
不仁者皆欲赴怨于王之

餌也此實難矣非求魚于山之說○王問大欲難得果若緣木  
求魚之甚欤此一問有怪而異之○意于孟子曰殆有甚于緣  
木求魚焉後災正見有甚處及心力而為之甚有味心力既  
于彼則愛牛本心消索殆及後安得無災然則乙字是轉語蓋  
因論鄭楚而槩論天下之勢小大以國言衆寡以人言強弱以  
力言總合亦地曰集計其所有特九分中之一以一服八以勢  
爭也勢之不敵必敗此即後災反其本謂舍其興兵構怨者倒  
轉在根本上用功只求諸不忍之心也○蕪政施仁即泛不忍  
之心發出于政也使字重仁政行於廟堂而仁聲流於海宇天  
下歸心皆仁使之幾個欲字對大欲看欲惟出于天下之同然

仁民情若兄孰能禦之而不  
王乎  
吾惛至未謹王曰吾性惛迷  
不能進于蕪政施仁之略矣  
竊有志焉願夫子輔吾欲為  
之志明以教我雖不欲請  
嘗試之曰大所謂仁政則制  
產是已恒產恒心相因而  
有彼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  
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固無  
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  
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治而  
刑之是罔民而入于刑也不  
仁者之所為焉有仁人在位  
而罔民可為也是故明君者  
仁心而在位者也才足制民  
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  
足以養妻子樂歲終身飽

力大君一人獨欲天下必不欲矣要形容是心足王意欲俱就  
心言未向方是歸附孰能禦即保民而王莫禦光景赴烈者望  
其帝伐之仁也  
吾惛至未  
惛以氣質昏愚言不能進于蕪政施仁願夫子輔吾欲為之志  
明以教我若何而發政施仁也試字有行意○恒產即推制產  
之中言士以起民不重士上言士既不可多得而民又易犯刑  
此產不可不制須知無常產者君不子以常產也放逸偏僻邪  
曲侈肆一字深一字放辟邪侈無所不為一氣說下非既放辟  
邪侈而後無所不為由是民陷于罪而入于刑矣不制產而致

孟子卷之五 梁惠篇下 第五十五卷



年免于死亡然後葬之也  
故民之沒善也輕而不難矣  
今也制氏之產後事無併使  
之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  
以畜妻子寧歲終身苦四年  
不免于死此惟採死而恐  
不贍給矣暇治禮義我王欲  
行仁政則益反其本而沒民  
之常產矣其制何如五畝之  
宅制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  
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  
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  
之田勿奪其時入口之家可  
以無飢矣恒產既矣然後謹  
序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  
須白者不負戴于道矣矣老  
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  
則所謂保民而王莫之能禦

民入于刑非國民而何仁人在上國民可為又打動其不忍之  
心○是故明君勸繁接上恒產所係之大明君即仁人仁非  
不施制字重看必使內有經畫周詳意俯仰二句是制產周于  
老幼樂凶二句是制產裕于豐荒驅即是教非以刑驅之也善  
即民所恒有之善心沒之者輕有所賴藉而為善也○今也國  
民之君非不制產也但失古人之意甚則以意加裁損下益上  
使民難乎其為生玩矣暇二字即雖驅而之善必不沒也○王  
欲發政施仁亦惟及其不忍之心以制民之產○五畝即是制  
民恒產之法度專重制產邊謹序序之教特在制田里教樹言  
之後分明是先使民有恒產然後得有恒心而沒善也也老矣

有在是矣然而不王者有是

衣帛食肉是考之思以制產而推矣黎民不饑不寒是幼

就民情欣一動也處指焉

之思以制產而推矣而恒心又沒此與便是王天下有樂利休

一苗覺得錢鼓音篇都是  
借民間景色為樂樂的此  
等意思都從樂與樂來

風思醉氣象一統無外之欲可得古人善推之烈可近矣  
莊暴章

莊暴章謹莊暴見孟子曰暴  
見于王王語暴以好樂暴當  
其時欲與之則恐違君之教  
不守之則又恐拂君之意尚  
未有以置對也不知好樂何  
如暴無妨于治耶孟子曰特  
患王好之未甚耳王之好樂  
則齊國其庶幾乎治矣豈  
言也國欲莊暴以同樂之而  
暴齊王而暗其不樂豈得  
意其意也故孟子他日見于

此章要見古今之不相沿者制度聲容也其意思源頭總是宣  
揚其和心世王識得此意欣其歡樂上下交同即此便是先王  
通章重好樂甚一句○暴未有以對以入君好尚動關化機而  
情逸之階尤不可長欲諫而未得其辭耳好樂何如問有妨于  
治否欲得其說以牖君意其字會同樂意如云不徒好其聲容  
而直能充滿其太和之量無有歉然不足者庶幾就有可王意



孟子曰文王受命而天下歸之若水曰吾王庶幾無與倫比也無他樂以民而不私與民同樂也是好之甚也而親之樂之公私民之謂以為欣戚也今王泉隨與人與衆之德而百姓同手則民將夾疾首感額之形為欣以喜色之告而致王不雅矣所謂好樂甚而齊其庶允者如此王其而之

文王章講齊宣王有園四百里民病其大常時使臣必有園文王之園為解者宣王問

園常時民怨其大想臣下有托友王之園為解者故王之問也欲以自解也孟子但對曰七十里之園棄于傳者或有之勿認直說○若是其大乎蓋驚莫之詞以寓自解之意芻蕘者雉死獵者與民同之帶上請既與民同則民安之若已何忘其園之廣此見王民氣象若說物有限而取無窮是貪利了不見文王得民心矣○未節與上節相照看因問禁而聞郊關亦有四百里之園此必夷民田以治之竭民之以策之者殺其二句正是厲禁當時未便有殺廢廢但王之設禁如此則是以廢罷為餌而陷民于必死之地民豈不怨其大宣王就制度上說大小而異其民孟子就民心上說其所以為大為小而異其君

曰文王之園方七十里有諸孟子欲列之同民故但答之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與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園方四十里視七十里小矣民猶以為大何也孟子曰園何論大小但在公私之間耳彼其方七十里之園草木生之而民之欲焉者往焉禽獸居之而民之欲雉兔者往焉芻蕘之利同之于民亦宜乎若王之園則異是也臣始至于齊境問國之大蓋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園方四十里苟有殺其園中之麋鹿者即視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之園非一人

交隣章

此章全重安民為主仁之恤小智之事大皆不殘民以逞故堅或小國虐民則為伐密之師以安之不失為仁者之勇即不恤小無傷也大國虐民則為伐紂之師以安之不失為智者之勇即不事大無傷也故睦隣以息民小愈固不可逞除暴以救民大勇尤不可無○問交隣之道有息爭求寧之意有字且虛仁智正即交隣之道仁者智者不是兩樣人以所處之勢異也大字小以心言仁者寬洪能容人惻怛能矜人大小強弱都不較了為能以大字小小事大以禮言智者知義理又識時勢知小不敵大弱不敵強為時勢之不得不然為能以小事大湯事葛

之困實國人之階也。環四十里為一國。中而莫之敢入。民以為大。不亦宜乎。蓋公之則雖亦小。私之則雖小亦大。王亦法文王。以同樂于民耳。何也。七十里四十里之較也。

文鄰章全。且通章以專問。立意重安天下之民。五字。今天下之民。即周文武之民。有知侵阮橫行者。出。不用勇。以濟仁智之窮乎。總是勉宣王。睦鄰恤民。以盡忠周室。非尊之以爭成。亦非也。

道此以進。施我以仁。好所以難成也。惟仁者心無多。成爲能以大事。心是故湯中爲文王事。昆夷。視其祭。祀是供我疾。不形而仁。不可想也。惟看者識。遂稅。且爲能以小事。不故太王事。復。聖易。遂事。具現其土地之親。臣妾之請。而智可知也。今王。之隣國。有爲大者乎。小者乎。則有仁智之直。在矣。仁智之直。天道也。以大事。小者。與天合。休而推。心置腹。絕無。匪道。者。非祭天。而何以小事。大者。聽天所命。而循理。遂。無敢。逾。越。者。非畏天。而何。樂天。者。非但尊我。禮。境。已也。彼其心。惟恐遺一物于。度。外。遂無物。

即遺牛羊。往爲耕。文王事。昆夷。兵力不加。令其自服。太王事。環。鬻。皮幣。犬馬之相。繼。句。踐。事。矣。稱。臣。稱。妾。之。不。凡。二。能。字。說。心。說。合。下。樂。天。畏。天。意。○。以。大。事。小。四。句。說。他。這。等。會。容。是。樂。其。麼。乃。樂。天。者。也。這。等。敬。謹。是。畏。甚。麼。乃。畏。天。者。也。天。即。理。也。我。爲。大。理。合。當。會。容。我。爲。小。理。合。當。敬。謹。只。重。一。個。天。字。樂。字。畏。字。已。上。面。發。了。保。國。保。天。下。自。是。實。事。不。止。氣。象。規。模。蓋。樂。天。者。不。起。兵。攻。伐。休。養。生。息。天。下。受。其。福。蔭。包。容。是。謂。保。天。下。畏。天。不。但。不。敢。侮。大。挑。釁。兼。有。兢。自。治。意。在。已。無。可。乘。之。隙。在。入。無。與。師。之。名。故。可。保。國。○。時。保。之。詩。雖。詎。國。遠。而。保。天。下。可。類。惟。○。大。哉。言。即。仁。智。交。鄰。之。言。疾。指。氣。質。之。偏。疾。在。好。勇。使。

不能善以交隣。○王以好勇爲疾。以其病仁智。而不知正以爲仁。智特患其小而不能大耳。撫。一段。輕。叙。過。只。重。王。請。大。之。一。句。喚。起。下。三。節。意。○。文。嘗。以。大。事。小。武。嘗。以。小。事。大。至。于。不可事。則當奮勇。以安民。見勇之無妨于仁智也。至于。一。怒。安。天下之民。則仁智又賴勇而成者。引。詩。主。文。王。伐。密。言。文。王。爲。西。伯。時。而。密。人。敢。擅。師。旅。以。侵。阮。則。不。惟。先。枯。不。爲。而。民。受。其。荼。毒。者。多。天。下。仰。望。之。謂。何。以。爲。二。句。串。看。此。文。王。之。勇。也。未。可。露。六。字。下。句。方。見。其。大。如。天。下。之。民。即。兩。謂。答。天。下。之。心。○。引。書。王。伐。紂。言。天。降。五。句。推。上。天。立。君。師。之。意。助。上。帝。寵。之。四。方。言。助。上。帝。以。安。民。遂。以。君。師。之。位。寵。異。武。王。于。天。下。也。有。罪。

不入其度內何者不能于如天之福也。即天下可容此矣。畏天者非但無敢挑釁已也。後其心惟恐變生于事。後而尤恐竟不拜之事。前何者石是國本之固也。即一國可保全矣。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此可為一証矣。有國者得是說而存之。即天下可享無事。何論交隣哉。王曰大哉仁者之言。采第寡人有疾。寡人好勇。是以不能交隣。曰勇何病于仁。智與特患勇之不大耳。上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僅敵一人者也。王請不以血氣而以義理。不敵一人而敵天下。而大勇是好可也。

夫大勇孰如文武乎。亦何病于仁。智視之。詩云文王赫斯。疾怒爰整我師。旅以過。寡人所往之衆。以馬周家之福。以答天下人仰垣之心。以文王之勇。見于詩。可考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何大勇如之。書紀武王之誓。師有曰。天降下民。尔之君以治之。作之師以教之。惟曰除暴安良。其助上帝。所不及而天始能辨罪。當安惟我在。而任君師之責。天下苟敢有越其心志而稱亂者。故當時一人如蘇衡。行于天下。武王方自取其君師之責。未盡而為天下詩之矣。武王之勇。見于詩。可考。

二句言已必盡君師之道也。至一人二句方是釋書之意。一人指紂。衡行不循道而行。恥之言必除之以安民也。武王多一而字。亦一怒多一亦字。俱承上章而言。見得武王也是以勇安民者也。安天下指天下免越志之亂。無橫行之禍。大勇在此句見。今王字。亦承文武方今小國不泰。甚于容人。大國侵陵。甚于橫行。天下之不安甚矣。今王字。奮文武義理之勇。雖若于倒懸。民惟恐王不好勇也。而又何疾焉。惟恐者。吾王不怒者。何以安也。苟非有惟恐之民心。則不可怒。未云樂天者。仁也。勇民者。亦仁也。畏天者。智也。除害者。仁智也。摠之。安天下之心。雪宮章。

此章見人君當恤民首三節。孟子論樂而併及于憂云。以休戚一體之情。欲王與民同樂之意。至矣。下述晏子悉舉先王之法。今時之弊。見得先王能同民憂樂。則比近先王。不與同憂樂。則苟同世主。末節又隱見景公聽晏子之言而行之。故幸以齊頤。宜王能聽已之言而行之。有不可以齊王者哉。賢者句。隱然於其能待賢意。有字。須作宜有看人不得。又待賢上。推到恤民。上言人君若獨樂而不恤民。使民不得享室家安居之樂。則有非議其上矣。○不得勸緊粘上說去。為下不安分固非理。為上不恤民。公非理。非上是非議之非語。氣重下二句。○樂民之樂。即所欲與聚民。公樂其樂。故君之享其樂也。憂民之

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  
之民何大勇如之。今天下之  
為優抗耐行者寥寥。文武而  
在而不能。庶矣。今王亦一  
怒而除暴。以安天下之民。  
將引頌而望之。惟恐王之不  
好勇也。好勇何足為哉。  
雪宮童童。齊宣王。薛孟于子  
之樂寡人。所有今以處夫子  
則賢者有出。樂乎。孟諱其禮  
則可以享天下之樂。而不為  
其大宜有此樂也。然不但賢  
者宜有。即人民亦宜共有之。  
倘人不得有其樂。則有非其  
君上之心矣。夫不得而非其  
上者。民之非也。為民上而不

憂即所惡勿施。民亦惡其為君去其憂也。四句只泛說上下  
休戚相關之情。輕看樂以天下二句。正屬為民上者言。憂樂不  
以已而以天下。則精神氣脈流通于天下而無間。而天下歸矣。  
王處在六樂其樂。其憂看出。○是道也。先王嘗行之。先蘇之  
君臣嘗慕之。景公欲遍歷國都。觀于轉附朝儻。登三名山之巔。  
導海向南涉大川之流放。而至于瑯琊之邑。而采其風。吾將何  
所備為。可比述先王遊觀。此句有不足。今時意轉附。太公墓所  
在。瑯琊桓公墓所在。○善者善其有志慕古也。先王之觀。總是以  
為民知省耕。省斂。固為民而巡。狩。去以巡視。侯國治民之事。述  
職。亦述其所為治民之事。無非事者。事正所以為民也。春省耕

民同樂者亦君之非也。然  
則君亦可使非上之民而無  
極民之心哉。亦非一依之情  
也。且君能樂民之樂。民亦  
羣起而樂君之樂。君能憂民  
之憂。民亦羣然起而憂君之  
憂。如手足。悲愉共念。君民同  
休是憂樂。不以己不以民而  
直以天下也。湯。武。物。各  
適之。象而六。令。一。統。之。勢。然  
而不王者。有是。或。請。以。先  
齊之故事。為君陳之。昔齊景  
公問于晏子曰。吾欲觀於轉  
附。朝儻。之。山。導海而南。放于  
瑯琊。之。境。使。止。矣。不知。何。所  
備。為。而。可。以。比。于。先。王。觀。也。  
晏子對曰。君有意比先王。  
觀乎。善哉。則也。以先王之法

二句以天子為主。諸侯亦導王制。省侯。甸。補助。皆。是。發。倉。粟。以  
知自巡省言。曰遊自暇豫。出曰豫上有所與。曰助。下被其惠。曰  
休。一遊一豫。百可取法。觀夏諺。所云安有人不得而求其上者。  
○今也句。指當時遊觀。說既無巡述之事。又無為耕斂之省。陳  
行糧食。二句。要說得連串。君行則師從。而所至有夫征之。擾師  
沒則糧食。而所至有供給之煩。故民因之饑勞。喻。形于色。齊  
諺。形于言。就是民乃作慝。夫諸侯受命天子。以君民者。乃令師  
行云云。方命而虐民矣。飲食若流水。又就糧食所費之奢。說亦  
是虐民。理事至于流連荒亡。則所屬之國。亦必勞費而為諸侯  
憂矣。○從流節是實事。不但釋其義也。從訓逐順水。逆水皆尋

言之天下通諸侯之國曰巡守也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其所受之職也一以巡守行一以述職行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不特此也人君春出郊以省耕而補民之不足于耕者秋出郊以省斂而助民之不給于斂若此德率以為民如此夏諷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休以一遊助以一豫天下行之為諸侯度以夏諷視之是古之於耕者斂之記也若今之游觀則不能矣既無巡守述職之事又不為省耕省斂之舉君行則師隨師則糧食供億之費至

也情荒而無節如水之流故曰決樂久而不絕晝夜相繼故曰連古者獵有時飲有事不惜時而至于廢則荒矣不勤事而至于失則巨矣此皆令時之弊也為遊觀之樂而不恤其民者先王之遊非巡狩即補助斷無此流連荒巨惟字正教他等豈致行非擇尚可之說也末節悅字極重大戒三句俱根悅中來大戒于國者董弊興利之君定有一番戒令新入耳目出令于如者不敢安居深室且于省民耕斂為便也始興發始字有音無今有意興發舉發也行其言便是相悅以上都是記景公之事徵招角招是當時所作之樂而孟子表之招乃舜樂舜作歌以康庶事歌風以阜民財喜起明良無非民事招樂在邦故

使飢者得食勞者得息于是新之容敬于色諷諄之口嗇于聲而民皆作惡以怨其上矣視先王之世歌依切者何如也夫天子建國親侯以撫循此民今乃上逆王命而下虐民生豈食豢豕若水之漈或流或竭或荒或亡將為所屬之流矣夫先王之王之在焉諸侯侯者何如也何謂流流而下而忘及梁無要宿謂之流何謂連流波上而忘反梁無紀流謂之連何謂荒荒者廢職廢時且謂之荒何謂亡謂之亡謂遺失政事謂之亡先王但有春省秋省一休一息而已無此流連之樂流連之行惟若行之

奏而播之畜君何尤原非招詩蓋以新詩而被之灌樂也言人且止君之欲則何過哉此真非有一念慳惓愛君之心誰能止之末句是孟子補樂章意隱隱見景公遊觀因臣言而為事為民今王可不因吾言而推與民同樂哉  
**明堂章**  
此章以行王政為主首三節因問明堂而欲其法文王以行王政末二節因其自諉而欲其推好色好貨之心以行王政共是行王政一意但前正而論之後婉而通之也要知周有明堂周先王積功累仁所致孟子將文王公劉太王稷亦見王業根本有所自云此明堂想在齊境而者宣王問意不在毀邊分



而九子先三朝... 乃景公則聞而悅大教戒于... 臣相說不可無樂以紀之也... 相悅之樂蓋微也為事角招... 為民之章是也乃其詩之披... 非以勉君之過乃心乎愛... 之樂與安于所稱先王之規... 何如耶... 明堂而明堂為墟矣齊宣素...

明知是周家朝諸侯之處而有歆慕之意○王者之堂重出政... 令上政令只是陳詩納賈協時日同制度之類王欲二句正打... 動他見必行王政乃可勿毀○治岐二字是冒頭作文須提挈... 幾句耕耨五件是惠于民無妻至究獨是恤窮民總是治岐之... 王政耕耨九一薄取利于小人仕者世祿厚報功於君子不征... 無禁不以朝廷之尊與民爭斯項之利也罪人不孥一人被逮... 一家不安者無之也直是老安少懷天地父母之念必不致元... 氣一處不流周○密○無物不体行了此等政天下必無窮民... 但聖心惟恐無告耳老而無妻六句○叙他可哀情狀見當加... 厚直輕逝而歸重必先句必先于眾民之中倍加憐恤非...

我毀明堂不知當毀之乎已... 手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所... 時巡以出政令之堂也王欲... 行王政亦則坐明堂而朝羣... 后此其時也何必毀哉曰王... 聞勿毀之言而肯動于中乃... 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行王... 道而王者文王也此若文王... 之治岐也政行于新即國課... 難以盡釋而制無踰于九一... 政行于仕即建官必須擇人... 而祿可賜于吏去商市之設... 以養祭非常而實非有征焉... 釋梁之利悉推以于民而取... 之無禁焉至非心則止其身... 而不加等幾焉若天者而無... 妻曰釋老而無夫曰寡若而...

此後彼也引詩重未句見文王所必先以其可哀也澤水所都... 梁水所通是二項皆魚之所生處不可認為澤之梁○善哉乃... 贊王政之善非謂其由此可居明堂也王以好貨必多取於民... 故不能行王政孟子謂王之好貨何妨昔者公劉亦好貨但據... 詩所稱劉亦好貨王財賄也好而姓之有益藏故一旦啟行... 往遷于幽居有積倉之富行有聚糧之資耳公劉不好貨能存... 此乎王之好貨亦能如是不以奢藏為富而以閭閻之家給人... 足為富則于王何有王又以好色必用度奢侈心志盡惑故不... 能行王政孟子謂王之好色何妨昔者太王亦好色但據詩所... 稱非好柔曼艷冶也好而姓之無怨曠太王避狄人之難及姜...



孟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  
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所控  
訴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加  
示于此四者詩云好矣富人  
哀此鰥獨惟鰥獨之可哀此  
文王施仁所必先也王能行  
此仁政則亦齊之文王而明  
堂可居矣何必毀哉王曰善  
哉王政之言乎曰土不知其  
善則已王如善之則何為不  
設誠致行乎王曰寡人有疾  
寡人好貨好貨必取乎民  
惡不能行此王政可對曰好  
貨非疾也昔曰知王之祖曰  
公劉者亦嘗好貨矣詩云乃  
積乃倉乃累餼糧于橐于囊  
之中于以思安集其人民以  
克顯其國家遂張其弓矢与

女以走不與敵人爭鋒故百姓皆齊相以居內無有怨之女外  
無有曠之夫耳今太王不好色能有此乎王之好色亦如是不  
以寡人之妻孤人之子則于王何有積倉累糧無怨無曠俱在  
遷國時看公劉之遷卻在平定安集之後故以完積聚為先太  
王之遷岐在流離播散之際故以完家室為務二君好貨好色  
本無實事只借乃積乃倉爰及妻女二句形容二君為好貨色  
上節要看兩個有字下節要看兩個無字皆能透其所有可謂  
匪欲與聚色能祛其所無可謂所惡勿施文王發政施仁不出  
此念

王之章

夫子使威揚爰始啓行而往  
運于西馬即詩觀之故居者  
有積倉行者有累糧也然後  
可以爰方於行公劉能公其  
好貨之心于民如此王如好  
貨豈百姓同之則好貨即王  
政也于王何有王又曰寡人  
有疾寡人好色好色又豈欲  
于民怨之不能行此王政耳  
對曰好色非疾也昔者文王  
之祖曰太王者崇好色而受  
厥如矣詩云古公亶父素朝  
走馬寧循西水之詩至于岐  
山之下爰及妻女來而共  
居於此即詩觀之非惟妻女  
厚所而已內無怨如則不化  
離又外无曠夫而不先此亦  
能公好色之心于民如此

此章孟子歲規齊王怠政之失乃先設事以譏之前二節輕道  
過未節重看○託妻子以衣食之事託他看頭也及反而見其  
凍餒論友誼則當絕矣棄之是絕交○士師為獄官之長治士  
治所屬之士也不能治就刑罰失宜說已之削其官也孟子不  
是將友士比君蓋友與士可更換而君不可更換意○四境不  
治則民之凍餒不啻一妻子之凍餒民之不治不啻一士師之  
不治將情法何處既不可律以棄已之條又無立而視死之理  
慚憤天地頓覺疚位難安痛隱人民又見顛連已溺故顧左右  
而言他雖悼責而恥問然于心戚惻然不寧正良心發見意  
四境二句云冷、託諷着齊王說

如好色與百姓同之則好  
亦王政也若何有因成  
國之舊制而法成周已試之  
德仰三后之王猷而拓齊國  
運先王之治則明堂何必毀哉  
三之臣章請孟子謂齊宣王  
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于其  
友而之楚遊者蓋以衣食托  
之也此其反也則見此友陳  
後其妻子為之友者將何如  
以處之王曰受託不效友誼  
謂何乘之而勿友馬又進之  
曰士師不能治其士職而刑  
罰失中為之君者將何如以  
處之王曰受取不稱官箴謂  
何已之而勿在馬曰以友方  
官既知不能治士之罪矣若  
君有一國而四境之內不治

故國章

此章孟子因齊王輕于進退人才故為此語以發之通章俱重  
預養世臣以為故國增重意刑殺過只宜帶過○所謂故國二  
句有兩個之謂字說者遂云故國之得名以此不以彼然實自  
國脉所係之輕重上論非徒論故國之得名也世臣不是世官  
乃賢臣而任之久者所云元老舊臣也親臣乃君所親信以為  
腹心他日為世臣即此入進非泛泛進用乃所交章論薦置之  
親信而將倚為腹心者昔進今亡只是總進用輕去去耳余在  
不知其亡上見王無親臣非以亡去為無親臣也○不才是不  
足為親信的會是棄于未用之先王意欲使所進皆不才不

則曰處將如之何王于此時  
曰此則寡人之罪可也抑曰  
明以教我耳也乃顧左右而  
言他事以亂其問若齊王者  
真不足與有為也  
故曰章請孟子謂齊宣王曰  
齊木必臣二者皆故國所宜  
有第齊木可以壯國之規不  
可以增國之重所謂故國者  
豈謂有喬木之謂哉惟有在  
臣則忠貞堪為屏翰德望屹  
為干城故國之得者謂是耳  
然今日之親臣乃凌日之世  
臣也王無腹心親任之臣矣  
昔者兩進而寵異者今日不  
知其去位而亡也夫親臣止  
無不安望有去臣平則齊只  
虛負故國之名矣王曰此亡

致後日有輕去之悔○國君節且說進賢當慎之故下節方  
說出值于進賢之道如不得已是要用又不敢遽用遲疑反覆  
審之又審恰似欲已而不可得一般此就始進時心上說將使  
以下句之模寫如不得已光景踰尊踰戚對昔者所進言言音  
者之誤用只為初之不慎如慮及今之所進或未必賢後自必  
更進疏遠之賢而用之將使新進者庸老成者廢養國家體  
統惡得不慎此正是如不得已之心可不慎歟勿落一層○左  
右節都是國君進賢全在二然後字見其如不得已左右大夫  
之言不遽信也必待國人之言而後察國人之言而不遽信也  
必待已真見而後用是何等謹慎此本說進却提起退一邊者

去者皆不才也。既用之于  
不才不聽其去于終今何  
以竟其不才而害之使所  
用者賢非矣不用今日為親  
臣即後日可為去臣耶曰易  
退人者起于易進人國君進  
賢易如不才已將使卑者  
一旦而踰尊跪者一旦而踰  
成非常舉措必有非常之人  
而後當之可不慎而以嘗試  
為與慎之何如左方皆曰賢  
慎其有賄賂之行未可也諸  
大夫皆曰矣慎其有朋黨之  
私未可也惟國人皆曰賢與  
望之屬然後察之見賢焉然  
後用之是進美之慎如此左  
右皆曰不可慎其巧于排有  
也勿听伯大夫皆曰不可慎

蓋人君用賢用者未必賢固是不慎賢者未必用。是不慎故  
必退之如不得已乃完得個進之如不得已特把退者與進者  
相形立論只欲得如不得已意思透徹耳作友不必分輕重○  
又說極用刑者命討原一事惟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誅族之  
典用舍者所不廢也可殺指妨賢病國之人○如此一字據承  
上重用賢邊民父母在君心說見可福民者用惟恐不亟少有  
病民者去惟恐或遲甚至殺絕之惻隱切身真是父母愛子之  
心可見人君如不得已之心直為斯民計利病也要看然後可  
以四字揭一民字與首節因字相應蓋民為邦本其心以用  
賢則民必受其福而親臣可為世臣本固則邦寧豈不可為故

其出于私毀也勿聽惟國人  
皆曰不可盡情共薄然後察  
之見不可馬然後去之是退  
不肖之亦慎如此又其甚者  
在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  
皆曰可殺勿聽惟國人皆曰  
可殺象積不容然後察之見  
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  
殺之也充其慎也自用舍以  
至刑殺過符一國之公心如  
此而後謂之于民之父母親  
賢以親民齊豈不決乎古  
風稱故國哉  
於桀章謫齊宣王問曰湯放  
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  
於傳有之曰湯武君也桀紂  
君也臣試其君可乎孟子曰  
能仁行義以聯屬億兆之

國哉  
桀章  
此章見有湯武之仁義然後可以行放伐之權而必有賊仁殘  
義之桀紂而後可以行湯武之誅賊仁者其心惡賊義者其事  
乖賊是絕其根本殘是傷其枝葉以一天替君字以誅替紂字  
此是孟子善斡旋處  
巨室章  
此章總是怪王不能任賢為室任水則欲其去為國任賢則欲  
其小治王則使王入治國則不使賢者不任賢正是不愛國一  
直貫下○首著為巨室三字正影出為國家的意思何君心明

仁者城絕大理則  
義者傷敗暴倫則  
一夫之賊之人謂之一夫  
而謀一夫則矣未聞殺君也  
巨室者講孟子見齊宣王曰  
國之勝貧狹室之需木也為  
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求  
而得之則王喜以為能勝巨  
室之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  
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任木  
欲大不欲小王之為巨室計  
誠深乎夫人幼而學之志之  
有素誠不在小矣及壯而欲  
行之以展其所學非清廟明  
堂不足酬其碩貴可舍之而  
不用者王乃曰姑舍汝所學  
而從我則何如母乃與任木  
之心刺謬乎公有璞玉於此

子用木到用入反不盡其材者幼學壯行一氣講學之以仁義  
言要發出所學之大能勝國家之任意行行所學也欲字重有  
不肯自小意舍非真欲其盡棄所學只不委心送之便是曰姑  
舍明知其所學之大但我未之能行姑欲其舍而後我庶幾早  
而易就耳則何如猶言獨何謂哉有不足他意○今有璞玉是  
石中會璞者雖值萬鎰之小蓋自有國者視之以為輕也治王  
付之能者欲其成器有用而善用其受也至于治國家則不付  
之賢者而教賢人從我功利則伸王工之伎倆抑賢士之宏施  
異于教玉人彫琢玉矣教字即使字以字作故字異只不像意  
治國家則何故不像使玉人琢玉而付之賢人哉

伐燕章

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而  
不敢輕以已教玉人也國家  
之重受命萬鎰賢之治國家  
宜其奉社稷以洪矣乃至于  
治國家則口姑舍汝所學而  
從我此而可教則何以異于  
教玉人雕琢玉哉明于教玉  
人而暗于教賢者治國家者  
願如是耶

此章齊王託天意以取燕。孟子即民心以明其不可取。通章只  
重民心上。○勝之是乘其亂。非齊真能敗燕也。或謂二句是人  
言或謂召公之祀不可斬而謂寡人勿取或謂子噲子之之惡  
不可縱而謂寡人取之萬乘以下以已見言之。人力不至于此  
之速分明言天意之有歸取之何如言恐不得取也。○取之  
即教他不要以已意度天命。但當觀天命于民心耳。民心之悅  
不悅即天意之與不與。燕民悅不是悅其取燕。悅取之之人不  
悅不是不悅取之。人便有不忍。○燕意民只怨之噲不曾忘  
召公文武兩邊。須抑揚重勿取。邊及王未曾取商民志未曾

伐燕章 燕王噲讓國于其

七 孟 五 卷

相干之而其國大亂齊人乘  
其不備而勝之齊宣王何利  
於此乃仲其說而問于孟  
子曰齊桓公何如或為寡  
人取之夫以齊之國伐  
燕力乘之固勢均力敵宜未  
易決勝者乃僅五旬而舉之  
人力不至于此意者其天授  
乎天与不取必有天殃取之  
何如孟子曰九舉事者欲察  
天意先視民心天意所歸民  
心必說取之而燕民悅則取  
之古之人有行取之事者  
或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  
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不取之  
事者文王是也王亦惟實探  
之民心耳何必慮索之天命  
哉以齊万乘之國伐並万乘

見不悅不可作實說悅不悅乃在未取之先度定燕既取之後  
方去觀也未節追論前日勝燕之民情以證今日取燕之民情  
正與前天意相應謂前日勝燕之舉非關天意乃百姓之避水  
火而望救于齊耳可見勝燕既本于民情今日取燕容可以拂  
民之情乎假如齊更為暴虐水益深火益熱民將轉望救于他  
人雖欲取之其將能乎然則今日當行仁政以觀民心不得批  
託天意而必于取也

取之章

之國為燕民者乃至簞食盡  
粟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燕  
水火之虐也若強之以所不  
欲迫之以所不堪如水益深  
如火益熱則民將轉而望救  
于他人而已矣然則今日之  
事天意未可知民心深定畏  
也王何輕言取耶  
補取之章全旨誅其君取其  
民此是為政於天下的根  
子殺其父兄係累其下民  
此是千里畏人的根子  
取之章齊王不用孟子之  
言遂取之諸侯將謀伐燕  
宣王恐而問曰諸侯及謀伐  
寡人者何策以符之也孟子  
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于天  
下者湯是也未聞以百里之

剔許最有精神。○將者謂已定而兵尚未興待字主應敵說就  
有畏人意臣聞二句是一章綱領下正詳之為政還就區畫混  
一上說○湯始征至後我是誓詞民望之至大悅是孟子釋書  
意天下信之是平日發政施仁此心昭昭百姓都信得過此一  
句最重彼征此怨奚為後我而望之于未至之先行者不止耕  
者不憂而安之于既至之後皆本天下信之上來寧春則而血  
見則止仰其求又怨其不來如願其雨又怨其不雨故以營望  
看是雲是霓此是看望民望之是想望稍不同不止不交重湯  
師不擾使之各安其所也看時雨降承帝代說悅者悅其帝代  
之仁也德我后二句只承歸帝過此正湯之為政處無何自而

因而畏人者也亦足異矣夫湯何以七十里為政天下也則以順民心故也書曰湯之初征自葛始天下信其志在救民而無所利也是以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是湯師未至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及湯之既至也秋毫無犯而安堵如故歸師者不止耕者不違湯于是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而民大悅可不孤雲霓之望矣故書曰侯我后來其歸此湯之七十里為政于天下也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誅暴余雖飛以迎王師不依然

動便見齊之不然○公無節要見得與成湯相反殺父兄四句是已然事齊不行仁政無以樹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正在此如之何其可指齊王失民望說要當忘字看天下畏齊以平日言今又倍地以伐燕時言畏齊則已來人乘我之心倍地則又有以起人之忌不行仁政則又有以藉人之口曰動天下之口者言其端自我啟也不行仁政在殺父兄等事見出○王速出令正答何以待之當時諸侯之兵已動就施仁政亦無及了惟有出令一節然惟速則可速字最重反旄倪止重器立燕君此仁政也則諸侯雖有救燕之謀而吾已無利燕之心猶可及其兵之未發而止之矣猶字與速字相應見得稍緩則無及矣

魯閔章

魯閔章之望乎若殺其父兄係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此以說不忠不義誅焉民何如知之何其可以處燕人之望也且齊之強國天下之所素畏也即元惡可樂而忍心未釋今又取一倍之地而不行仁政肆為殘虐是挑動天下之兵也而王及以千里民公矣為王今誅惟速出指燕之令以示人反其未殺之者知此其未遷之重器講于燕衆澤當立若置居而後去之以此謝天則諸侯之師統可及也謀不出此一且兵俾齊上雖有如將安施魯閔章造鉤與魯閔將公問曰此國家當有司先為百

此童童君行仁政一句魯公以外民之不救有司孟子却由有司推到若自上真探本之論○書鄉與魯閔見好戰在鄒不恤民而輕殘之意有司死是為君死敵莫之死民莫為有司死疾視就當日言究其情之可惡如之何問處置其民使刑不濫而民知罪也○穰公說有司死于敵者三十三人孟子說民死于饑荒者幾千人穰公說疾視長上之死而不救孟子說有司在會坐視民之死而莫以告正是出爾反爾處有司莫告是無一人陳救荒之讓者上慢殘下舊燕君言今獨指有司蓋民視有司公上也慢字正指莫以告上慢就是殘下非必更為暴虐也

性也。此分義之也。都魯之故。昔有司先者三十三人。而民竟無一人赴敵以死也。誅之則人衆不可誅。雖身其為民矣。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知之何則。可以使法必行。而民知畏也。是謂公法。故云法以繩民。而不知曰民。以及已矣。而不對曰君。知民不棟有同之。故乎凶年。饑歲。雖天行之數。所賴以賑之者。君也。宣民情而陳于上者。有司也。乃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北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庫。空府庫。充有司又莫以告。而賑恤之。是君与有司上慢而殘下也。委其民于溝壑之中。而

引曾子出爾反爾之言。重然邊。君無尤。君字重者。謂君不當尤。民只當尤。有司不當尤。有司不當尤。已蓋君不行仁政。故有司不愛民。而民亦不愛有司也。君行仁政。省刑薄斂。之政。教于平時。散財養粟之恩。行于凶歲。為有司之倡。則有司必愛其民。斯民亦愛其君。以及有司。患難時必且心親之。而身自死之也。長上都指有司親上死長正與疾視應。

齊楚事

此章滕文欲為事人之謀。孟子只教以自守之策。○滕文事齊事楚之間。不是舍一國而事一國。蓋要于並事。中尤加厚一處。庶乎得有所依也。○是謀句。猶云這是使侍苟免之策。不足言

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蓋言怨毒難堪。而報施不爽也。夫民疾視有司之虎特無量。可乘耳。今日而後得反之也。此亦出尔反尔之常。君何尤焉。誠使君行仁愛。先有司以加意于民。斯民愛君。以及有司。自然親其上而先其長矣。尚有疾視其虎之心。孰能上以怨施。下以怨報。上以德施。下亦以德報。君之德也。○齊章。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而夾間于齊楚二大國。計誰有所附。必不能自全也。不知事齊事楚乎。孟子曰。擇大而事。是誠非吾所能及也。

耳。非自謙短于謀也。無已是轉語。蓋言無可奈何。却有自立之策。如築城使高。鑿池使深。是守之。且與民守之。是未有事時。君率其民共守此城池。至當變故。君先致死。以守民。志為之死守。而弗去。民弗去。是感君平日之恩。有不事二君之心。則是可為也。正教他此處着方下手做。○梁薛章。○此章須知孟子非教之以遷。正堅其死守之心也。若曰遷非易事。即賢如太王。亦不得已而為之耳。君子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興者。不在遷不遷也。但創業無統。使之可繼。此外非我之所能必。亦非我之所敢必也。若如彼何二句。正勉之以死守。非教

無已則有一說焉蓋斯池也  
而後深築焉城也而使堅與  
民亦守之效地以為社稷而  
利亦守其心而弗忍去則地  
安也亦不至失所據此則理  
之可為者也舍此而求事人  
誠不知其可矣

歷商之國也齊人將築薛今  
曰築薛則明日又等滕勢所  
必至耳吾甚思如之何則不  
孟子對曰策國者力不相敵  
則避之而已昔者太王居邠  
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  
焉太王非擇岐為與王之地  
而處之為狄所迫不詳已之  
計也至其後之所以與王者

則以太王平日積功累仁而  
為善獲報也為善如太王沒  
孟子孫必有王者矣此天道  
禍善之常理要之君子為善  
之心不如是也君子創為善  
之基業于前而以統緒垂之  
于後者但為後去子孫可繼  
續而行耳若夫成必王之功  
則天也非人也君知波齊之  
強大何我勉強為善俟既定  
之天心而已矣亦矣必為無  
益之怨哉

陽力致請滕文公問曰滕小  
國也竭力以事齊楚二大國  
將與其得免于侵凌也而竟  
不免焉知之何則可孟子對  
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  
始也事之以皮幣則不得免

之學太王也大意只是如此○滕與薛相倚築薛是柔滕之斷  
甚恐者恐禍及已也如之何求解且前也○非擇而取之句  
意以人見岐山之下二傳而六州歸再傳而大統集以為太王  
有所擇而然不知當時只為迫于狄人之難不得已在此而存  
耳○為善全以修德行仁為主凡宗社生靈深遠之計皆是舊  
說指善為遷國誤也創業即創此為善之業以此垂之于後即  
謂之統創業以垂統正以此善道世世子孫可繼續而行也若  
夫昌明再造則在于天豈可必哉以滕弱小奈得彼何只勉強  
為善而已強為善者今日為社稷計宜若何者吾為之今日為  
生靈計宜若何者吾為之一如太王所以居邠受侵之時是去

則也而已矣者謂種為善之外別無可以自立之方苟為善三  
句是取必于理君子句是責成于已若夫句是聽命于天  
竭力章

此車文公求自安之策孟子舉遷國之權守正之經之事請之  
自擇重守死上○皮幣犬馬珠玉之輕至重正是太王竭力處  
始事之皮幣意贖我貨賄也繼事之犬馬意玩我奇獸也終事  
之珠玉意利我珍寶也三者不足中其欲則其意在土地而太  
王難以居此土矣屬耆老而告數語不是與民談別乃率其民  
而去之辭土地所以養人狄人欲吾之土地吾與之爭是以養  
人者害人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是示知人不與狄爭地之意

上孟五卷

三十





將見孟下曰何哉君之所為  
乃輕吾身之貴也先王也夫  
之或者然乃以子為賢乎  
此其自賢者出其于經常倫  
理之間必不敢以意為輕重  
也而孟子後世之修論于前  
安在其為賢乎君無見焉  
六曰諾蓋小人一言而中止  
矣學正子入見曰君無為不  
見孟軻也曰或皆寡人曰孟  
子之後喪論前喪是以不往  
也曰何哉君所謂論者謂  
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  
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  
比余之太美也曰非所謂論  
也貧富不同也時乎喪父方  
處其貧則無財不可以為  
况時乎喪母方處其富則

既在天則倉卒入耳安能使之  
不過哉此見孟子以天自安品  
樂克可無尤矣矣

附攷平公與齊宣王會于魯繹山下樂克備道孟子于平公  
曰孟子私游仲丘願學孔子其德輔世長民其道義政施仁  
君何為不見乎公因許之見

當路章

此章摭言伯功不足為王道有可致意以功德二字作眼而伯  
計功致王以德德是根本時勢是其所乘孟子之能使齊王者  
是德其反手處是時勢有德豈後可以論時勢不可以時勢德  
三平看○當路於齊是設詞當路謂操要柄也功字含下伯顯

不可以天下儉其親豈有心  
厚薄于其間而謂之論乎既  
非所謂論則固無害其為禮  
義之賢者而何君之不見也  
樂正子因平公不用其言而  
亦見孟子曰克告子君謂  
君是也變人有減倉者阻君  
君是以不果來也然則夫平  
公不過察減倉之為矣孟子  
後天以疏之曰吾道與廢之  
豈殆非偶然其行也苟若或  
便之而不行者其使其厄人  
厄之而不行者其使其厄人  
之所能而必行必止非人所  
能也吾之不遇魯侯也天之  
有意乎吾道也臧氏之子亦  
人耳焉能厄而使予不遇哉  
補業諸章全曰孟子之所以

意許者自期之意乎字尚未敢必孟子能幹此功業也○于誠  
燕人言其生于燕復圍于齊之風聲氣習也而已矣者見得此  
然有學術光明事功後偉者皆所不知也○于西節只借于路  
以形容管仲二孰賢就人品言非事功也畏是故畏泛指學術  
諸語如有聞斯行畏其勇片言析欲畏其信濕袍不恥畏其操  
是也于獨任見其專于四十年見其久于所就伯功見其卑功  
烈早主他心術言勿認一匡九合處為卑也○曾西學于孔氏  
我與魯西同一學術管仲既曾西所不為而子為我類之乎不  
類則不為美要補不為晏子意○君伯如尊周攘夷主盟中夏  
之勳是顯如省刑興藝崇施主合之類兩四字最重丑謔其虛

勿王若。是以德而乘時。耳致王之德在已。可王之。時在齊故曰。以其時。則可矣。乘時以行。已之德。故有。如反手之易。何論者。晏之霸頌。

當時蓋公孫丑問曰。夫子。尚當歸于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蓋蓋慕之以為。是許又高視之。以為難許也。孟子曰。常人安於故俗。拘學。湯于所聞于滅齊人也。如有。管仲晏子而已矣。且獨不現。曾西或人之言。昔者或問。曾西曰。吾子與于路孰賢。曾西曰。吾先子所故畏也。小子何敢當焉。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曰。然則吾

此曰。爾何曾比。予于管仲。管仲得君。尊為仲父。而得任焉。如彼其專也。且經營齊國者。四十餘年。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謂宜知其君。以至王而。僅。伯業終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于是曰。管仲非孔氏之徒。曾西之所不為也。知曾西之所不為。則知我之所不為。而予為我。願之乎。曰。管仲以其君伯。夫不妄。子以其君頭。當時。管子晏子。猶不之為。與曰。士患不博。時。過主耳。使我當諸。予齊甚。以。齊王。仇。反。予之。易也。何。倫。伯。願。乎。曰。以。管。晏。為。不。足。為。弟。子。固。已。感。矣。以。齊。王。仇。反。手。則。弟。子。之。感。滋。甚。且。以。文。王。

見其可為意。可復許乎。是蓋孟子不能為此。猶不足為。欤。是許。孟手不肯為。○令我當路于齊。以齊王猶反手。以字頂上。二以。字說來。王字對上。霸頭字說。此句便會下。時勢意。○若是指致。王之易。甚指薄管晏。滋甚指致王反手。德善政教。以及人言德。既盛年。又久其德。猶未洽於天下。必待武王。續緒集統。周公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則王也。雖矣。教化大行。就文德洽天下。說不重。武周。今若此。其易則文王之德。不足法。此正見。或甚。是以難。繼承時勢。言致王所以難也。時內分三段。由湯至。難。變。也是。人心。冀商之舊。武丁至存者。是中興。遺澤之遠。微子至。輔。

相是衆賢維持之力。故必為。後失之。搢承。歸股。久言。是澤。迹。民心。而歸向。日久。難。寔者。民心。愛戴。既深。難。變。而。之。也。商。道。衰。衆。諸。侯。多。不。朝。故。云。朝。諸。侯。有。天。下。故。家。勛。舊。世。家。也。遺。俗。民。俗。醇。龐。也。澤。之。在。下。者。流。風。以。脩。齊。之。化。言。善。政。以。紀。綱。之。昭。垂。言。澤。之。在。上。者。微。子。四。人。是。貴。戚。之。卿。膠。鬲。是。異。姓。之。卿。夫。世。澤。綿。延。上。下。相。維。法。紀。未。墜。賢。哲。未。謝。故。紂。之。天。下。久。而。後。失。而。不。失。于。文。王。之。時。也。尺。地。二。句。言。商。家。一。統。之。盛。而。其。字。情。紆。文。王。猶。方。百。里。起。此。百。里。上。是。商。辛。之。地。與。民。也。文。王。布。德。皆。布。商。之。威。德。尺。地。一。民。皆。商。豈。有。布。德。而。不。為。商。德。乎。文。王。事。殷。固。無。求。王。之。心。而。王。豈。易。一。紂。一。說。此。節。不。必。如。舊。

之德其及乎人何威也百  
年而後崩其德之施何入  
也宜其化而易也然三  
分有其一其德猶未及洽天下  
及武王周公繼之然後教化  
大行今言王若反手之易則  
文王不足法與文王而果足  
法則齊王而果易言即曰文  
王之德何可當也乃其致至  
之難則所處有不同者商自  
成湯創業歷太甲太戊祖乙  
盤庚以及武丁之中四賢聖  
之君六七作相功宗德之積  
植者久深仁厚澤之浸灌者  
深天下歸殷久矣久則恩慕  
深愛戴切固難變而之他也  
武丁當商衰之日赫然中興  
朝諸侯有天下枕運之掌也

說分時勢總是言商宗世澤之久世業之大文王為不易乘  
耳由湯至失之比皆言世澤尺地二句言世業○齊人節以下正  
言王齊反手之意雖善德恩意重時勢智慧足就作事言乘勢  
乘爭機便利之勢待時謂耕種之時齊人之言本以待時辟乘  
勢孟子引來則時勢俱重今時指今日言今日之時勢則易于  
文王然也此句極點得透醒發以齊國力量言時以天下機會  
言○夏后節說齊有其勢盛字重看言雖盛時未有過於千里  
見齊千里之地為廣也雖鳴二句言民居稠密改再也謂更富  
也言地已廣不待更闢民已衆不待再聚行仁政而王要本勢  
說見乘強之勢利用息也○且王者節說齊有其時且字

是武丁之天下猶是湯相傳  
全盛之天下紂之去武丁未  
久也其世臣之家道美之俗  
流風之播善政之垂及紂即  
位猶有武丁之所留者又有  
其臣同姓如微子微仲王子  
比干箕子異姓如膠鬲皆賢  
人也相與輔相之夫亦先人  
之功也且賴士之維持故  
商之天下直至于紂惡之文  
而後失之也當是之時尺地  
莫非商土也一民莫非商臣  
也然而文王往方百里起即  
百里之地亦商地百里之民  
亦商民也以惡絕之因而當  
心繫之基是以王天下之難  
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  
如乘勢之可為雖有鎡

上節來言齊國幸有千里之勢若不遇時公是難濟文王主德  
國七百餘年而無王者與商之賢聖繼作異百姓憔悴虐政與  
商之餘澤善政異饑渴之句以况憔悴之民易為德要補行仁  
政意在饑者上見乘虛之時利用寬也○引孔子之言只証行  
仁而王與易飲食之意德對命字看流行對傳字看置郵所傳  
者命耳感人以言不如感人以德為速也蓋德行原是速的如  
文王之百年未洽非德行之不速德之成功不能速也此言只  
主德之行說不指被德者說○當今之時易也萬乘之國勢  
易也行仁改過點出當路以輔君行仁政倒懸在惟悴上見頭  
如此句與上饑者二句不同彼言不勝甘美此言不勝忻快事

孟子卷

卅四

基不知待時之可種惟今之時則易然非文王之時比也夏后殷周之盛時其王畿之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各有王者之地矣鷄鳴犬吠相聞而達乎四境生齒繁密而各有其民矣有其地不必改闢矣有其民不必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我且王者之不作七百餘歲未有疏于此時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四海塗炭未有甚于此時者也斯民也困盜思仁如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其時使之然矣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郵而傳命即易飲易食之說也當今憔悴之時而有所乘之國行仁政以濟其

否則民之說之猶解倒懸然何快如之故事之所流第非于古人而功之所成又倍之澤不待百年功不但有二惟此動得之時為然耳齊王反手又何感焉  
補卷三章全者其章頌以心字為主以孔子為傳心之祖以曾子為通心之脉以孟子為養心之真而以告子為証心之例告子是實其心去黜舍何殊孟子其心與曾子無異孔子之貧二帝超百王萬聖只是此心之妙耳孟子願學孔子在上學  
加齊三節蓋公孫丑問曰夫子以管晏不足為而以齊王

半者不必如古人之德百年之久功倍者不止三分有二之歸惟此時為然應今時則易然句各兼時勢說

養氣章

此章以不動心為主其所以不動心者以其有知言養氣之學而此學實宗之孔子惟宗孔子所以能知言養氣而當大任不動心也

加齊三節

首節丑不是說事功是問心學加齊數語是承上章王業說來乃掀起一板的气歸重到心來蓋事功不消說信得這到此處微有所激或微有所矜皆是心動必如舜禹有天下而不喜

方叫得不動心丑意欲以此驗孟子心机孟子平時都動過四十不動指心體言純是一團天地不着此意氣由此字指得位行道否字正言不動心四十是指其時註恐懼是埋吞氣根脚長感是埋知言根脚○丑借孟責以贊其難孟子借告子以明其意是不難言不問其所以不動者何如但曰不動則不難即告子亦可以見我說個先字便見有速取效驗非由循恭得來○不動心有道丑大槩問非專問孟子也有字根有道字說惟有道故不動也只悟此語渾融講勿用註有主字下知言養氣正其道之所在

非宮五節

非宮五節

由反手使加齊之柳相得志而行道焉雖由此而成伯王不異矣然任大責重亦有動心否乎孟子曰否道遇時有性分何加我者四十時已不動心况在今日乎曰當大任不動心若是則天子之勇過孟賈遠矣曰是不動心以爲易耶不易也以爲難耶不難也彼告子豈知道者乃能先我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不動心雖一而所以不動心者不同是其間有道焉此宮五御講試以古人不動心之道歷心許之古之勇士特一孟賈也此宮共之莽也以必勝爲主其庸拙然不狹其自疑然而不赴惟

其雄視一世之思如以一毫見挫于人若挫之于市朝之辱故不受挫于萬乘之貴者亦不受挫于萬乘之貴者視利萬乘之君若刺一裼夫也豈有可激憚之諸侯乎且不特挫之而不受也即以惡言加之亦必反之而無所不報焉是物之不動心耳孟施舍之養勇也以無恨爲主其視將敵之不勝猶勝也其言曰量敵而後進兵慮勝而後合戰是無勇而畏三軍者也今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是舍之不動心也此二子者孰其分已分人彷彿其似孟施舍之氣象其似曾子乎特在一已者即皆身者之

此言勲節要模寫他必勝意凡人有勝人而不能必膚之不捷目之不逃有威伸于卑而屈于尊取行于大而忍于小皆不可言必勝勲之養勇其膚挺然而不撓其目寔然而不逃二句只畫他個勇敢眼目的形像勿用被刺語下一毫不挫萬乘不受無嚴必反撻詳細他不撓不逃伎倆一毫之挫辱之小者他思若市朝之撻而必報之不受是不受其挫重不受萬乘上視刺三句正不受萬乘之事刺萬乘只是設言無嚴諸侯却是實說應聲指逆詞必反之通揭寬萬乘皆然自不受至反之語意須看得貫串曰思曰視曰嚴曰必皆繞心言○孟施舍即要想象他無惧意出視不勝猶勝此在未戰前說雖難取勝胸中只

是勝的光景而惟知勇往也勿以勝負看量敵二句是訊別人末二句是道自己量敵之可勝而後進兵此是未必戰或攻或拒皆是會則專言戰慮已之必勝而後合戰其中就有不可進與會意若此者是畏自己三軍之怯不足以敵人也末二句正解其視不勝猶勝意必當期必字看無懼者可進可會勇往直前而無雜色也○似是不同道而相比之詞若曰二子俠客之雄耳假令準之吾儒一似曾子一似子夏耳似曾似夏只在自己身上虛心模寫其氣象相似未知孰實直說二子之勇一般未有一賢者黜務敵人則人之強弱不可豫必舍專守已則已之勝敗可以不論故舍此黜爲約不是守這約乃是所守者得其

慎也此宮點之氣象其世子  
與乎務在教人者即拒人者  
之與也夫一子之勇均出于  
血氣未知其孰賢而較其所  
守則取必于入者固不如取  
必于已者為近于約也括之  
而大勇無當耳其惟曾子乎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  
乎吾嘗聞大勇于夫子矣勇  
之大者不操不敵而操于自  
不操于從而操于反如自反  
而不縮則田即為負難視寬  
博吾寧不憚而懼焉如自反  
而縮則可信諾我亦無不可  
信諸人雖千萬人之衆往而  
當之而有餘矣莽勇者莽其  
直而已舍而現之孟施舍之  
守雖仍于動太不守守氣而

約也○聞大勇于夫子易曾子不動心的源頭自反指平日所  
為言非臨時也縮不縮指理不憚吾往指氣吾不憚烏猶言吾  
豈泐不怕他吾往不專是往戰凡往而決大疑斷大事皆是重  
而自反上曾子只要自反常直不是臨敵時視縮不縮為勇怯  
善既自反不結安泐為大勇○孟施舍守氣彼守心自心上守  
但所守者心之氣只將心安守使心中之氣不為外面所撼動  
把持稍不定心便隨氣波蕩矣何如心順乎理為主聽氣出  
入而我安閑自在豈非守理者為尤約歟玩不如字直是需堙  
懸絕以上俱承不動心有道來曾子守約便是最得其道者知  
動舍則知告子知曾子則知孟子

敢問二節

不知曾子自反以直所  
乃不勤心之道也動舍何之  
數哉觀動舍之守又理曾子  
之守而孟子之不動心異于  
告子者大畧可睹矣  
補新直微有所激是動心微  
有所矜亦是動心當大任  
只是平常應酬一般方是  
不動心我四十內淫淫下  
又許愛意思蓋謂自四十  
年涵養未四十年研照  
以來已無所動也二似字  
所謂似是而非也只為告  
子似孟子恐人誤認拳球  
故曰告子先我不動心云  
釋此似是處曾子惟反其  
不隨其能求其所為常維

二節是斷告子之失以昭已不動心之大畧只重養氣邊○告  
子曰不得於言四句是誦告子之言五句以下乃孟子斷以已  
意言指天下之言以明理為達于言有所不達正諫就心上  
去想解了他恐心為言動却不肯反求其理于心以順理為  
安于心有所不安正諫就視聽待行聞去照管了他恐心為氣  
動却不肯更求助于氣看來告子自知不得於言不得於心這  
兩不泐便是他受病根本當下已動了孟子描點出以見告子  
非真能不動心此意須知不可不是一典一不與乃是標本  
窮源見得心之不得其受病不在氣六泐求氣之所泐定這不

惟常思其所為可端斯能  
持其所為可往此管子之  
所以為大勇也夫子嘗言  
子之大勇全在自反二字  
上此正起之以慎獨省身  
之功也斯嘗子清之以自  
慊而心廣體胖可往千萬  
人矣此下重發舍之不如  
魯乃重言曾之優于舍以  
見此守約之道乃曾子大  
勇之道也乃孟子不動心  
之真傳也

敢問一節謹公孫丑未喻而  
伏問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  
與告子之不動心其同異可  
得聞與曰欲知告子之不動  
心與我異者觀其言而自見  
也告子曰心有不不得其言則  
求也罷了。若不淨於言。勿求於心。心不去打點。便貼後來許多  
病痛如何是可。須重不可。邊夫志氣之帥以下。俱見淨氣不偏  
輕之意。以正其勿求於氣之非。須抑揚重氣。邊以志字代心字  
見心之靈机活潑。未嘗滅息。視聽持行氣之附麗于心者。惟心  
之後使志非帥。而何氣則充滿乎体之中。無一處不周流也。如  
耳聰目明。手恭足重。皆是一說。氣體之充。非血氣周流之氣也。  
非身体豐厚強健之充。其無涉義理。其來正氣也。即人心之精明  
力量處。亦好至字。由帥字見得。以其分之常尊。而言次字。由充  
字見得。以其机之共濟。而言一說。志至氣次。是說志氣合一。不  
相離。所謂志之所至。氣必至焉之謂。不是極至。次氣之說。故曰

並言之。所發出者。置之而勿  
求於心。人有不得于心。則並  
心之所發。越者亦置之。而勿  
求於氣。此告子不動心之指  
也。就其言而論之。不淨于心。  
勿求于氣。不以所重。拘所輕。  
猶云可耳。若不得于言。勿求  
于心。一身冥然。無主。其不可  
甚矣。夫心之有志。乃主宰此  
身。而為氣之帥也。而氣則体  
之所充。充滿而為志役者也。  
夫志居唱而至焉。氣居應而  
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彼告子。勿求于心。豈不志與  
氣。而失耶。丑問。既曰志至氣  
次。則專持其志。可矣。又並之  
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何也。孟  
子曰。志氣雖無相當之分。而

乃孟子云然。非古語也。持志是戒懼謹獨工夫。存心於其  
所之而敬守之。此志當在。天理上。則一切血氣。自前自後。皆  
暴戾。只持志。則氣便無暴戾。非獨是暴戾。心不在腔子裡。則說  
聽言動。一切用力把持。便生震撼。即是暴戾。來說志至氣次。都  
重無暴。一邊看來。孟子並告子之失。重在持志。猶云勿求於氣。  
處是併心。都不求得。則非也。持志。正是使心之無不淨處。丑  
之問。非止註曰專持其氣可矣。又言無暴其氣者。何也。之謂丑  
音。蓋謂志至氣次。是志氣不相離。則持志。即是養氣。不應有二  
層工夫也。其門意最細。志壹動氣。氣壹動志。或欲善。不好說。  
或欲專。以不好邊說。看來都未受志可壹也。氣不可壹也。氣可



謂五動之机如志之所向專  
壹固足以動氣而任其使令  
考氣之所向專壹則志亦友  
為之動焉而遂以放逸也今  
夫動者趨者皆氣為之也而  
友動其心則氣壹動志于此  
以當無暴也  
愚乎五節謹曰敢問夫子之  
與于告子者其長惡在孟子  
乃告之曰心一耳宜之則  
為言而運之則為氣告子不  
得于言勿求于心者也而我  
則知言而洞其得失則非告  
子之言也告子不得於心勿  
求于氣者也而我則善養吾  
浩然之氣而滋其本原則非  
告子之氣也合知言養氣觀

動也志不可動也志本是心不動的不一則渙散無其帥氣本  
是周流的不動則枯槁無其充志壹便是帥為主而卒徒聽命  
念都向天理上生便能動氣許多蕩起充滿得來氣雖動心  
却不隨之而動氣壹便是帥不能為主權柄下移只是任氣頑  
蕩便至動志向往逐差且心體亦為之許多不寧據下文塞天  
地配道義許多掀揭功用都是氣做來的氣惡可不動告子之  
勿求於氣正是欲氣無動如人心中愧怍驗復蕩亦他只是頑  
不羞作是把自然生机硬以折之此便是暴其氣辟之草將發  
生硬以石壓之非暴而何故把動氣動志二動字俱做不好看  
者似未是且下文云蹶者趨者而反動其心孟子直把此是正

之而不動心之道可知矣敢  
問何謂浩然之氣曰氣難人  
所同其能可以理會而難以  
迹尋必欲索解于辭說之粗  
有言之而愈以晦者談何容  
易雖然吾非于浩然之外課  
增其見解而于浩然之中  
細尋其脉絡但見其為氣也  
至大而不可量至剛而不可  
屈特未有以養之耳誠自及  
常直心養是氣而無以作為  
害之則一腔徒是剛大六令  
推所存士不必分吾氣以塞  
天地而天地之氣即吾氣也  
何浩然如之然氣非自為氣  
已也其為氣也配義與道合  
併不出之莫之為一蓋道義  
之用即氣之用若無此而

氣壹動志之不好處則志壹動氣不待言矣看來有蹶趨者亦  
只是不能持志如人果能時時持志手容自恭足容自莊如何  
得蹶趨可見志之不可不持  
愚乎長五節  
上言告子不動心出于強制便照已之不動心異于告子者故  
丑有惡乎長之間知言養氣以成功言而我字須把告子來相  
形若曰告子之所短即我之所長也知言則表裏洞徹而直究  
其底止心自明白何待強制其心而勿求乎善養氣只是持志  
無害氣自調適不至累心何待強制其氣而勿求乎須知言  
亦氣却是明心養心○難言也不是說難以言語形容謂善養

道義不振而自餒矣。氣配道義則道義即氣。是由于心自集義而生浩然者。非義從外來而取之為氣。資也。義集即是心。慎行有不慎于心。則氣亦靡然。餒矣。取何為我。故曰。昔子未嘗知義。以其以義為外而不思。所以集之也。集義何如。必有事焉。集之又集而勿預。期以為正。之不。得則厭而成忘。之不。已。則轉而為助。非集矣。必心勿忘。其有事。亦勿方事而助之。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拔之者。卒。然歸謂其家人曰。今日且病。困矣。子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稿矣。天下之不為

助苗長而義襲者寡矣。以義為無益于氣。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其弊止于無益耳。以義為可襲而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于氣。而反害之矣。然則直養之方。舍集義何以哉。  
知言節。講公孫丑既聞養氣之說。乃問曰。何謂知言。孟子曰。言生于心者也。吾心。明乎天下之言。則知天下之言之是非。之始末也。必偏倚而蔽。非自誠也。我知其心之蔽。為之迷于彼。故偏于此。此辭之也。初愛也。必支蔓而淫。非自淫也。我知其心之偏。為之溺于中。故忘于外也。活之靡而為邪。我知其心之叛。離實甚乎。

惟自己所理會。言則把辭說來分詳。言其養終隔一層。注意不可露。○夫所謂難言者。特言之未易也。豈終無可言哉。故云其為氣也。須知剛大。節無工夫。是合下便如此。至大是際天蟠地無處不包。至剛是死生利害無此可壓。此氣泛何處來。人身之氣。即天地之氣。但他人為物欲所耗。不見得剛大。處性直養之後。不至消鑠。其剛大的本體。則吾與天地之氣合一。無間自覺。得高乾廣坤之內。惟吾之所博量。養舒而無處可以限我。無處可以屈我。故曰。塞乎天地之間。非把吾身之氣去充塞之也。塞天地只復得此原初。剛大本體。勿說到彌綸參贊處。恐涉功用上。去此。孟子就難言中指出浩然。體段真見得人身與天地一

般萬物皆備於我氣象。此等氣非實見得。孰信得。乃所以為難言也。直即是養。非抱直去養也。直養便是無害。非直養了又須無害。蓋凡有所作為。換以私意。便非直養。○配義即是言氣之作用。處氣養到。復了塞乎天地本體。遇着當為的事。便配道義。發出來。使無是塞天地之氣。則不能配道義。而餒也。豈得稱剛大。須知配道義。正是塞天地之實用處。非塞天地之外。又有配道義也。道義只一理。合于道之宜處。便是義。故下單說集義配字。訓合而有助。其當氣無體。以道義為體。至可直養無害。未感時。道義已渾然全于此。瞻魄中。到遇事時。此道義奮迅激昂。自然益加百倍。非氣之助而何。○氣之養成也。固足以配道義。其

好不在其者 四書

不然何能詭至此邪之幻而  
焉適我知其心之勞感無之  
乎不然何屢遷至此夫言之  
失欲小而心之失則大有此  
殺而離窮生于其心則將害  
于其政其于其政則亦害于  
其事心術一誤綱紀皆差然  
皆于其言焉办之聖人復起  
必泛吾言而不易矣我之所  
謂知言者如此

補新直曾子之旨反而縮也  
只是求得于心孟子之集  
義以慊心也亦是求得于  
心曾求得于心便氣壯而  
往于乃心孟求得于心便  
氣和而寒兩間此可見持  
志而氣自不暴也何必專  
以勿求為頑執之學告子

只在不動心上着功孟子  
只是此心原不動處討分  
曉心之本休原是不動只  
為所行有不合于義心便  
動了孟子所行無不是義  
此心自然無可動處惟集  
義而行慊于心而不動斯  
無不得于心之事行慊于  
心而氣自生又何必有更  
求助于氣斯能有助勿忘  
去吾心助長之善亦能固  
言知心而究天下人心之  
害益吾之害心者既掃除  
淨盡斯人之害心者亦不  
能外吾鑑矣宋儒謂能知  
言則先辨別得道義之是非  
非而可集義以養氣今儒  
謂能集義以慊于心則無

曾庸垂卷四

上孟五卷

四十一

始養也實有資于道義是字指氣言心安之謂義時心求慊從  
自反做工天便是集義生字看得細氣原是生不息的何待  
外取求得集義便自生蓋集義者不息此生理也理不息則氣  
便不息所以謂之生看來這道義勇往奮發精神鼓舞有勃然  
而不可禦者此即氣之發生發者以義為在外物事不過于道  
義外另粧點的一番浩然之氣即此便不成浩然故曰非義襲  
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一句正明義之不可讓而氣之不可取也  
不慊於心是心上不快活蓋義襲者拾此避彼無論補湊不來  
即補湊得來心上总是恍惚的故曰不慊心之生活動處即  
是氣心若不慊便荒無限苦縮之態而餒矣告子不知心之所

慊即是義之所安不慊即是不合于義故勿求於心只是  
不動全不管義上做工夫告子未嘗知義與心相連以其外之  
而不能集也若謂告子以義外不肯集便非○必有事數句總  
是說要集義到底有事作頭勿正勿忘勿助不過純此有事之  
功三勿字總是個常惺法謂之有事是集義之外無他事謂  
之必有事是此事之外無他念正是預期如一邊集義一邊便  
要氣生总是中較等氣不生便心灰了助是矯揉造作托之乎  
奮迅也忘助二端都起于正正之不得則至以忘而且作為以  
助其長助字正照龍學看下文即揠苗一事添著助長之字  
字作驚喜意見助長乃人心通弊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指

不得于心之學斯無一不  
于言之理于讀晦翁其節  
冲切書云孟子之學以窮  
理集義為始以不動心為  
效惟窮理為始以不動心為  
義為能養氣晦翁於知言  
上增出窮理二字來理即  
義也其窮理時即是集義  
其集義時即是窮理皆于  
未嘗知義不窮理故也斯  
不集義知告子不得于言  
與不得于心是一不是一  
則知孟子知言養氣是一  
不是二

養氣者言以為無益是以義為無益于氣舍而不事者猶之不  
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氣未至浩然便要發揮做事所謂助也非  
但無益于氣而反害乎氣害非指餒弱不以義養之則餒弱不  
能充長此是無益于氣處害是助之長使氣之發皆粗狠強暴  
以至摧撓折挫因而頹喪方是害

知言節

在集義之後道義洞然于心故遇言之畔道皆義者自能燭見  
其心勿以養氣是配道義屬行知言是明道義屬知上四句因  
言而知其心固知言也下四句因心而知其言太知言也誠淫  
和道皆談道之言蔽陷離窮皆見道之病凡異端之流只見淫

顏淵善言其身有之德行所  
長在行也孔子合言與行善  
而肯之乃曰我於俸命則不  
能也天子既長于知言養氣  
若此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  
惡操我為聖是何言也昔者  
子貢問于孔子曰夫子聖矣  
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  
不厭而教不倦也則可謂六  
爾已矣子貢曰子無擇仁聖  
也學不厭是心性洞徹之智  
也教不倦是物我渾忘之仁  
也仁且智夫予既聖矣夫至  
孔子不居而以之推我是何  
言也且以孟子談聖而不居  
遂擬之以賢曰昔者竊聞之  
子夏子游子張或以威儀著  
或以文學顯皆有聖人之一

一偏故其詞太因之偏設即是他蔽障處非蔽而後設也既  
一偏之詞則必辨博以濟其說故其詞添益為偏見陷溺震澤  
而然然雖偏見猶依傍名理及其陷溺既久純是一片邪說若  
無依稀近似矣凡說依傍名理猶有可通一片邪說心亦窮焉  
而不可通不免變其說以自解矣生心指蔽陷離窮改指大綱  
事指小節此蔽陷離窮若使生于人心必害人大綱細目釀成  
大患蓋指其遺世道之害非指本人之身也須知政爭就生心  
時便害不作兩層末二句通承設辭八句總見得其言如此其  
中必然其生心如此其流害必然

宰我至末

上孟五卷

四十一

體若冉牛閔子蓋淵淵而  
中和德性完則具有全體  
而僅識夫子既不居聖人敢  
問于數子何所安處曰立志  
欲大取法欲高姑舍是曰伯  
夷伊尹何如曰與我不同道  
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  
則進則退伯夷也何事非  
君何使非民治亦進則亦進  
伊尹也若夫可以仕則仕可  
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  
處則處孔子之所以為孔子  
也居今而尚論乎古不特孔  
子為聖之時即伯夷亦不之  
清伊尹亦不之任皆古聖人  
也皆古之所未能也乃吾所  
願幸則不在夷尹而在孔子  
也是不動心之大宗也丑又

丑聞知言養氣之說遂以聖擬孟子善為說辭以其居言語之  
科善言德行不事重在德上自有之然後言及之故親切而有  
味所謂言哉其言之也善之頂上二件辭是文詞命是命令屢  
言語既聖者言夫子能知言則有言語矣能養氣則有德行矣  
非聖而何此是推尊孟子勿云過于自任○曰惡節明孔子既  
聖而猶不自聖以見已之尤不敢居也學不厭就是智教不倦  
就是仁仁且智就是聖且字要玩正見無內無外無人無已其  
心體何純一不已曰既聖已優入聖域也三句皆子貢之言智  
就心體明瑩無纖毫渣滓仁是與物同體無纖毫間隔揭出孔  
門仁聖兩字隱然見養氣得孔子之仁知言得孔子之智○且

問夷尹孔子既皆為古聖人  
果若是等乎曰否自有生民  
以來未有孔子之聖也曰然  
則夷尹于孔子有同與曰有  
不惟有聖人之德亦有聖心  
之心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其  
德皆可以朝諸侯而天下矣  
乃行一不義之策殺一不辜  
之人而得天下其心皆有所  
不為也是則同之大者曰三  
聖之同者既謂命矣敢問其  
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皆  
智足以知聖人彼目之為汚  
亦不至阿私所好而過譽之  
則其言之是信明矣宰我之  
言曰以子現于夫子答于堯  
舜遠矣蓋有堯舜而唐有舜  
乃有虞有孔子乃至今而堯

意孟子不敢居聖則聖人之下有賢人可擬一體猶一肢証似  
未融蓋聖道圓融無跡而三子不免各就其所見而守之以為  
宗如子夏之誠篤子游之重本子張之廣大俱不至絕塵而奔  
無門戶可見故謂聖門之一體耳若具體而微則已無一不肖  
所爭者神情渺忽之間矣須知亦是公孫且見地一體亦不可  
說壞所以問孟子所安○舍是乃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居非  
是不欲居乎數子須渾融說○伯夷伊尹何如亦是問孟子果  
以之自處意不同道謂與已不同道亦姑舍是之意伯夷無治  
則進實事只是伴說蓋論亂則退則治則進必然矣治亦進亂  
亦進如五就湯五就桀可見已仕止以出處言久速以去就言

舜。智哉。宰我。始予。事功中。知  
夫子之異乎。予貢之言曰。有  
一代之德政。必有一代之禮  
樂。禮為飾政。詩也。見其禮而  
政之類。可知也。樂為昭德  
也。聞其樂而德之。性反可  
知也。由百世之后。而差等百  
世之玉。其德其政。舉莫之能  
違矣。頌孰有。禮樂合。百玉而  
一之。如吾夫子者乎。蓋自生  
民以來。未有矣。智哉。予貢。殆  
有若之言。曰。宜知民有民之  
類哉。夫物亦有然者。若麒麟  
之于走獸。鳳凰之于飛鳥。太  
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  
雖彘蠢大小之不同。其為飛  
游流峙之類。均也。至人之于

民。其形同。其性同。亦一民之  
類也。既同其類。則豈得有離  
于萃。但聖人神而明之。而攀  
跡之。跡已絕。域外之。想自向  
始。出乎其同生之類。核乎其  
羣。慶之萃者。自生民以來。出  
類拔萃。未有盛于孔子者也。  
智哉。有若。殆于形性中。知大  
子之異乎。知孔子之所以異  
則知吾所為。頌學之意矣。  
補新直。孔子不說氣。而孟子  
則說浩然之氣也。蓋孔子  
漫心不喻集義。不足以言  
之也。故太和元氣流行。四  
時孟予。則未刺波心。田也  
須求。慎心工夫。故若然之  
氣。塞于兩間。然唯孔子學  
不厚。則亦是勿忘勿助之

皆古聖人二句。承夷尹孔子來。乃所頭句。就孔子上。致推尊意。  
不可較夷尹優劣。不使若是班乎之間。說不去頭在。心裏頭。子  
不厭之。知則學之。以為知言之本。于不倦之仁。則學之。以為養  
氣之原。認此意。作文便有佳趣。○丑意。皆古聖人。故問夷尹之  
品。可班孔子否。生民自開闢。義皇以來。作聖者。說非凡民也。未  
有孔子。當以道德事功。入講見。非夷尹可班意。○有同節。德盛  
心正。當串看論聖人之盛德。則百里之地。皆可以與王華論聖  
人之心術。則不義而得天下。不仁而得天下。聖人必不為之。此  
正其心術之同處。而皆字。俱提起。孔子說。○敢問其所。以異句  
是役生民。未有句。生來三子。智識高明。能知孔子之聖。後復行

下諒亦不至阿徇其所好。而空譽之。則其言之可信也。明矣。○  
宰我。節當就有位無位上較。堯舜有帝位。方能做出許多事功。  
致治。唐虞。夫子一布衣耳。不藉權勢。後堯舜。而恢張其道。數萬  
世無窮。故事功尤著耳。作文勿大抑堯舜。只以有位無位見其  
賢。遠字。根萬世字。來以一時視萬世。則萬世尤遠也。○子貢以  
德政。知夫子前五句。泛言群聖。下二句。推尊至聖。政是紀綱。法  
度。所以為治者。禮是文為制度。所以文飾治道者。見其禮之或  
煩。或簡。則當時所行之政。或質。或文。可知已。案有盡善盡美之  
不同。德有性反之不同。聞其樂之美善。與否則。當時所具之德  
成。性成。反可知已。知政知德。正是面王所以莫遠處。莫違言不

功教不修則亦有知言  
聖之意則何矣非集義養  
與也而千萬人吾徒何崇  
非浩然也但孔子歲浩然  
於無形故能貧二帝起百  
王為生民未有之至孟子  
則伸浩然做出未故庸卿  
相致王伯而不動心願學  
孔子是孟子一生的大主  
意知言養氣是孟子一生  
的大學問而集義持志是  
孟子一生得力的大工夫  
補以力章全直王者是德政  
孔子是德教王者是政有  
不忍之仁孔子是教有不  
倦之仁故孔子為春秋之  
素王即七十子依門臨  
即可以想見王民心悅誠

能逃其洞察之下生民未有只就德政上言不必着禮樂子貢  
意思見得夫子之德政亘古莫及故言我從禮樂中見百王德  
政皆未有如夫子也。要知夫子之德乃溫良恭儉讓之德子貢  
得于親炙不在樂上見得夫子之政立道綏動之政未曾得和  
家而顯設而其斟酌四代之禮直是見夫子之大政處若依常  
說由孔子之禮樂以見孔子之德政不像親炙孔子的話頭○  
管惟民哉非是以民起物乃是以民起聖人如云天地間不止  
是林絕之民意舊說不獨民有民之類也亦可類也謂均一飛  
走流峙之類也聖人向緊承上句來亦類也言聖人國民中之  
麟鳳山海而與民亦不能別為類也出類以並生言拔萃以並

以力章謹孟子曰王伯之力  
辦在德力之間以力假仁者  
藉雄譽以徵濟世之名伯道  
也伯必有天國而凌勢足以  
遂其假若夫以德行仁者本  
真心以流不忍之政王道也  
王不待國之大湯以七十里  
而王文王以百里而王在德  
不在勢耳即此觀之以力假  
人者其心不必誠則人之服  
之者亦寧必出于中心不過  
屈于力之不難不得已而服  
之耳若以德服人者不服以  
力而服以心則人之服之乃  
中心悅慕而誠服之也真如  
七十子之服孔子之德也詩  
頌武王曰自東自南自  
北之志不遐王民心悅誠

處言拔萃是形容出類意不是兩平語出類云者同得理以為  
性而獨能盡性形邊云云拔萃云者在一鄉高乎一鄉因與天  
下云云出類拔萃即是說孔子文勢貫下俗說孔子又出群聖  
之類拔群聖之萃非也只云不惟人類人萃不得以圖之即凡  
聖域亦不得以將之矣此處生民未有虛說不必入學術事功  
更妙三引言揆見孔子異于夷尹以表已願學之意則一生心  
事一生學力具見于此此所以當大任不動心其所從來遠矣  
以力章  
此章抑揚重王者邊故以伯者引起須重以德行仁句下節只  
發明以德行仁不待大意勿分上節是感下節是應○無其心

補新音服至于思不容有異

服之謂也視伯之以力服人

者其服之淺深何如

慮而民精于是乎最真

入于思不容有勉强而王

道于是乎至齊仁之至也

濟之盡也此其所異于

伯也若說天下之民無有

不思服者只是說服之廣

不似說服之誠惟說民之

心思無有不傾服處方是

見服之誠也

補仁則章全宜好榮而惡辱

人之常情然榮辱之概自

人心之仁不仁決之人心

之仁不仁又自閒暇時決

之人每遇閒暇是智者良

心發見之地亦愚者人欲

而為其事曰假由乎中而應乎外曰行合理便是仁不專是息

愛王霸二字是定其人品之誠偽非論王天下伯天下假仁如

本無實心但藉兵力之盛假尊周名義壓服諸侯必有大国若

国大則有力可假方成其爭非大国則事決不濟以德行仁存

之為德蕪之為仁此便是王不待大者言仁由心運何待勢行

七十里百里皆是以此行仁非以此王天下也正見三不待大

意○以力服人謂以力而得人之服以德服人亦然力不贍者

以力不足而不得已屈服多少勉强多少然終恐能得他心服

中心悅而誠服句一串看蓋以德服人者殺之以其隔固有心

心欣然而誠服之有油然而不容解者在也獨譬以七十子之

孔子者孔子布衣初無執力驅迫人尤見以德之意七十子亦

無此勉强強自然服他且極流離困苦亦不忍去尤見得心悅

誠服之甚引詩說無思不服正王民之誠服處思是心思無一

人的心思不服即中心悅而誠服之謂此詩咏或王

仁則章

此章戒勉國君以行仁百即是綱如惡之二節是仁則榮嚴榮

一節是不仁則辱未二節總結而兩証之重及時行仁不可以

禍福予看○仁不仁以行事言而本于心榮辱以國勢言仁有

以昌浸明的道理便是榮不仁有日淪日下的道理便是辱非

落一層今惡辱二句言辱必不免○如惡之緊根上文惡辱未

治疏之境不可省悟哉

仁則章講孟子曰今天下諸

侯五誰不祈榮免辱亦知其

所以榮辱之概耳榮生有和

能仁則榮辱生有和則不仁則

辱矣夫不仁為辱之所由得

則惡辱宜去其得之之道

也今惡辱而反居不仁得無

與惡溫居下者類乎夫不知

惡之則已如惡之莫如莫德

而尊者德之士之賢者則

使之在位能者則使之在我

當國家間暇正可以有為之

上孟五

四十二



云治天之未陰而徹彼桑土  
編錄所戶今此下民或敢侮  
于鳥之乘時防惠如共孔子  
曰為此詩若其知治國之道  
采能先事而治其國家誰敢  
侮之由詩及至言規之則時  
不可失明矣今國家閒暇及  
是時不明其政刑而反欲樂  
以為快意款以為安其維暴  
餘委之幸幸典重法度棄若  
弁髦將國事日非而侮予者  
至非自求福乎此所謂不仁  
則辱者也由是規之國而辱  
立見以為禍而惟是欲樂則  
履途忘放則辱國而榮也見  
以為福而惟任資能則榮明  
政刑則榮禍與福皆非外至  
無不自求之者詩云人能求

莫如字直貫至政刑德以蘊言士以人言莫如貴重有德而尊  
顯其人也串看賢能俱是有德不分高下賢如舜之五人都是  
使他在位能如用材而使即五人之治水治田教民等事各分  
任之當國家恹恹預收拾人才正以國家閒暇及是時而相與  
明其政刑閒暇以戰國無寧日規之如兵革稍息飢饉弗臻使  
是玩一及字有惜時豫圖意明有整飭不紊意明則無橫政無  
濫刑所以為強仁畏有懷德意國勢日隆人心日壯不期畏而  
自畏矣○引詩証上節重未陰而上迨字應及字未陰應是時  
徹桑土應使賢能網所戶應明政刑周公計國憂邦無一念參  
漏故替其知道知道只認此意發揮且勿說出知治國之道想

言配合乎天命是為自求多  
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

自作孽不可生活此禍福自  
已求之謂也惡辱者可不慎

所求哉  
補新引詩提出一命字引

書提出一天字見禍福雖  
關於天命而天命亦在人

主之一心安人主有者其  
心之天命何如

補尊賢章全旨通章五悅宗  
方五顯字相距獲字生於

悅字未王道以得人心為  
本曰悅曰顯皆是得天下

人之心而可以為民父母  
而為無敵之天交也

蓋發意蓋子曰布而君期  
于得民而工矣不知欲得天

碍下文能治謂致治未亂保邦未危則無憂可乘誰敢侮之三  
句都是孔子贊詩之詞○今國家閒暇幸有此時乃當此時而  
縱欲偷安如政刑不明備戶莫固所以為君亂之階外尚至正  
是禍能樂人而又樂彼結不解意○禍福即榮辱也得福以已  
之勤于閒暇得禍以已之怠于閒暇引詩証福自己求引書証  
禍自己求此之謂也總結禍福自己求句帝王精神與天流通  
一念懼命即配鳥一念怠孽即隨之毫不爽也

尊賢章  
此章上五節泛言王者之政末節方勉當世之君五個天下字  
最重行政必得天下之心然後可無敵於天下○士為四民之

下之民亦在行王者之政  
有行于德士者者者等之能  
者使之而資能之俊傑也  
今在位焉則天下之士皆悅  
而願立於其朝矣由士而下  
以市言之居市者專一逐末  
則賦其市地之產以藉之而  
不重征其貨入市者偶然逐  
末則治以市官之法以一之  
而不禁賦其產以此待商則  
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于其  
市矣以開言之訊察異言異  
服之人而不慎征其稅以此  
待旅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  
出于其路矣耕者助力公田  
而不稅其私田以此待農則  
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于其  
野矣居市廛者既有常業無

首當另看賢有德者仁人也能有才者能行仁也尊是禮貌不  
但委任之使是隨材是使尊之使之便是俊傑在位此正賢路  
清明多士彈冠之日天下未策名之士孰不與效用之思而願  
立尊使之朝哉天下之士歸而天下人心繫係于斯矣悅與願  
却以心言未便立其朝○市是都邑中之市廛是市上之屋官  
為之以居商者作法字看謂取其稅也逐末多少以貨言信多  
者廛以抑之為其厚于利也而不征稅其所貨之物法即市官  
之法平物價治爭訟貧少者但治之以法併不賦其廛矣○關  
所以峻出入之防但談異常而不征其貨在市曰商在途曰旅  
○在田曰農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此廛乃民居以地

罰以一夫什一之稅與里毛  
應征之布以此待民則天下  
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亦  
王政也特惠今之品無有能  
舉而行之耳信能行此五者  
則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天  
我為父母則隣民皆我之子  
東渡其其手東政其父也自  
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  
此則征伐一舉所向無敵夫  
誰與我為敵無敵于天下者  
乃奉天伐暴之天吏也既為  
天吏即為天下王何難之有  
然而不王者無是理也天行  
王政而王業成人主亦何憚  
而不為乎

言曰夫曰布先王設之以罰進情之民者若居廛之民在市上  
既有常業則非游民故不令出夫征又不可種桑麻則非惰農  
故不令出里布况已就民廛稅之豈可復有二征之擾此取之  
中而不盡取一廛之外無餘征正見王者洞悉民隱曲体人情  
處白文只有夫字不必添出家征○末節總不外前五節意民  
即士農商旅仰之若父母即願立願藏等意信能行此五者信  
能二字重看謂實落能行不徒虛文粉飾真若父母之待子弟  
故民亦以父母待其君率其子弟一段是即彼之不能攻我以  
以我之必能勝人天吏二字重看奉行君命則為君之吏故天  
下無逆命奉行天命則為天之吏故天下無逆天未句反言以

補新言此章要着信能皆悅  
信看上之真悅者下之真

上孟五卷

四十八

一、年駁為即毛裏之  
親不遇于此所以為父  
母子弟也信能行此五者  
直以上文五者而收之一  
信此正以誠收天下心  
也則障國之率而改者早  
已為我頸喉中矣矣安得  
為我敵

人皆章

補人皆章全旨通章俱為諸  
侯之行政殘忍害人者而  
終二節不重明先王乃以  
著人與先王一級故下遂  
承言今人皆有能克之亦  
如先王之易也  
人皆章論孟子曰天地之大  
德曰主而人得之為不忍是  
不忍人之心人而有不忍也  
特人自有而自失之耳先王

決王之必然大意言能行王政則下結民心上順天命而王業  
必成所以激勵當時諸侯也

此章重在良心同具而不可不拓充上首二節言仁心為人兩  
同具惟先王能充其量以迄至末驗仁心之同具而示人以當  
克如先王全以苟能克之二句為主○說者只云不忍遺却不  
忍人人字可嘆此曰不忍人之心乃根于一體同胞之至戚者  
自必矜其飢寒疾苦而不令其失所無告此自情欲未起之先  
常覺常流者言之也○斯字即得傳蓄有字那得旁竭心即是  
政○即是心更無待于機之轉不忍一人便不忍人○又不見

有不忍人之心斯出之而有  
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  
心行不忍人之政由心惟  
治天下可運之掌上見惟先  
王能定此心量天豈先王獨  
有哉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  
之心者何以驗之吾不驗之  
常而驗之變不觀之暇而觀  
之卒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之  
井未有不怵惕惻隱者日不  
及與心謀而有見則無人而  
不怵心不怵與愛謀而是人  
又無見而不怵是心也將謂  
其內交于孺子之父母乎而  
非也將謂其愛燕于鄉黨乎  
交乎而非也尚謂惡其聲而  
坐乎而非也由是自然皆有  
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人

其術之窮運掌謂治天下而使之得所運之寸心而有餘不作  
効說此節連上節作一節看○今人乍見一四字有意而最  
妙在乍之一字乍則卒然之感安排思慮俱着不詳那時怵惕  
惻隱乘機發動只知有孺子而已初非市息時也非好名時也  
非遠謗時也一見便救此所以驗其為皆有惻隱字是主而不  
揚又狀他惻隱時模樣○夫不忍于不惻隱則當羞惡時決不  
忍于不羞惡以至當難讓是非時決不忍于不難讓是非若曰  
無此數種心必非人類而後可也此節斷言不忍之心人所必  
有是字指尔見一事言惻隱羞惡難讓是非皆不忍之別名隨  
感而是總是個不忍人之心耳不是有四個心○然惻隱羞

必有是慙隱矣。有慙隱則有羞惡。羞惡之心非人也。有慙隱則有辭讓。無辭讓之心非人也。有慙隱則有是非。是非之心非人也。一有得有不得。備矣。即此慙隱之心。乃仁之端。端緒所露也。羞惡之心。則為義之端。辭讓之心。則為禮之端。是非之心。則為智之端。一觸一動。皆有自現之真。本性依然。觸處有可探之妙。惟其本有此所以皆有也。與人之有是四端也。生而效。能俟其有是四端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為臣而謂其君不能不責。唯平君者。賊其君者也。為臣者。可以賊君乎。為君者。其忍

惡辭讓是非。不是別的。就是仁義禮智的端緒也。曰端者。指其動機而言。動之為慙隱。則說他源頭是仁。若不因感而動。則仁義等名亦不立也。可見盡天下的人。都是仁義禮智的人。不然。怎解如是慙隱。如是羞惡。如是辭讓。是非。奈何甘自菲薄。而謂已不先王若也。此節以情原于性。見不忍人之心。為人所必有。且如人必有是四體。然後成人。四端切于人就與四體一般。誰人信自己。有四體者。奈何不信自己。有四端者。不信四端。皆有而君謂已不能充者。是謂自賊。臣謂君不能充者。是謂賊君。○夫四端既是決有的。如何別處又擴充不去。如不見孺子。固然慙隱。及見鄉隣失所。又全不相干。此其病在何處。病在不

于自賊乎。則所謂察識充拓。誠有所不容。只矣。自有四端。于我者。有覺。即推知皆拓而充之矣。則其必充之。毋若火之始然。莫遏其炎。泉之始噴。莫遏其流。善端之當充。如星之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而運。掌之治。方于先王。苟不充之。不足事父母。豈所以不能自護之乎。

補新直天地以生物為心。天也。不念物之絕也。人得天地之生。則不忍人之傷也。人亦見其不忍。見下孺子。而乃獨忍。致心于死地。是殘了自心。即殘了天地之心。先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是

此心當如是孔子時耳常

以見孺子音見天下時之  
謂能擴充

補矢人章全言諸侯以人欲  
後其心而不顧其傷人與  
弓人失人以技藝後其心  
而惟恐不傷人其其心之  
受病處儘相同故直即以  
矢人開談而後及于弓人  
矢人為前

矢人章蓋孟子曰不忍之心  
人皆有之然不能不隨操術  
而變者今人謂函人仁也矢  
人不仁也然其理之本與之  
不矢人豈不仁于函人哉但  
傷人則函人反不仁於函人  
矣豈惟矢人與下之養生匠

此心當如是孔子時耳常  
以見孺子音見天下時之  
謂能擴充  
補矢人章全言諸侯以人欲  
後其心而不顧其傷人與  
弓人失人以技藝後其心  
而惟恐不傷人其其心之  
受病處儘相同故直即以  
矢人開談而後及于弓人  
矢人為前  
矢人章蓋孟子曰不忍之心  
人皆有之然不能不隨操術  
而變者今人謂函人仁也矢  
人不仁也然其理之本與之  
不矢人豈不仁于函人哉但  
傷人則函人反不仁於函人  
矣豈惟矢人與下之養生匠

矢人章

此章只重個仁前言莫之禦而不仁後又言反求諸己可見為  
仁之機在我不在人然上言是不智也欲人以是辨之智而獲  
為仁之術下言如恥之欲人以羞惡之羞而決為仁之機○矢  
函巫匠重不仁異于仁半邊總要見為術所使以是當慎意矢  
人之初心豈不忍于函人者特以擇術不慎故至此二惟恐字  
與註二利字指今日為術之心說術指心術慎者守此心而不  
傷之謂看來慎于擇術要處處仁不使不仁間雜之也下即乃  
明所以當擇仁而處之意○引孔子之言見擇術在于處仁夫  
仁以下正釋擇不處仁焉得智之意尊爵二句只說寵綏至重

而不可棄安宅只說居處極安而不可離非得之最先統之最  
大之說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謂昧于擇術也此蓋不仁由于  
不智下文則不智由于不仁矣○既不仁則心益昏昧而不知  
故不知禮義之所在無仁義禮智便不免為辱人賤行何等卑  
厄所以為人役為人後又恥為人後其能免乎弓人二句借  
言後還不可免○如為在是恥在是不若不為又不若不為  
而然仁○如射節宜諱明為字之義仁者如射言人之自勉于  
仁如射者之自勉于射須暗影下射者事講正已不外內志正  
外体直意彼射之不中不怨勝已者惟反諸已之射而已人而  
不能免後豈可怨後已者哉惟反諸已之仁而已正已反已不

此章見聖賢樂善之誠末不過贊舜之尤大耳初無抑揚意

平重及已上

子路章

聖為子矢人而取為矢也欲  
不為方矢矣可乎如耻之  
其物激而為仁為之澤術之  
初自專自安也即為之心後  
之後專固在也而為亦在也  
仁者志仁之心吾嘗之射馬  
射者正己而後發人而不中  
不志操己者及求諸己以為  
內志未正外体未直而已矣  
仁者以善術為有常之的以  
已為引滿之發以恥為負此  
之罰以尊且安為得雋之榮  
何以異于是哉  
補子路章全直聖賢樂善無  
有窮只只管高向上去此  
處雖不可太分別大小然  
由而進之禹心而進之舜  
語意自是如此若即平若

此章見聖賢樂善之誠末不過贊舜之尤大耳初無抑揚意  
○子路誠處在喜上禹誠處在拜上喜非為改過計拜非為受  
善計看得善原天下之公自不覺擊各勉强俱忘○大字言舜  
之心胸有極其廣大不拘若大在同上見同者不分異之謂善  
在人善在我渾融滾作一個殊無別異故曰其人同舍已  
二句一氣直講正其善與人同處舍己是什去形骸墮肝膽遺  
耳目之謂此人就在舍已上寫出樂取不是歡欣鼓舞着意去  
取他大舜心裡有虛受無強納故曰樂取然曰舍曰從曰取皆

不見得愈進愈無窮意  
可謂道盡孟子曰過者人之  
所詳而子路人告之以有過  
則喜其受善之勇如此善者  
人之所忌而聞善言則拜其  
好善之切如此一贊一聖其  
不自愧不自滿之心一何誠  
也乃大舜則更有大焉舜直  
以善為天地間公共之理不  
屬己不屬人惟即然與己全  
之是故人有善即舍己不  
有而直沒乎人樂取諸人可  
以善而已此所謂善與人同  
也是當時一時為然崇朝其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與遇  
至殊無非取諸人之善而毫  
不以己與者取諸人以為善  
則人善即我善不知彼之為

自人見之如此耳舜方與善相忘何知此等名目註無礙於此  
勉強甚好不必分有善未善○自耕稼即又在上面中抽出見  
他一生只是取人並未嘗一毫自用為帝二字極重不以貴可  
自用而有道正見其樂不而無勉强處○未即取字對與字看  
與人為善之與根善與人同之與字未蓋舍己而取乎人因善  
與人同也取人而與乎人亦善與人同也取之與之皆是自  
如此講須渾融無迹乃見聖人之善之大蓋善之分量極廣  
民物而無不有而與人為善舉凡載民物而悉遂其所自有者  
是盡善之分量而毫無缺焉者也故曰莫大大指善之量說此  
字勿訓助字只言善與天下共為之不分爾我離則稱大耳

曾子章

上孟五

五十二



增補用者世書

者也孟子既舉其行海斷之

曰伯夷之不崩就也德至真

終為隘而已抑下德之不崩

也此混世與易為不恭而已

夫不隘不成其為或善視莫

有正以隘處汙之而不善崇

夷者將無以隘處知之乎大

不恭不成其為惠善觀惠者

正以不恭處汙之而不善崇

惠者將無以不恭處知之乎

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知君

子之不由而頭學之意信不

能舍孔子而他適矣

補新直隘不恭自二子之迹

上言之謂夷之迹不免于

隘患之迹涉于不恭君子

不由正不循其迹也有全

二子之神以化二子之迹

意蓋不云君子不為而曰

君子不由

天時章論孟子曰今能辨家

變類而談者不曰占候必造

時則必曰據險以扼吭竟米

布言及人和者以吾觀之天

時蓋不如地利地利又不如

人和焉何以見天時不如地

利也三里之城七里之郭至

非論夷惠乃所以發類學之意也須要識得

天時章

此章以人和為主用兵者非全無天時地利但不如人和為重

耳城民節極言人和之當得不是推人和之本在于得道○當

時談兵者不曰占候以趨時則曰據險而趨利而人和置之不

講不知天時特或然之效耳且人與我共之者也孰若形勢

便尤實而是據地利直有形之險耳必不與我守之者也孰若

人心之戴尤壯而足恃兩不如在用兵時較要合蓄說勿涉下

去○以葦雨之城郭加以環攻之歲月其間豈無得天時之善

然終不能勝者以氣數不可測而扼塞為可據也○兵革米粟

用以守以池者故歸地利上然不得人和是坐空城而抗巨寇

藉寇兵而資盜糧者其何賴焉上節就戰言以得時者利于戰

地此節就守言以據險者便于守也故各就其所重處明之○

故曰二字是承接之詞城民三句不重地利只要起得道者句

封疆可以限民之形而不可以收民之心山谿可以壯國之勢

而不可以立國之本兵革可以耀武於天下而不可以禦敵於

天下利字讀堅字得道句最重道即所謂王道以德行仁是也

曰得道則我與人心和了多助則是本國人心和于我至于多

助之至則是天下人心和于我助是謂戴意順是願歸意曰助

曰順總是人和○以我天下之所順攻彼觀成之所畔我知其

利若此豈不可藉以為守禦

五十四



而民懷之。心卒委而云之是。則不如人和也。夫人和之。則國可也。故曰。國不以。和之。則國不。可也。固國不。可也。威天。以兵革之利。可摧也。

道者人心亦得而助之。天道者人心亦失而助。助之至豈惟國人。而親戚亦助多助之至。而人順之而天下亦順。天而順不能相王而畔。相亡惟天下之所順。成之而畔則向背之情。而衆寡之勢又懸故。不戰必勝矣豈問天。哉。

以天下之所順改親。必之。所畔是以人和者對。彼人不和者是以所順改。所畔不必環而攻也。亦不。必環攻之。久以俟其時之。至也。而彼國日衰而去之。其高深粟米之地利且為。吾有矣。

將朝章。孟子將朝齊王。不知而使人未日宮人於夫。事者孰就見者也。適有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天。子肯造朝而使寡人游見乎。齊王蓋托疾以行其色非禮。也。孟子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蓋亦托疾以示不可。造之意耳。然猶恐王以為真。疾也。乃明日出弟東郭氏。以問魯祭王公孫。不知其。

不必戰即戰亦無不勝。是無敵意至此則地利尚不足言。况。天時乎。蓋見人和之為重。

將朝章。此章大旨。孟子欲以道德佐其君。先以道德自重而警齊王。君。已之非告景丑者。正所以告齊王也。○孟子朝王固是禮。然王。託疾以召孟子。即非禮。孟子所以亦託以疾而不應。及如字作。往字。看不幸二句。念不為自重。所以示不可召。而起王尊德樂。道之誠耳。正是望王以大有為。正是敬王處。○出甲者。欲齊王。知其非疾。而悟其不可召也。丑不知而曰不可。孟子亦不明告。丑出甲之意。但謂昔疾今愈。為可甲。所以王果不知。孟子非真。

疾。問疾并醫求。是他勤渠處。時說都目為虛文。似太刻。孟子。子亦不曉。孟子之意。乃推辭以對。而且要之。造朝則非。雖不白。托疾之意。而出甲之舉。亦晦矣。○不許已。謂為人。要之。故為託。疾本意。不許達于正。故不許已。而宿景丑。亦猶甲。景子。敬言。孟子先把大夫大倫說起。宜重君臣。與君臣。又重臣。敬君。退大倫。以自然之尊卑。倫顯言息敬。以相交接之道。言敬。子就平日禮遇說。未敬王。合不應。召意。是何言。是怪其不敬王。之言。是何足與。言仁義句。是說齊人心上。如此。鄙薄其君也。故。曰不敬莫大乎是。云爾。方讀。猶云。這等說。起來云云。堯舜之道。仁義是也。陳王以堯舜。正敬王以堯舜也。而反曰不敬。則直事。

仁義是也。陳王以堯舜。正敬王以堯舜也。而反曰不敬。則直事。

仁義是也。陳王以堯舜。正敬王以堯舜也。而反曰不敬。則直事。

仁義是也。陳王以堯舜。正敬王以堯舜也。而反曰不敬。則直事。

意而謂曰告曰以疾今日  
弟或若不可乎孟子亦不以  
謂告但曰告曰疾今日愈如  
一河不水王果不知孟子之  
謂乃使人問疾而曰醫家  
孟仲子見孟子不春而皆對  
使者曰昔者有三之名命通  
有米者之愛不能忘朝今病  
少愈遂進于朝但我不能往  
至五百里使數人妻孟子于路  
曰心無病而進于朝大孟  
子此疾之意一歸于丑再時  
子仲子得何以進于王乃  
不許也而之景五氏宿身之  
相之志即此乎也  
新貨姓色之疾也齊王為  
何有寒疾乃十日之寒者

變後故舉皆慢君而齊人反加于帝臣王佐之上不敢陳與  
不敢照說正君臣主敬處○否者否其莫如我敬王之言非此  
之謂言非不以仁義告王之謂引禮重不俟駕上夫禮即不俟  
駕之禮與此禮不合所以謂為不敬王是丑全以臣禮律度師  
意○豈謂是語恩謂吾之不應召是豈不敬王之謂哉固自有  
不可召者在耳晉楚之句自貧賤之上而視晉楚之富故曰不  
可及此富字該爵在內仁統萬善其用不窮故對富說義最  
博雖然物表故對爵說吾仁吾義遂立仁不啻富表不啻爵說  
不但佳且相當而已言何懶乎於是仁義無轉於富爵之意懶  
當少字看夫豈不義一句深明管子之言為可信也爵一齒一

也孟子之不幸有疾乃王  
之寒疾致其疾也孟子之  
不能造朝乃王之不可  
或致其不造也將朝王將  
以楚辭之遺陳前也而隨  
即云疾不能造朝即以非  
舜之道自重也  
內則君臣三節謹初何意  
丑之身猶然二子之見從而  
號之曰人生內則有父子外  
則有君臣皆人倫之大者父  
子主于相恩君臣主于相敬  
臣見王之敬于也亦見子之  
所以敬王也於自重得矣如  
君臣之倫行或曰惡以我為  
不敬王是何言也夫論敬者  
論其心彼齊人無以仁義與  
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敬之

德一列達尊之目且空說朝廷二句正實其所以為達尊也  
孰明是或一道句達尊是無所抗禦之尊當時至朝廷是無  
二上者滿全御堂之極高年是處之無二上者即是更無所抗  
壓的輔世勿就世有長民勿就治民看如此便是得位行道  
便有朝廷可抗壓他身便未足稱達輔世是主持世道的如所  
云參天地之化闡盛衰之運是也長民是表率民心的如所云  
立百代之人極開一世之聲蹟是也這等人乾坤賴以不毀生  
民賴以不滅不是為臣子能做得的事分明是實師的事下文  
不可召之臣便是這個人故曰莫如德有其一足挾貴意慢其  
二流石上模擬玩此節不是說王有富貴我有仁義王有爵我

上孟云

幸

物其心也

王曰是何之  
言仁義也云爾以心視君  
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  
道不敬以陳于王爾其  
朝君也世尋常之故  
莫如我王也子乃謂我  
不敬也然何與子曰不  
謂不敬王者非也  
仁義之謂也禮曰父召無  
君命召不許而行故君  
之禮也其今子固將朝也  
召命而家不果其傲君如  
此臣與夫不與之禮者不  
似也白吾所以不應者  
謂是不侯駕之常也  
曰晉楚之富爵人皆以為  
可及也公彼以甘爵我以  
當之彼以甘爵我以義當

有甚焉。抵當他的話頭。說意謂有爵在王。必須要我仁義之士。  
輔世長民。纔能做到。究竟如何。及來慢我。此正孟子敬王之意。  
不是傲王。○人有為。與道致治也。必有句謂必有明尊而不敢  
召之臣。就居心上。說有謀則就帶在上句。講謀大有為之謀。則  
說正是。不召處。正是尊樂處。尊有尊。宗不輕。意樂有愛。意不忌  
意。不如是。是字即緊。翻上就謀句。不之與。有為。為字。雖就君  
說。還作督若。斷其如此。正是成就其君處。講重要。遂之。此辭一說。  
謂大君之心。以為不如是。尊樂賢士。將酬我。不之與。有為。誰為  
之。與道致治也。○學為後。臣本。文無先字。不必插入。以是所重  
在學。而以委任。繼之也。學處。正是就問其謀。而任其謀。以出則

後。餘我非不足。吾何  
數。行彼乎哉。夫豈不合于義  
而曾子言之。是或別有一道  
高出于尋常世俗之外。考其  
道安在。天下之尊尊有三。爵  
居其一。德居其二。德居其一  
朝廷之上。則尊君其重莫如  
爵。卿大夫之中。則尊長其重莫  
如齒。輔持去道。以長。卿大夫  
則尊師其重莫如德。德居其一  
有其德之一。以慢其德。德之  
二。我既不可慢。而王不當  
召我矣。不當召而召。王其不  
三。有為矣。故大有為之。必  
有宗。宗而不敬。召之。臣必  
謀焉。則樂而見之。蓋必如是  
其尊德樂道。則皆若無天  
用而功業易成。而使其尊德

是臣之意。不勞者。主學言之。君盡其道。臣竭其力。言即行。行  
即效。措之裕。如君德成。而施為皆餘事矣。故不勞。伊尹不  
言桓于仲。仲學焉。後。臣如湯之待伊。故不勞。而伯是與。王伯伯  
之君。願皆有所不召之臣。以成大有為。如此。此節意思。不重在  
臣上。全重在學上。○德。臣指功業言。德。齊有皆尚。功利言。莫能  
相尚。指功業言。臣字。作任字看。所教順已也。所受教拂已也。則  
是無所不召之臣。此所以莫能相尚。而無以成大有為之功也。  
○湯之於伊。尹三句。輕。云是。中上以起。下末二句。重看。管仲且  
猶不可。召重在桓公。不。管仲上。而况句。隱然以道德自重。不  
靈。一我字為妙。

孟子卷之四

上孟五

七

樂道不如是乎哉而不名別  
其君必不與有而為之元也  
其古大有為者其如湯故湯  
之予知也受學焉而後任  
之為臣故不勞而到王莫如  
之公桓公之于管仲受有  
而後任之為臣故不勞而  
致伯臣與主兩相成如此  
天下之地則勤以德則各  
能相尚者无他好臣其所  
令者而不好臣其所受教者  
不足身有為何哉哉吾試受  
之湯之于伊尹桓公之于  
仲當其為師則不臣必不  
以名原之管仲何人也且能  
不可及于其君而况陳王業  
為薄管仲而不為者乎知君  
有所不得召則不肯應召之

陳臻章

此章重道說陳臻問意畢在不受齊餽上蓋疑甚不與宋薛同  
受也孟子之答亦只舉一宋薛之是以明齊之是玩而當在  
及若於字口氣自有抑揚○前日不受四句重在非上必后  
於此猶云未免有一不之處○皆是須重詳論受者是而  
若亦是不必依義字○坦之與廢係身之去就餽者知受道  
也道之絕續係身之存以否為餽者知受道也故為無餽非薛  
君語是孟子叙事之辭○未有處是未有此兩字空以貨來籠  
絡是籠道也故不受也何君子四字全重自我說貨取者吾為  
且貨所取即為利誘之也

平陸重

陳臻章陳臻問曰薛受白  
布定則非非不容而立天下  
亦曰于齊王餽兼金一百而  
不受是而九有餽者亦樂  
也乃于宋也餽七十鎰而受  
于薛也餽五十鎰而受夫前  
日之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  
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  
非也文子必居一非于此矣  
孟子曰薛受何常于其是  
而取則皆是也凡所肯于薛  
受為必屬其父之當否不從  
物之餽物間已也當在宋也  
予將有遠行之事遠行則必  
有賂焉而宋君之致餽其  
曰餽則予于宋非無賂也  
而何為不受當在薛也予道

此章見君臣皆當恤民○前二節輒距心而臣知罪後一節輒  
王而君知罪重調王上○諷距心處見責不容辭諷諷之去輒  
處直改其行與發之大政以濟憐聖離散之民非徒使之自  
其罪也○而意相生勿平○之卒陸有可以惕官箴拯民命意持  
戰之士如今之隊長整○治行伍者也失伍散亂也非身亂行列  
也就行師時言去之是以安法崇事此以軍士失伍引喻廷  
輕過通○然則句承上○天柱來而責其失職之多矣與上三失  
應應凶年以下是失位○凶年凡其成敗疫之類皆是饑感  
只是五穀不熟民之展○齊流離皆由不能收養所致此字指民

意可知矣

上孟五丁

五十一

何成心之事既在吾心則不  
得為無倫矣而游吾之致  
觀其辭曰歸我故為兵觀之  
則子非無處也而何為  
不受而一說無處行文非  
也心亦在何處也無處而觀  
之故持何物以為辭是不以  
道貨之而已倘畜焉而受是  
為得財也喻利之小人為  
之有君子而可以債取乎  
吾之不受者以此而于又何  
也

之振轉流離言非距心之所為如與養倉粟之類不得自專有  
歸過於君意○今有節小童責距心之不去重在責他不求於  
王以賑民受字重見竟何所歸即受君之民而為之牧也求牧  
與為是求諸授牛羊之人求而不得則當以牛羊及其人決無  
互視其死之理不得則責在上不在我不得不去互視其死則  
責在我不在上此則距心之罪乃不求于王之罪勿指不去說  
○知五人以相識言知其罪知失職之罪也為王誦之是記者  
詞當時以已所責距心與距心之所受責者一一為王誦之  
也寡人之罪指不與越以致民轉轉流離畢竟不能行大政並  
子望王之意也於矣

紙盡章

曰齊之有取同官之仇也今  
子之取守不修其失伍也亦  
多矣蓋天行何必無飢饉凶  
荒何必無風土正藉當事以  
之循循耳乃今之凶年飢歲  
予之民老羸轉乎溝壑壯者  
散而之四方者凡千八百子  
之失伍若此何以處之曰賑  
窮賑乏禍不田下非距心  
之所待為也孟子曰子為君  
牧民執之為人牧牛羊也  
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  
之者則必為之求牧地其為  
食矣求牧地焉而不得事有  
牽制如此則及半羊于其大  
乎抑亦立而視其死也曰居  
民故而不能為民請命比則

此章首二節紙盡感孟子之諷可以去而去下二節孟子因齊  
人之譏明可以久而久見守官守道之不同○士師職在邑守  
下辭靈丘而請士師非薛尊居卑謂我在外難以伸其忠士師  
則近王者也似也句虛註解近理以心在王室上看為其可以  
言得以諫王刑罰之不中也未可與言數月來見得近君之  
久聞刑罰之得失不為不孰矣豈徒知未審而未可以言歟不  
作豈王無實政而未可以言○紙盡感孟子之言因諫王刑罰  
不中而王不聽其言遂致士師而去諫處得事君之忠去處得  
守已之義突孟子一激之力○當言而激之使言當去而激之

平心之罪也然持戟有矢伍  
矣主帥制于上世誰牛年有  
勢彼矣據年于于八也誰故  
孟子他日見于王曰王之為  
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其  
惟于陸一孔軍心逐以問然  
之語歷人為王謂之王亦聞  
言而受責曰歲數民怙恩澤  
下下此列寡人之罪也

五章章論孟子謂地素曰子  
之辭矣立而謂士師于理何  
也為其在王之左右可以言  
時政之得失也死為可以言  
而請謂宜朝拜官矣秦說公  
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地素  
有數于孟子之言諫于王而  
不用遂致為臣而去齊人曰  
而訛孟子曰諫不用而去所

以少賦策則等矣君道不  
行而不去所以自為則子  
不知也公都子則而以告孟  
子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心  
官為我法為我制而不得  
其則列為官而去有言責者  
以言為事若為君而罪而不  
得其言則為言而去我居處  
師于齊無言之守無言之責  
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有  
餘裕哉

使去所以為地素則善矣此句輕重託孟子不能去一邊○古  
者封疆之臣各有土地人民之寄曰官守朝廷之臣為腹心耳  
目之臣所見所聞皆得上聞曰言責不得其職君制之也不得  
其言君遠之也進退只是去與不去之間倬有餘裕形容實  
廣自如意

此章見君子待小人不惡而厭意○孟子雖不受齊祿實為客  
卿于齊王使孟子出弔於滕蓋假以為重也弔禮事都不敢煩  
孟子故使驢輔行而獲他兩使之非意曰朝景見相接之殷  
曰及齊滕之路見相與之久及還也言自往至還也行事出弔

之事如牲帛祝嘏之文往來交際之儀皆是○位不為小見非  
隔于勢而不許言者不為近見非迫于時而不許言夫既二句  
言行事自有人理之不必與之言也要將孟子託言意勿認真  
自齊章

此章以盡心二字為主○筆曹友齊有急於行道意止於羸勿  
作觀望說只是瞻顧丘枕餘哀未忘不能遂前意不肯者謙言  
無治事之才厭以哀痛迫急言充慶言木已盡意欲從儉也孟  
子答語總是破此一句之疑○古者句輕引起下文之詞中古  
句見得聖人制禮因人欲盡之心而為節文七寸樹稱是一定  
之度上下通行得的然棺槨之制若此非直為人觀美之具必

列在齊卿不為小矣齊滕之  
勢不為近矣去而反之為日  
已矣而未嘗與之言行爭向  
也曰夫何事既或治之予何  
必言之哉

補新古輔行之使三不問小  
人之不可與共事不言之  
疑丑不知小人之不足與  
從德故不與言也深也托  
之事治其不惡也此正得  
待好權之道

自齊華請孟子自齊歸延其  
母于魯魯曾友齊而止于魯  
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  
肖便虞故治匠事方喪事之  
戚虞虞不敢請公願窮有請  
也當時所用之才若过于美  
然曰古者棺槨厚薄未有制

如是堅厚久遠然後盡人子報本之心看來不重制度堅厚但  
人子之心無可加借此少盡耳要在人心上說○不得即承上  
盡心來不得謂拘于分無財謂限于力悅即盡心無財只借來  
以伴不得句蓋孟子時為大夫而富充虞心不疑其無財也古  
之人指周公制禮以後之人用之是用棺槨獨字對曾字看吾  
何為字要全曉言為無財耶抑為不得耶○且此節答承說  
云必如此方為盡心非另更端之詞比及也形盡曰化及未化  
之膚而無使士親之亦事死如生之至情無怪不作快然說終  
天之恨豈有快時只此心無歉然不到處上言悅此言快絕是  
個盡於人心○君子指仁人孝子以為也天下猶云世上孝子  
決不為世上惜財物而薄于吾親致令心有不安處

沈同章

喪中古定制棺厚七寸而柳  
稱之斯制一定自天子達于  
庶人無異非但為外之觀美  
也蓋必如是之堅厚始可歷  
久遠然後及于人之心則  
未之美蓋由言而已然矣夫  
法制不得不可以為快悅家  
貧無財不可以為快悅得之  
而又不為財古之人皆用之  
以自及其心吾何為獨不然  
且比化者無使士親近其肌  
膚于人子之心獨無快然不  
恨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惜  
天下之寶而儉待其親虞何  
疑焉

此章上節就燕論燕見燕有可伐之罪下節就齊論齊見齊非  
伐燕之人前重二不得字後重二可以字兩節一意相闕下節  
辨已不勸齊之意即上節論燕可伐之意一說以天作主非天  
命而授受者為亂非天命而征誅者為僭此以天吏照看更高  
○沈同私問是私承王命而問現以其二字可見孟子不知其  
私只以公論而斷之曰可字不是虛說已是有可伐之罪子  
曾二句正明可字之意註受之天子傳之先君入在而不得勿  
位指來仕于齊者則可乎句非疑詞明言私爵祿者之不可也

沈同章論沈同以其私問曰

孟子曰

子於之不告于王而和子之  
命而私受之于子則可乎  
吾手之何以異于是此吾  
而後遂或問曰勤齊伐燕有  
諸口未也沈同問燕可伐  
吾應之曰可彼遂然吾言而  
代之也彼如問曰誰可以代  
之則將應之曰為云夷而代  
天討罪者則可以伐之今有  
殺人之者或問之曰殺人之  
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  
曰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  
為十師而代君罰惡者則可  
以殺之今以齊之无道伐燕  
之無道足以燕伐燕也本以

何以異於是謂彼燕之以土地私相授受何以異於以爵祿私  
相授受乎○曰未也謂我不過言燕之可伐耳未嘗一言及于  
燕也下皆發明未也之意彼字指齊君臣遽然其可而伐之更  
不為致詳人可殺指殺人之人言天吏奉天命士師奉君命非  
士師安得擅刑殺之柄非天吏安得問罪之師以燕伐燕見  
燕亦皆無道也何為助虐而勸之

燕人章

此章首二節陳賈曲為齊王解惡下二節孟子因其輕設聖人  
之過而責其不知處過大於賈有心為王釋惡孟子無心答之  
賈貴意在言外○齊之伐燕乘人之危則不仁致人之畔則不

齊王曰吾不用孟之之言  
有今日吾其甚矣其悔心  
之萌正將順之一机乃陳賈  
此于媚君而諂詞曰王无  
意于為惡也王自視与周  
公孰仁且智王曰惡以我比  
周公是行言也曰周公使管  
孟嚴管以殺畔夫畔公  
也管仲而使管叔則公也當  
昭之事知而使之陷况于惡  
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陷于  
料人是不智也不仁不智必  
居一于此仁智周公未之及  
也而况于王乎曾請見孟子

智王不用孟子順民心與弭兵之策此悔過一端詎賈逢其  
惡也王無慮謂王不必憂無以解惡也把周公來比者以周公  
使管叔監殷之時不知後來有畔殷之事今日燕人之畔亦是  
未逆料到此事跡相類孰仁且智即一旦字便倒在智一邊不  
仁是惡養天倫不智是失其逆料雖以仁智並提賈之意只要  
坐公以不智未之盡謂聖如周公且不能善善得智何况于王  
請見而解言去見孟子辨得公果不智則王致燕人之畔得以  
為辭○見孟子節辨論云歸重不智上何人是問其人品古聖  
人相德言不知也勿云誤使之只云事變叵測雖周公亦不知  
其將叛也有過指不智且字見公且然下于公者可知不知周



而為王辭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如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便管叔監紂管叔以殷畔也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不知之過與聖人且有過况以中三惑去之未流其不能無過可知矣孟子曰觀過者視其所處之地與夫常事之心乃周公則弟舍管叔則先矣兄惡未萌弟何忍為之廷糾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宜過而過豈常人之不宜過者可藉口為口實也且古之君子亦何必不過之特其處過之心與今君子異耳古之君子過則改而新之今之君子過則遂而成之古之君

公所處在兄弟之間彼心在王室亦信兄心在王室不忍以兄之心有異於己是其過過以誠也仁也故曰宜全在不忍逆探其兄之惡上發揮○過云不但古人之過與今人不同即古人之處過亦與今人不同也須知此節之慶典別慶不同過是有係乎宗社國家改是如何改只此心事不自檢護便是順是過已萌只依他做不為更改皆見皆仰又是於過則改之上添出不諱過意為之辭又是于過則順之下添出文過意誠是即上二句而充拓之也曰見曰仰皆就過諱為之辭作自文其過說宜重看

致為君子

子其禮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而過于經也矣今之君子豈徒聞之文而為之辭哉心欲強附于彼則委曲其言以文之求其見之仰之其可乎自愛者固當以古君子自許愛人者又豈可以今之君子教人哉

此章見器不可以利誘齊王失言處在萬鍾二字後欲當三節皆明萬鍾之不可得也○孟子為卿於齊雖未嘗受祿豈貴長臣故曰致為臣而歸其賜也以道不行故也○得侍謚言得侍賢者也同朝與孟子同在朝也甚喜是喜固有君子繼見語是別意非皆之也○不敢請者恐有于進之嫌見無枉道之音固所願者出于愛君之誠見有行道之心俱主去後說二句只順口氣講而枉道行道意當作學者補出○授室養弟子以尊尊養孟子以為光重全是為國家體面賢者豈為是羈留耶抑或子弟之意○時子陳子一是重君命一是重反托皆以為可置意○然若然其得之說惡知曰言時子惡知我之不可得也

孟子卷之六

上

六十二

此而得見乎夫不留之就見

而期之他日詞難卷而意則  
陳季子亦若之曰惟見之  
期臣不敢請然見王國臣之  
願也即此一言而甘重之道  
愛君之情俱見之矣他日主  
謂其臣時子曰我欲富吾國  
之中而後孟子以室莽弟子  
以乃通之祿使諸大夫國人  
皆有所給或現效于意為我  
言而晉之時子因陳子而以  
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  
孟子蓋皆意其可晉也孟子  
曰王之惡誠有甚者夫時子  
惡知我之不可留也留以萬  
鍾是富之耳如使予欲富則  
我前日為卿十萬之祿且鍾  
而不受而今乃受萬鍾之饒

此句內隱然指道不行而義不可留但此意難顯言故借利處  
言之作文只以可字欲字隱 翻說若曰予之來也意必有所  
可者其去也意必有所不可者予所不可則予所不欲也留予  
者該予所欲而可予不欲富則不可也而可者自有在也夫特  
子惠乎知之○引季孫一節只取壟斷二字異字虛下已明其  
異上使字是假使下使字是令使政是王朝公罷若使已為之  
又使子弟為之此一點警求之念便是壟斷嗜利之心私壟斷  
謂以其私意而行壟斷之術直指叔叔謂頃知孟子之言是辭  
此受彼叔疑是失此求彼壟斷是得此護彼跡似不同為利一  
也節內為政不用比辭十萬使子弟為卿比受萬並未有道既

不行之意不用出○未嘗壟斷之說只重一賤字為市四句特  
揭古之不經商以起下以所有易所無見無專利之計有司者  
治之見無經商之法治之謂平其物價而息其爭訟也有賤大  
夫有字亦味見得自取賤也左右望而罔市利就大夫心事說  
言貨物一到便散龍致之不便別得占其利有一網打盡之意  
賤者惡其專利也自此始字極重見不特駕禍於一時且貽  
禍於萬世欲富貴者如此則是以士大夫之貴下同商賈之賤  
太是羞矣

此章孟子主意止重誓之不誠全不在王命上觀繆公之誓王  
不行之意不用出○未嘗壟斷之說只重一賤字為市四句特  
揭古之不經商以起下以所有易所無見無專利之計有司者  
治之見無經商之法治之謂平其物價而息其爭訟也有賤大  
夫有字亦味見得自取賤也左右望而罔市利就大夫心事說  
言貨物一到便散龍致之不便別得占其利有一網打盡之意  
賤者惡其專利也自此始字極重見不特駕禍於一時且貽  
禍於萬世欲富貴者如此則是以士大夫之貴下同商賈之賤  
太是羞矣

此章孟子主意止重誓之不誠全不在王命上觀繆公之誓王

蓋猶有在也。孟子去齊宿于晉。有欲以已言而自為三留行者。坐而論其所以留之意。而不致命。不由王名。雖受賢。以輕賢耳。故孟子不應。凡而所客不悅。曰。弟子存宿而後。敢言固望夫子之我。聽也。乃夫子困而不聽。死乃絕人。之已甚乎。請勿復見。夫曰。坐我明語。子昔晉穆公嘗留子思矣。其所以能安子思者。以有人致穆公之意。于子思之側。而後子思留使死人乎。子思之側。則上情隔于表者。不欲安子思。而留之矣。以至世柳申誅賢。以子子思者。其過穆公亦有人調護之力也。

賸誠意甚委曲。無此一點委曲誠心。即奉王命亦不為晉。死一處字有味。○去齊宿書者有倦。屬望之意。然必欲留者當於齊王前看實稱道孟子之賢。使王翻然改悟。誠意留之方可。既不由王命而自為王。智蓋欲挽大賢之轍。以媚于王者。曰坐而言者。表其不恭也。不應不欲聞其言也。隱几而卧。不欲見其人也。一說不應不重。惠答之晉說。孟子向倦。望王追我。今竟以客晉則主無追矣。不覺一時感傷。而不應非拒客也。要其孟子一段愛君望友之意。方有意趣。○下二節因客不悅而明其絕之。由此晉行者疑有職位入親近王前。故孟子以維持調護之道。書之。入字是穆公使來道達誠意的。欲子思知已之敬。下人字却非泄柳申詳所使。乃魯庭自有人調護穆公使不失禮。兩段抑揚。重子思。過指平日不是。臨去之時。○為長者慮。責其平日也。子之于王不善。調信其間。以安賢者。乃欲為王留我。是為長者慮。而不及終公待子思處。子絕長者。○句只順題詰問方法。淡不直以上平字作也。字看無係註辭。○徑直

不能安其身而去。則教君使留之。其為賢者慮。而子乃款以區。空言挽我。去辭是為長者慮。而不及其人。所以為子思者。已無札而德長者乎。長者無札而絕子。亦可以自思矣。

尹士章。孟于既去齊而後。境尹士語人曰。孟于之于王也。今知其不可。為湯武而去。然前日不識王之下。可以。其不可。然至齊。則見于水。利澤也。千里而見王。其亦。可謂勤矣。不遇故去。其去亦。尹士章。孟于既去齊而後。境尹士語人曰。孟于之于王也。今知其不可。為湯武而去。然前日不識王之下。可以。其不可。然至齊。則見于水。利澤也。千里而見王。其亦。可謂勤矣。不遇故去。其去亦。

孟子卷之五

孟子卷之五

六十五

宣速矣乃三宿而後出書是  
何棲遲而濡滯也去就不决  
士則于此不悅高子以告孟  
子孟子曰夫尹士惡知予心  
我千里而見王意在行道是  
予所望也至為不遇之故而  
去豈予所不欲予之心固有  
天不得已者在也惟不得已  
而夫重拂乎尹士之心是  
以三宿而出書在尹士固以  
為遲于予心猶以為遲何者  
我之于王猶庶幾望其能改  
也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寧三  
宿以俟耳至夫既出書而王  
不召也則已矣予然後浩然  
流歸志雖然予之心終豈能  
舍王哉上之資猶是用為善  
則則之君不同王如用予

息以自潤在然且至上看  
出濡滯謂道既不行而去之不速  
指濡滯言士則茲不悅言不悅其有此也○夫尹士節叙已來  
齊之始及去齊之際的心事曰予所欲便見得欲王為湯為武  
故不憚千里而來曰予不得已便見其違其心之所欲今日沒  
奈何去了所以三宿而後出書○三宿出書在尹士為濡滯在  
孟子為猶速速字承上予不得已說來正和他濡滯意改字無  
下用字看謂改其功利之習也然不可用出庶幾望之詞此  
是出書時望王如此○既出書而王不召則去志已決雖然又  
一轉語都是出書後心事是用為善以王之天資其實可輔之  
以濟世安民王固口之用為善而又能用予王道則足以安

以齊王天下則豈待齊民安  
天下之民舉安王固待予  
尤待也○也勢改之予雖出  
書而口望之予一念終始不  
能忘王如此豈若是淺衷之  
小丈夫然我諫于其君而不  
受則怒悻然見于其面而去  
則不口之力而後宿我而何  
適其濡滯為也尹士聞之曰  
孟子為去道而為其君也雖  
然心于齊也心尚依于君  
則此大文天所為也士誠小  
人其何以度君子之心哉吁  
則予道寧復有大行日哉可  
既夫

之民民舉安重齊王身上言之正見是用為善處非謂已有安  
天下之具而不負其望也予自望之仍又是王如改諸則必反  
予之意此言其既去不忍忘一說王將何改即所謂用予也○  
予豈即一氣讀勿以言予之既去倦望王若此者蓋以厚道  
待其君豈若小丈夫以小嫌介意諫一不受輒怒怒輒去去輒  
窮日之力惟恐不遂其愛君之心何如予豈為之執合上條只  
一意反覆辯其非濡滯○士誠小人也言孟子欲去之始而不  
忍去方去之際而不忍舍既去後而猶不忍忘此君子之所為  
也惟君子然後知君子士安能知君子之心哉

充虞章

上孟五

六

充虞章

上孟五

六

色也。前日虞舜諸夫子曰：君子不得乎天而不怨天，不合乎人而不怨人。今也下怨其上，上怨其下，怨之也。孟子曰：吾之不怨有由也。彼一時，經常之論也。一時之論，豈可全哉？何必言此一時也？蓋黑詆天，則利復之交，泰觀千古，今猶環之變，五百年必有王者受命而興，而與間必有堯舜出，則可名于一世者，應期而出。此數之一起，亦時之不來也。其在今日，何如哉？由周之興，王而來，七百有餘歲，以其數則過千五百之期矣。以其時考之，亂極思治，正可以有為矣。當此之時，而不得乎王者，以五名世之業，天意未欲乎。

此章在重。此一時句，以時字貫到底，數字串說不可平。○充虞非疑言行相悖，不過謂君子當無適不樂，何故有不豫之色。○彼一時，謂前日所論之時為君子修身者言，凡不得於天不合於人者，惟反求諸己，爾今日所遭之時，則吾道窮雖無怨天，不無怨天，雖無怨人，不無憫人。○五百年節，援古以起下文之意。二必字，重看言自古明良遇合，有一定之期，以開平治于天下。○五百年必有王者興，數過五百，其興尤可必矣，是幸其過非限其過時，謂治平之時，亂極思治，則可以有為矣。越見得王者當興而已，當為名世意。○未節重一天字，根上時可來，謂數過時可而不得有為，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須渾、作翻語不必。

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而齊者之業，當今之世，合我其誰也。世不令我天不終亂，則吾何為不豫哉。而惟其不然，吾寧无深感耶。

用註中我之不過云云。夫字極有感慨，如欲四句一轉語。夫天句以明己所以不豫，非憂世樂天之說。言當今之世，若是我其誰為名世，又何不豫之有。惟其不然，故不免于有憂也。舍我其誰在當今之世，看出口氣不可誇。

補新言：此是欲用齊以安天下之意。意等意，惟不遇合而王猶是用為善而安齊。安天下尚可知也。故未出意之前，望之既也。蓋之於。

居休章

居休章：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于齊而不受于，深古之道乎？曰：非古之道也。言意善有所為，耳吾向也。于崇始其見一見之間，其言論似有不相者，而迷有去志焉。此志不說，其意不苟。

此章總是不受祿之故。非次節明不受祿之故，未節明不去齊之故。○仕而不受祿，指定孟子非泛問。○非也，作非古之道看。於崇見王時，王迂濶其道，此時已知其道之難行，所以是即有去志。變其去志，不欲留而復受其祿，便不免為祿故。雖然不受，通末節只用但因一字，不必云乃所以不去齊者，又何故。

受其祿蓋一受其祿則先以  
遂志矣然而未即去者又  
何也繼而有師旅之命于戈  
擾動既以遲遲其行朝上下  
戒嚴難以倉卒而言別以勞  
以情難以請去其久于齊者  
非我之物志也既非我志寧  
可復受其祿吾誠有所為而  
不受未可以古道例論矣

補新言孟子之志欲行仁義  
之道以比隆湯武而齊王  
之志欲富富強之畧以效  
法桓文此其道之不合也  
而後以祿養廢之此孟子  
之所以終于去也  
滕文章滕文公為世于之  
時將之楚以脩弊好乃枉道  
過宋而見孟子夫彼使事而

執不可以請、非專為國家多事、君臣情義有難、慈然亦是玉、庶  
幾改之意、久於齊、非我志、所謂不欲變其去志也、前以二志字  
相照應

滕文章

此章以性善二字為主、前後兩善相應、雖善國在治上說、格見  
人性只一善、○楚宋本不同路、將之楚乃先過宋而見孟子是  
不以交隣為重、而以見賢為急、則孟彘好德之心有足徵、○性  
善一句串說、當時孟子與世子言者不一其詞、據只發明性體  
根源本善、凡心術之微、至事業之際、可以葆合其初、毋誤其蘊  
者、靡不歷、相照必稱堯舜者、見死神至聖、無非從性善中來

今見賢此見也、于天性之善  
而人聖有視矣、孟子與之言  
大意謂性皆善、而必稱堯舜  
而庸之也、然談性善于性學  
不明之時、在時子不能无惑  
心、故止手自楚反復、是孟子  
他子曰、且子楚吾言性善  
堯舜之外、別无二理、夫道一  
而已矣、不規古人之言乎、成  
謂謂齊景公曰、彼聖賢大夫  
也、我亦丈夫也、吾何畏彼哉  
類滑曰、齊何人也、予亦何人  
也、有為若亦若是之聖矣、公  
明儀曰、周公嘗曰、文王我師  
也、周公豈欺我哉、由此觀之  
則人皆謂可為堯舜、無是  
矣、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

以重性善不重堯舜、能復性、○復見孟子者、緣當時論性紛、  
未能自信也、不是求卑、近易行道字、即作性字、不必說性之為  
道性、只是一個善、更無有不善者、與之對也、○三子以道無二  
故、並以聖人自許、此節須把三子可輕敘過、後把聖賢不足  
畏、有為、心若是聖人、為可師之意、渾融發揮、又要評他意氣、激  
昂、男子希聖的口氣、與下稟賦緊、照說不但證道一之白、賴  
之言、為景公發、勿認吾我字、是自道、丈夫只當人看、畏字是不  
敢擔當、意于何人也、非自謙、是言與舜同性、猶云、豈別是一人  
也、為字、要發透、為非、必自之意、見只自盡、吾性便與聖人一樣  
文王我師、謂我可師而至也、原是周公之言、只虛、說至周公

也雖非家勝之邦猶尚可有  
乘之勢倘能以性善為必可  
覆則希堯而克希舜而舜將  
五十里之和猶可以為善國  
也恐不能榮懷而有為耳故  
書曰善無不順厥成不瘵  
世于其篤信言言勿以疑而  
為不順之德也

兩新直首道性善而稱堯舜  
可為末云可以為善國正  
以善相狀說蓋性之善可  
以善吾身者此道也此道一  
善吾國者此道也此道一  
而中矣何不可為之有  
定公章謂滕定公薨世子謂  
傳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  
言性善堯舜之說于宋下  
彼不能志今也不幸至於

大故吾欲決于問于孟子若  
何而有命于性善若何而下  
愧于堯舜然後行長禮之事  
然友之知問于孟子孟子曰  
當喪禮久壞之日而有志于  
復古斯則不亦善乎然人于  
親无所解于心則親喪固人  
子之心所自及也故及其心  
當其具禮當于曰生事之以  
禮先聖之以禮祭之以禮可  
謂孝矣吾所聞于魯于者如  
此世子諸侯也諸侯之禮皆  
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  
三年之喪凡有常制齊統之  
服三年之服也歸而食之三  
年之食也自天子至于庶人  
親喪必以三年蓋三代以來  
共之世子亦以三年者自書

豈欺句方說同是一性聖人可到意各要得以性善入壽不妨  
○末節首三句欲動世子意將五十里尚末弱小有可為之勢  
善國善字不宜單在治道上說這善字全在性善上海承性  
統天下之同推性善之理以治之則善其身因以善處之民騰  
便是個好國且據理開說勉世子意在引書而若藥二句全欲  
發他有為意治深痼之疾必須毒藥去攻他方能拔其病根蓋  
性者必須奮發自克方能去惡為善而國可善

定公章

此章重親喪固所自盡句下面不可他求是在世子是誠在  
百慮此句○言於宋即性善堯舜之說世子聞言牢記在心

親之喪其性發見不安當時之短喪特遠然友問於孟子此意  
便有不問父无不問百官意○善之者善其喪禮久壞之時猶  
能以此為問親喪固所自盡一句是章內緊要語曰盡見不可  
一毫不慊于心曰自盡見不可一毫外求于人曰固所自盡見  
實在獨斷而不可畧為人掣阻然且後說未着世子身上言引  
曾子一段以重個禮字禮也者出于人心真切而不容已如此  
則安不如此則不安適中其天理之則也諸侯禮未詳其節自  
要其大綱在行三年喪齊衰斬禭皆在三年內此禮自天子達  
於庶人而其達也不但一時為然三代皆然此皆古今貴賤各  
求自盡而世子亦不可不盡也○定為三年之喪是世子欲自

其心而已發及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悅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于子之身而反復古禮不可且志曰喪祭先祖其意若曰夫有所受之先祖者不可易也世子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皆不我足也恐為君設所阻不能及于三年喪之大事子為我問孟子朕友復之解問于孟子孟子曰父兄百官之不可也他求者也古論禮者咸折衷于孔子孔子曰君薨為嗣君者以百官之事聽治于冢宰而自歆獨面深墨

即子位而哭其哀如此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心之哀有以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所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是在世子自及其哀而已人心言何足慮哉然友反命世子曰然以哀為先是誠在我之責五月未葬婦廬未有命令教戒百官族人可謂之曰知禮及至葬四方弟使來觀之但見世子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其真心足以服人如此非得于孟子之教而何哉

補為國章全直章章錄重志民事而行助以恭其民上若以教恭對說則失本支

我之心欲行則阻于衆人之議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謂隨他足不足勿管他只自盡其心而已君薨一段只是明真情在入自不容解不重上感下應說莫敢不哀非表其先君也愛親之心敬養而不能已入君以孝治天下之大機括位是哭位好是好以禮自盡是在世子堅其所當自盡也○世子曰然其不可他求之言是誠在我有當自盡斷不務意五月四句是志葬時緣自盡而感近人及至葬五句是方葬時能自盡而感遠人居廬是行諒陰之禮未有命戒是行不言之禮即孔子君薨聽於冢宰之禮也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即孔子歎而面深墨即位而哭之禮也可謂曰知是心裡道可口中說他

西晉書卷之四十四

上五五

七十



之亦若以君子野人對說  
則失眉王之必若以貢助  
對說則失立言輕重之亦  
前而問為國而結之曰新  
子之曰後而君將行仁政  
選擇使子結之曰有君與  
子其應自明

為國章 陳文公有感于孟  
子猶可以為善國之言而問  
為國孟子曰國依于民依  
于農民之農事不可緩規  
也國詩有云心我知民當其  
書則于茅當其常則索綯  
乘其屋而治之何若是則  
以此即此詩觀之我周家以  
農事開國者亦不忘於墜  
于威時即今日之不可緩

知禮親是四方來觀者弔是隣國來弔者勿混看大禮甫行而  
遠近胥悅蓋惟性本善故孟子說到懇切處足以動世子世子  
行到懇切處足以動當世之人心

為國章

此章新子之國分上是告滕君以民事之務下是告滕臣以民  
事之詳以民事為主上半總論助法當行正是急民之事學按  
特行助法所當行耳下半總論經界曰常制曰形體皆所以行  
助法而急民事責法特善言國中所有當行耳切不可教對養  
以貢助助說○民事暗指制產行助說不可緩是教文公當考  
做第一件非謂民事緩不得請向全要各經畫區處以應下

可也 故重民事當制民  
產之有常產共  
常產之有恒產共無恒心苟無  
恒產則無恒德不為已及  
陷乎罪去后涉而刑之是周  
民也焉有仁人在位周民而  
可為也知周民不可為則知  
常產不可不制矣是故夫君  
身仁人而在位身也仁則  
去若虛吾知其必恭仁則  
去無欺吾知其必儉恭則禮  
下而曲休其情塗則取民有  
制而不竭其產仁道也湯  
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為國而後視民事是後知  
制民之產其取之制  
之夏后氏繼曰十畝而計

等意勿泛講幽風志農也周公採民風而兼以告成王俾歛  
情狀究在目前可見不緩民事乃成問以來家法舊謂民自急  
其事自見君尤不可緩非是下且言民事必以不可緩之意而不  
仁者宜戒仁者且法○次節重無恒產三字恒產即民事民之  
為道字看詩活民有民之道而係于為盛禮上人以轉移而  
厚生澳性皆民所自具之道也有恒產則有恒心而為國民之  
仁無恒產則無恒心而為罔民之政此民事所以當急也○是  
故二字承上仁人不可罔民說來賢君是仁人不緩民事考言  
為國為民之賢君必恭而且儉既賦禮乎下而又取于民有制  
其恭儉為何如恭儉意事下不必太分拆要重取民上須知

五畝之輸以力貢穀人授田七十畝而代公家之耕以為助周人授田百畝而酌上下之間以為徹是夏殷周共或取一千什之中或取一千什之外其實皆什一也何以有常通衆力以汝之官也何以有助藉私勞以為其上也凡此皆先王之法定制以宜民也去果以何為為不著執木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著千貢也後世懲成豐約之中以為一定之常制既定則惟其法不惟其財泥其時不隨其變求歲粒米狼戾即多取之而不為度其則限其所後兩勇取之凶年糞治其田而本更自倍外必按其所以

札下亦為民而礼人君若存心民事自不敢輕侮天下士蓋禮之以致養於民耳陽虎節不是仁富不而庄的話必不仁然後可以為富必不富然後可以為仁為字有作為工夫孟子引來見罔民便為富不仁取民有制便為仁不富較重為富不仁邊然于制民常產之中而寓取民之制者莫如三代三代之制如夏每人授田五十畝而以貢法取民殷每人授田七十畝而以助法取民周每人授田百畝而以徹法取民名雖不同而一者在官九者在民其實皆什一也要重君未嘗多取意徹者徹也不是通行貢助之謂蓋耕則通驅無彼此之分收則均平無多寡之異如徹上徹下取通融之義助者藉也不干私田肉

而取盈焉取盈之害何如人焉為民父母取在仁民乃使民當歲凶而酌上上歸於歲助動而不時以養其父母又請貸乎人以蓋取盈之盈使老在博乎濟壘惡在其力民父母也流弊至此亦立法以之未善耳去助則寧有是耶夫田與祿二其相類也夫祿之法勝既行之矣獨以助為不必行其豈以其制之非周乎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乃有公田而周詩之諫如此雖周亦助也豈別有徹法哉恒產既制恒心可與去而設為定序季校以教之謂之序也取養老乃養也故也取之教者父也序也取者射

取民之稅而惟于公田內借民之力如賴藉之義此二句也後釋其名義正欲深著取民有制以見良法之中有美善當為治地節通是龍子之言孟子引之見今日當行助且貢不善也其台世行貢之弊非出貢之權也校度凶歲樂歲之中定為常貢之法此後世討便宜法也多取句是設詞取只是未嘗加多非于常數內及少之也取盈去非加賦只是要滿常數為民父母以下俱取盈說助然連着不得養父母說蓋一年養苦所取曾不待用以為養而盡以輸之於官其恨當何如且所有者已不待奉養而所無者又苦于借貸所以使老稚博乎憐聲也惡在其為民父母言彼之為父母處果在那裡也若助法

為義也。夏之卿掌曰：於殷之  
卿宰曰：存周之卿。掌曰：存周  
國都之宰。列三代共名之為  
宗。自卿而國皆所以明人倫  
也。人倫明于上而小民自親  
于下矣。此非由乃助法而益  
舉者乎。有王若起欲行制禮  
之政。必求取法于勝是。勝是  
王共師也。既可以師王共而  
何難力。因乎詩云：周雖舊邦  
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于力  
行之。而為王共師亦可以新  
子之國。而翻立舉人之耳目  
矣。為國豈外是哉。  
軍戰至末節。豈及公因孟子  
之言。遂一意欲行助法。而使  
其臣與戰。同井地之制。孟于  
曰：子之君將行井地之制。政

則應公田。所得之多寡。而取之安有如此之難哉。○滕既行世  
祿不可不行助法。蓋世祿出于公田。不行助法。則無公田。世祿  
何所出。必是加賦于民。玩一因字。隱然見。只未行助耳。有勉之  
使行意。○引大田之詩。見助不惟行于殷。而亦行于周。當體貼  
一雅字。此亦字言。雖周先王立法之初。亦以助為善而行之。而  
今怎麼不行。○童民事之。後民各遂生。禮義自然可興。設為句  
是指文。公當設學以教民也。教字內要隱一。模寫出。明倫意。只  
勿頭。愈耳。序者八句。叙三代建學之制。所謂養者羣鄉之老者  
皆就養于斯。取尚齒之義。所謂校者羣鄉之子弟皆授業于斯  
取養校之義。所謂訓則者群鄉之子弟皆比耦于斯。取規德之義。

還。于愛人之中。而使子董  
其事。于必勉之。夫仁政必自  
書。經界始。經界不正。則井地  
以未分。而不均。穀祿亦以未  
制。而不平。恒。產。澆。滄。便。于。侵  
削。是故。暴君。汚吏。必。慢。其。經  
界。以。亂。之。經。界。既。正。則。由。分  
田。而。制。祿。一。榮。利。豈。可。坐。而  
定。也。夫。滕。壤。地。雖。云。編。小。將  
有。為。君。子。焉。將。有。為。野。人。焉。  
無。君。子。莫。治。野。人。而。無。野。人。  
不。可。廢。無。野。人。莫。養。君。子。而  
分。田。不。可。先。先。執。端。于。野。外。類  
節。九。一。而。行。助。法。寓。公。私。於  
井。地。與。穀。祿。亦。有。所。出。矣。若  
國中。無。經。界。之。地。不。便。非。按。者  
則。行。什。而。取。一。之。貢。任。便。之  
田。賦。亦。將。以。通。助。法。之。弊。耳。

三者以其大有關係故。三代迭相為治。各取一義。以名其學。夏承  
揖遜。欲興天下之禮。諒則教之六德六行。故曰校。殷當革命。故  
曰序。周道尊。親。致。困  
大下于尊親之化。則教之養老尚齒。故曰庠。庠序校皆鄉學。  
國學也。以上只是叙三代建學之制耳。所以明人倫三句。方是  
學校。關民風。而人若不可不設。意皆所以字有味。作用雅味。用  
心。只要使民觸良心。而範之。倫理。將天叙本來一。勤破夢中  
得。醒。不。後。昭。揭。曉。示。也。燕。鄉。學。國。學。言。小。民。親。正。人。倫。明。處。指  
實。三。代。說。親。者。民。各。自。相。親。非。親。上。也。然。要。本。於。恒。產。之。立。有  
國。者。之。共。民。事。願。可。緩。哉。○有。王。節。承。上。來。言。助。法。行。而。學。校

然則祿可以養君子矣而制  
祿常法之外，則以下必有圭  
田以法祭祀其數則五十畝  
為一畝，君子設也分田可以  
養小人矣而分田常法之外  
千餘夫未授田者先給以  
十五畝為一畝，心設也。上者  
皆作七九一而取之中者而  
真善民俗也。當何如哉。但見  
死者徙者無出其鄉而此鄉  
之民全在一井之內出入  
則相友伴而全歡樂。守望則  
相扶助而全其捍衛。疾病則  
相扶助而全其困告。則百姓  
咸睦。民俗善矣。同井之制何  
如方一里而畫一井，內之  
田共九百畝其中為公田以  
養君子之祿。八家皆有私田

設此王道之可以世承者也。我能師禹湯文武如此奉行則有  
王天下之君起焉。必來取法於我。而亦欲如此行是為王者師。  
矣。註雖未能與王業未妥切。取法以養民為主而教帶言。○周  
雖即引詩言文王新命正業以力行也。力行亦重制產邊有激  
發自振不阻于卑弱意。新國主恢張國勢上看。蓋國依於民  
既得所國勢自然改觀。所謂肇基王迹者也。合上節俱是行政  
之效。皆激勵歌勸文公處亦字對文王言。  
畢戰至末  
畢戰以下逐段要點入經界字問井地先養後教也。仁政指井  
地。地字茂使字來要必副其任意。蓋井田王政之本而經界之

百一而全助力以養公田。公  
事。其後分而治其私家之  
事。一志一愛何其有序而不  
紊哉。所以別野人之分。且養  
君子蓋于親睦之中。而又寓  
尊卑之意也。然井田之法不  
而已。凡吾所記其規模  
之大畧耳。若夫變時因地而  
閏澤之。全不拂乎。亦而不  
恃乎。則在君子力行于上而  
操縱有法。則在下而  
輔理有良法。其田可分。祿  
可制。其于為國不。可。不。  
補新直孟子告滕文公。只是  
為國在行助法告畢戰。只  
是行助在正經界。故後段  
反復言助之。蓋助與愛通  
之道大抵九一而助付一

井田之本也。經界者經理其田之界。正恒產所以分。或有多寡  
偏侵。民便不得安其生。經界既亂。亂不正則公私中外之田皆  
無畫一的界限。故田無定分。豪強者得以兼併。而使小人失所。  
賦無定法。貪暴者得以多取。而使君子失所。暴君汙吏身為貪  
之尤。則問強者之兼併。故慢其經界。經界正則曰因界而有定  
分。賦因界而有定法。坐而定者言不勞可也。而卒也一反一正  
總按明必自經界始意。○夫滕節推分田制祿不可偏廢之由。  
將為二句分言其必有下二句不重相須意。只重不可相無。惟  
不可無君子。故當制祿。惟不可無小人。故當分田。然世祿滕固  
行之重。不可無野人。邊。○請野九一而下。不是泛論田祿正教

而後及中分也。其後  
私室。禮正。經界也。而後  
祭。即行。助也。行助。即取民  
有制也。取民。有制。即民之  
所以有恒產也。制民之恒  
產。正。不。緩。民事也。德是一  
套事。

不許。行。章。全。旨。許。行。之。托。神  
農也。意。欲。以。並。耕。亂。政  
耳。故。孟。子。闢。其。並。耕。之。說  
也。詳。其。陳。相。既。學。于。陳。良  
陳。良。原。是。周。公。孔。子。之  
道。者。而。何。為。學。許。行。並。耕  
之。道。並。耕。之。道。既。已。甚。謬  
而。何。為。又。學。其。治。市。一。價  
之。道。也。孟。子。所。以。深。斥。之  
也。中。間。誰。有。責。其。倍。師。正  
見。並。耕。之。不。可。崇。也。

行。章。孟。子。井。田。之。法。勝  
得。見。之。施。行。矣。楚。人。有。許。行  
者。欲。陰。壞。其。分。別。君。子。野。人  
之。教。而。托。為。神。農。之。言。曰。楚  
之。滕。種。門。而。告。文。公。曰。遠。方  
之。人。聞。居。行。井。田。之。仁。坎。頌  
之。一。區。而。為。氓。友。公。與。之。居  
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示。其  
分。之。所。宜。也。皆。相。讓。讓。席。以  
為。食。示。其。力。之。所。出。也。其。讓  
鼓。人。心。之。意。隱。為。富。于。飲。食  
間。矣。時。又。有。儒。者。陳。良。之。徒  
陳。相。與。其。弟。辛。負。素。耜。而。自  
求。之。滕。曰。聞。居。行。聖。人。井。田  
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  
之。政。蓋。亦。深。慕。之。意。耳。陳。相。一  
見。許。行。所。其。為。神。農。之。說。而  
大。悅。及。其。其。子。陳。良。者。而

之。正。經。界。處。請。字。承。上。定。字。說。若。曰。請。言。所。以。定。之。者。以。下。皆  
其。所。定。九。一。以。區。數。言。什。一。以。畝。數。言。野。外。田。可。井。授。九。區。之  
中。畫。為。一。區。養。君。子。而。野。人。收。其。八。區。國中。田。難。井。授。故。十。分  
中。把。一。分。賦。君。子。而。野。人。得。其。九。分。此。亦。所。以。濟。助。之。不。及。也  
九。與。十。是。分。田。一。是。制。祿。○。至。田。餘。夫。即。將。井。田。未。有。屬。者。操  
此。他。此。常。法。之。外。又。有。一。法。也。圭。潔。也。嗚。已。奉。公。無。私。而。利。已  
之。心。制。以。祿。外。之。祿。則。養。廉。之。需。可。不。廢。于。遠。遠。分。以。田。外。之  
田。則。八。口。之。餘。可。不。虞。于。不。給。聖。人。思。慮。周。到。不。欲。一。民。失。所  
一。念。失。于。此。老。安。少。懷。之。度。○。死。徙。節。言。井。田。之。法。有。以。善。民  
俗。蓋。經。畫。既。周。民。有。常。產。無。流。離。瑣。尾。于。外。者。非。死。徙。遷。居。之

謂。一。鄉。之。中。其。田。不。下。萬。井。搃。之。無。不。井。之。田。則。搃。之。為。八。家  
同。井。而。合。作。均。分。人。安。其。業。也。常。則。出。入。相。友。而。作。息。之。情。合  
變。則。守。望。相。助。而。防。患。之。慮。周。疾。病。相。扶。持。而。保。合。之。念。殷。如  
此。則。比。閭。族。黨。之。間。諒。然。仁。愛。和。厚。之。俗。於。井。田。實。有。賴。焉。○  
方。里。而。井。是。畫。野。之。定。制。井。九。百。畝。是。分。田。之。定。數。必。分。一。里  
而。後。可。以。周。井。田。之。度。惟。九。百。畝。而。後。可。以。稱。井。田。之。形。搃。是  
一。事。也。中。公。外。私。以。定。其。區。官。不。侵。民。不。侵。官。此。數。句。井。田  
形。體。之。制。即。上。講。野。九。一。裡。面。事。重。在。公。事。畢。三。句。上。下。之。辨  
民。志。之。定。都。在。於。此。畝。畝。之。中。有。朝。廷。之。讓。安。養。之。際。不。失。禮  
教。之。節。所。以。別。野。人。而。生。其。恭。也。當。時。惟。恐。助。不。利。上。而。去。其

子與陳相見孟子遂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矣君也雖去未聞道也夫君之君與民並耕而食養殮有給而燕治民之事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坐享于民則是病民而以自恭也惡得矣孟子欲許行並耕之非先即其不去並食乎蓋欲攻其不去並而先活其所不去力也而相果也曰去並許子方以並耕其君立有不種粟而食其殊不知粟得而種也自粟而外其不去並者尚矣也故又問之曰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又問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捐其

籍谷知其不然乎別野人與百姓親睦相應有尊君親土意非借此區畫而分別野人之賤也不可添出君子字觀後大畧句則註中詳字宜忌○此其節通承仁政必自經界以下來大畧即大槩也潤澤非文飾之謂所謂善用法也潤者柔而不硬澤者滑而不澁使因時化裁斟酌通融與民情土俗相宜耳在君與子句有千載一時不可虛過須要見三代之盛世德區區士雄間也形容此意出方得孟子屬望之意

許行章

者皆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力不自織曰害于味曰許子以釜甑爨以織

得平重須知許行立說只要將耕與治併在人君身上去做使君子小人混然無別孟子關他要將耕與治作兩項事故曰獨可耕且為只獨可耕且為一句已關倒許行並耕之說了下皆

以粟易之者既不以之粟而病陶治亦以其械器易粟耳豈為之械器而病農夫哉且許子若以不自有而資于人其為相房則何不為陶冶之舍使凡物皆取其官中而用之何為紛去也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如陶冶之類者不一不可以畔且為也曰去則治天下能可耕三力與夫大人有大人之事倘有大而侵小者人必以

此十一節是因陳相附和許行而詳闕其並耕之非○許行見孟子言三代之說為文公取重故託神農之說駕二帝三代之上欲諫動人主及天下耳着一為字見造言而託之者仁政指分田制祿言廬非市宅乃耕民之居與之處授一廬也數十人見惑之者袞衣褐見不用尊貴衣服捆織為食見自食其力此處已露出並耕意○陳相實為仁政而歸不比許行為壞法而

為樂小人有人之小事。勸者小而後大者。必以為倍。且不特大小之不相並。即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需者。惟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日亦不給。是率天下而略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居上而治人。勞力者居下而見治于人。治人者出賦稅以食人。治人者事供養以食于人。彼此相頌。天下之通義也。故曰治天下者。耕且為。何哉。補遺。或勞心。六句。正見治天下。其但治而不耕。以反。上耕且力之意。蓋許行倡先並耕。以陰壞孟子之法。故孟子闢他。仍要分別。君子野人。勞心勞力之說。

正欲岐而二之。非欲五而合之也。大人治人而食于人。是宜於上而未始不通于下。世之謂通義。惟其上而通于下。故為上之所宜。惟其下而通于上。故為下之所宜。此之謂通義。當堯三節。講治天下者。而可耕且為。則古聖人當先為之。然吾觀之。當堯之時。天下猶未盡平也。洪水橫流。地澁于天下。是以草木因洪水而暢茂。禽獸因草木而繁。植民無畔稼之地。而五谷為之不生。禽獸之偏于人者。莫驅而除。而獸蹄鳥跡之道。交于中國。堯為天子。而獨憂之。然不能自為也。堯舜為相。而能治焉。

來曰。陳良之徒。見所宗者正。與其弟辛。見天倫同氣之雅。非若數十人朋好之眾也。聖人之政。指湯武井田之制。○盡棄其學。陳良者。學許行。見異說易惑人。賢君淺。說個有志慕古惠民。意未聞道。指神農之道。不妨賢者以下。詳其未聞道。而不許言。賢並耕。與民各自耕。非耦耕之說。此句重看。饕餮非必親身為之大。既言其不食于民耳。許行見厚斂病民。便把倉廩府庫為厲階。惡得賢與賢者俱。指合神農之道。言與上賢君賢字不同。○許子節。歷誌其耕之不可兼者。以為闢之。地首二句。另講許子所能者。只種粟一事。自種粟外。一衣一冠一器一械。不能自為。必以粟去易。則陳相之說。立窮矣。自織之歎。當認承衣褐。冠素來。冠素只是無髮飾。不限白色。○以粟。節因其耕之不可兼。二者深闢其治之不可兼。耕以粟。二句。就上文兩個以粟。易看出。陶冶二句。就以粟易。械器上生出。勿而平。此見農工之相濟。處兩個厲字。從厲民厲字生來。且許子五句。一氣言三何字。不可脫上二句。詰其何不自為于已。下三句。詰其何必交易於人。百工二句。重許子農難兼工為字。是為百工。此即連上節。俱是詰問之詞。說者多于厲農夫。我不即補出。滕君豈為厲民。似太早。觀豈字。其字上。要帶詰詞。○然則治天下。句。要照本文。口氣。耕不能兼治。說若曰。治不能兼耕。則倒矣。為字。指為治。治天下字。要重讀。一日萬幾。意有大人至。而略也。見上下雅相兼。

使使為火正而掌六益烈  
山澤而焚之命歐逃匿以開  
准之水而注諸海決汝漢排  
漢中國可得耕而食也當時  
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  
入其故丹民並耕得乎然中  
國得食豈非親為之也又用  
桑為后稷之官而后稷亦未  
嘗親為耕也教民稼穡而樹  
藝乎五穀由是五穀熟而人  
民賴其養育然人之有道也  
飽食煖衣更居而無教則近  
于禽獸聖人有愛之使契為  
司徒教民以人倫父子則教  
之以有親君臣則教之以有  
別長幼

的或勞心至通義也見上下實相濟的有大人二有字重着見  
得各有其事不相混意且一人之身指許子所為備勿云官中  
備用只可云百工所為備具以待人之貿易率天下而路言兼  
為者無休息之期故曰或勞心六句只做四句讀或勞心二句  
見勢無心力俱勞之理下四句每二句相連勞心者非無所勞  
于人立網陳紀而治人彼勞力者不過奉令守法見治于人而  
已此一句重在君子治小人上治於人者非無所濟於人輸貢  
供賦而食人彼治人者不過坐享王食食于人而已此一句重  
在小人養君子上未句是斷語通共也義者宜也凡為上者皆  
宜勞心而治人凡為下者皆宜勞力而食人故曰通義不可以

則教之以有長朋友則教之  
以有信其教之之方何如故  
動之命契者有曰民之勤于  
人倫者勞以勸之向于人倫  
者未引其之匡之而繩其人  
倫之偏宜之而整其人倫之  
枉輔而立之無廢于人倫之  
中豈而行之無欺于人倫之  
內如此乎教不一法者使之  
隨教而不待勉強而自得  
之猶恐其已得淺失也又性  
而振作提醒加以惠意而教  
道備矣夫以得食之民而猶  
命官申教之無已聖人之憂  
民如此而暇耕乎  
既以三節講合而規之聖人  
固亦嘗羊民之愛推而思之  
已於亦未嘗羊民之愛非而

相濟說○當堯五節總見堯舜諸人只攷一汲去幹治人事  
更不惹着食人事正為大人之事而不侵小人之事者也淺見  
是引證或勞心數語意○天下猶未平猶字有味註明洪水橫  
流二句重看草木五句總見洪水之災草木未得四水而暢茂會  
獸得草木而繁植暢茂則五穀不登矣繁植則禽獸逼人夫獸  
蹄鳥跡正禽獸逼人處堯獨憂之所謂勞心以治人然惟舉舜  
敷治而舜因承堯命使堯禹稷契諸臣非必自為之者刑殲也  
蓋視山澤草木熾者而焚之九河瀆濶是西北之大水為堯憂  
諸州之患者汝漢淮泗是東南之大水為堯憂荆揚諸州之患者注  
江注海亦因其勢而利道之既有通分二意論是疏通決排皆



三之已內故堯舜以不得舜  
為已愛一得舜而治者之舜  
舜弟以不得舜而治者之已  
舜弟以不得舜而治者之已  
舜弟以不得舜而治者之已  
舜弟以不得舜而治者之已  
舜弟以不得舜而治者之已  
舜弟以不得舜而治者之已  
舜弟以不得舜而治者之已  
舜弟以不得舜而治者之已  
舜弟以不得舜而治者之已

去其壅塞也可得而食要味可字前此洪水則無可耕之地今  
地乎天成故可開粒食之原未就是穀熟也八年言其久三遍  
言其勤畢竟是懷襄之勢未除不得入也如此說方切不服耕  
意○平成之後粒食尚艱故舜命稷為農官以播百穀初種曰  
稼飲曰稿如示以耕耨收穫高下之宜樹藝即教民事育者係  
其生也人之有道道字即性中自有之道下父子有親等五有  
字正應此一有字皆因其固有而道字之勞之五句是命契以教  
教之方見聖人多方敷教委曲反遷履之勤惟恐人於禽獸  
意用力於倫者勞以獎勸之趨向於倫者來以招集之心恃於  
倫者匡以閑其邪事友於倫者直以導其枉四者正輔以立子

言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  
大惟堯則之蕩乎民無能  
名焉君哉舜也堯舜之有天下  
下而不與焉夫多名不與治  
至平堯舜止矣堯舜之治天  
下豈漠然無所用其心哉亦  
公于其大者而不用其耕耳  
夫以堯舜而不用心于耕則  
今之治天下者豈能管于堯  
舜耶而並耕何為也許行之  
說亦見其妄矣  
補新旨此結上意來說堯  
舜之愛堯舜之用心者大  
見是勞心者治人如此非  
是上愛是不暇耕也為不  
必耕之說也上文說兩個  
為之說今恐人謂堯舜是  
為欲者之治功也所說

人倫之中翼以行乎人倫之道使自得其所固有也德指勞來  
等之德意振是鼓舞又從而鼓舞其民使日新又新而我之德  
意更拳也此不重民心易放只重聖人憂民無已天下未平  
則憂洪水洪水方平又憂五穀五穀方熟又憂人倫主治者如  
此輔治者不得如此今日命益禹明日命稷契邪得有工夫  
去耕此不暇比上深一步在憂上說末節二聖人俱兼堯舜○  
堯以即是結上而節勿分上為不暇耕此為不必耕蓋有堯舜  
之已則有堯舜之憂有農夫之已則有農夫之憂堯舜以天下  
為已故不得舜禹皋陶分明是為天下而却以為已憂已字便  
見天地萬物一体之意講內要在已字上生議論農夫也三字

是愛乃為天下。以下。天下。是之。已。德。為。已。即。為。天。下。此。之。最。好。相。照。相。將。看。若。是。用。心。千。耕。便。小。子。而。曰。夫。我。昔。是。用。心。千。耕。亦。氏。而。已。而。曰。君。或。於。其。無。能。名。如。不。其。知。見。其。心。道。天。地。力。物。之。中。而。不。在。應。祭。矣。遺。之。由。

吾聞五節。謂天許行。不足。洽。不。慎。一。見。而。悅。之。亦。異。子。云。所。聞。矣。吾。聞。用。中。夏。禮。義。之。教。而。變。化。蠻。夷。之。人。者。未。聞。以。中。夏。之。人。而。反。變。于。夷。者。也。陳。良。楚。產。也。脫。周。公。仲。尼。之。道。社。于。乎。中。國。此。方。之。孝。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有。志。務。俗。崇。儒。之。士。也。子。之。兄。

用。之。人。反。見。夏。于。夷。如。此。也。獨。不。聞。孔。門。諸。弟。子。之。則。以。尊。其。師。者。昔。者。孔子。沒。心。喪。三。年。之。外。門。人。治。任。擔。而。將。歸。必。錫。于。子。青。相。嚮。而。哭。皆。失。言。然。後。歸。子。貢。及。而。錄。室。于。墓。墓。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貢。于。張。子。游。以。有。若。象。似。聖。人。歎。以。所。師。事。此。子。之。禮。義。之。變。皆。言。子。曰。不。可。夫。子。也。也。尋。常。言。不。不。狀。其。難。始。終。陽。以。象。之。始。不。可。向。已。亦。不。難。言。不。過。借。籍。于。如。流。振。教。亦。未。九。耳。未。可。以。不。夫。亦。未。有。者。若。我。今。

見堯舜不膺為意。○分人教人，俱是治天下者。亦主夏言。謂聖

人之無養而分之以財，但曰惠耳。而惠固難遍也。夏人之失性

而教之善，但曰忠耳。而忠亦有限也。惟為天下得人，則即此為

天下。一念是以天下為一體，我之精神命脉，及天下通。豈不

是仁。只主我心懇切，不主澤民，說是故知其人可以授天下。便

把天下其他這只爭個能捨不能捨，却是容易的。若要得一人

以任天下，私毫少誤，便害許多大事。此真為君者所難。要在為

天下三字發出一段難的意思，難是質詞，不作知人不易。○孔

子節引以詆堯舜不用心於耕，總結上四節。意只取無名不與

兩句及起用心一句，無名是忘言之化，不與是無為之治。似皆

無所用心者，不知堯舜之治，豈無所用其心，而能豈敢於時不

用之於耕耳。不用於耕，尚隱然有用心於荷人意。豈無二字要

還他若只說有所用心，去不妙。用心即上夏字，即前勞心

吾聞五節

此五節反覆貴陳相信師之失，但責信師處，亦是闢立耕前後

只是一意。○用夏變夷，用諸夏禮義之教，變化夷狄之人，使從

吾教也。陳良六句，言陳良用夏變夷為可師。周孔之道，即禮義

及此。學於中國，自北方而右。濡染於周孔之教者，深良，固未無

或過於北方之學者，在楚國而言，可謂自撥流俗而為夏禮之

士也。子之兄弟三句，只渾、說他不善變，下面方詳責其倍師

七則... 亦與先王... 而卒之亦與... 孔子美吾聞人之自勉出... 谷而道高者有之末則愈... 得愈卑及下喬木而入于... 谷者亦與矣我與頌曰戎... 且應亦有是然周公于... 之人方且廉而擊之... 幸念夢即或亦為不善矣... 其如兩季于陳長何哉不... 事因不足惜而以並稱之... 過天下亦何如... 補新... 雖言其信師自... 一段... 非先王之... 則... 宜... 勝蓋不用... 耕... 外... 中... 若... 居... 民... 而... 無... 時... 矣... 矣... 以... 變... 於... 庚... 庚... 矣... 矣...

學許行之非。昔者節舉聖門皆不信師以責陳相而曾子受較重共三子將歸而入揖子貢必子貢主喪事相向笑者悲生所宗也。此是群貧之不倍師及海也。錄室於場。質居極思泉之切也。此是子貢之不倍師。子貢等欲事似聖之有石。不見不倍師處。但只是想像聖人言行氣象。曾子直窺其心。休而舉。江漢之濯。秋陽之暴。形狀之蓋。心体原空。洞。聖人獨全其心。体無一毫點汚。殆濯之以江漢者。然無一毫障翳。殆暴之以秋陽者。然總是一疵不留。萬里明淨。極其潔白。而不可尚者也。此曾子獨寫聖人之真為尊師之至。舉此重責陳相。亦先三之道。謂非諸夏禮義之教也。作非毀看者。其妙。曾子不爭以之。其

不善變相。雖中間說出。悅周公仲尼之道。而引孔子。波一節。與仲尼。相應。引周公方且。應春秋時。楚子以。備王。楨。夏。中。國。君。臣。之。義。故。斥。之。為。南。蠻。荆。舒。從許子二節。講陳相。猶。至。此。其說也。乃曰。許行。不。世。有。齊。人之。淋。而。且。有。齊。物。之。法。天。下。一。而。之。中。不。勝。異。者。由。大。物。價。之。不。齊。也。若。其。許。子。治。市。之。道。則。而。價。不。二。因。中。無。偽。雖。使。五。尺。之。重。而。亦。無。有。或。欺。之。者。如。布。帛。有。長。短。也。但。論。長。短。同。則。價。相

若陳相乃師非聖之許行。故曰。異於曾子。出入各當就學。術趨向正意。講口氣不可。似引詩而相之。倍良學行。在言外。見之方佳。○我狄二句。是詩。同公一句。是孟子釋詩意。以起下責之。詞周公方且。應之懼。十國齊而為夷也。今許行之學。即是戎狄。即是荆舒。子是之學。是為戎狄。所變。甘。周。公。之。所。膺。也。從許子二節。治市之說。節外。生情。為許子辨。且見已學之。是故孟子又。之。○市價不貳。是主惟不貳。所以無偽。而莫欺。見其道能。遠。朴。若。雖。並。耕。而。得。暇。人。雖。交。易。而不煩。四個價相。若正是一。貳。之。實。都。不。論。美。惡。精。粗。但。以。度

若時綏綏絮而輕重也但論  
輕重同則價相若也其有多  
寡也但論多寡同則價相若  
儼有大小也但論大小同則  
價相若夫然則物無獨高之  
貴而無獨賤之心進與百工  
交易而不必煩此許行有得  
于神農之道而可從耳孟子  
又從而闢之曰夫物之好醜  
異質良楛異功不能齊一物  
之情也吾先其不齊而較之  
或相去以倍者或相去以徒  
者或相去以什者百者或相  
去以千者乃者子比其不齊  
而同之是亂天下也設若巨  
屨小屨同價人豈肯為其大  
者哉而後可推矣蓋許亦一  
價之適將使人競為濫惡之

量權衡齊之如長者一樣短者一樣價不足長其短同價長  
短以丈尺言輕重以權衡言多寡以量斛言大小以形體言○  
夫物不齊至千萬言物理不可強同下惟其強同之害不齊言  
精粗美惡不齊也物之情言氣化參差人之巧拙乃自然之實  
理也倍徒十百千萬是一物而精粗美惡相去之數不齊如此  
不齊處便是物之理因其不齊而不齊之便是因物付物違物  
之理而強欲齊之這便是亂天下非禍亂即下相率而為偽  
者也巨屨以下正中明同價亂天下之意何也物有精粗美惡  
猶屨之有大小若巨屨小屨同價人不肯為其大論精粗同  
賈人不肯為其精相率為偽正天他國中無偽之說此極言

物相率而為偽者也  
如能治國家然則許子  
之論豈特並耕之說為不可  
從耶

行不可從以見陳相所學之非  
墨者章

補新章孟子闢許行齊物之  
非無水中明已前偏分田  
制得之法焉必可行以全  
臻之治也滕治雖不終而  
人倫物理之分從此不決  
裂于異端之道則孟子之  
力大也

此章只重一本二字人以本生愛因本五本一則愛自不能不  
差等此人心自然不容已處更之雖漸于墨教而厚塗其親仍  
有個一本底意思在乃其良心不容晦處故孟子從此處挑動  
他天之生物三句是從生人之始說起以天理明一本之義蓋  
上世節是從堯親之始說起以人情明一本之義道得天理人  
情沉痛悲切宜夾子之聞言而悟也○墨者是治墨翟之道者  
曰夷之而冠以墨者見其初不幸而陷于墨也學於墨而求見  
吾儒其心必不安于彼而慕乎此便有反正之漸了孟子不

之學于墨而不安于墨因徐  
而求見孟子孟子恐其心  
之端而言難入先却之曰吾  
聞顏元今吾尚病也他日又  
往見孟子不必求也他日又  
求見孟子孟子因徐詳以廣  
之曰孟子求見至吾吾今則  
可以見矣但彼此學術不同  
不直言以相証則道隱而不  
見吾且舉孟子之事以益之  
吾聞孟子學于墨者墨之治  
也以其道為其道也夷子思  
以墨之道主世教而易天下  
豈肯以薄塗為非是而不之  
貴尚也薄者貴則厚者賤然  
而夷子莖其親厚則是以所  
貴者教人而以所賤者事親

也此迹刺諷而後然差果何  
故耶徐子以告夷子夷子將  
以已之厚塗為是則與其道  
之薄塗矣夫以墨之薄塗為  
是則已之厚塗又無涉矣子  
是為兩據之詞曰墨者以薄  
為適固也儒者之道亦有之  
古之人亦儒者也况其言曰  
若保赤子此言果何何也倘  
亦兼愛之指乎但之意則以  
為萬物一體用愛與無差等  
第所施之厚則有親始而後  
及之人耳是儒者未嘗不兼  
愛不待以墨之兼愛為非而  
吾之厚塗正施由親始又豈  
得謂以兼愛也孟子曰夫  
夷子所學愛無差等皆信以  
為人之親無死之子為若親

輕見而託疾以辭之重吾道也夷子不來今夷子不必自來○  
他日又求見仍是因徐子吾今則可以見鑿其誠也當時楊墨  
之言而天下不直言以攻彼之失則吾儒之道不著我且直之  
且字有味謂未即見之而且盡言以相質也吾聞七句正是直  
言處以薄為道如何思以易天下彼其意謂天下皆吾一體何  
問親戚使天下各無親無疎畧無差等共納于大同之治故其  
說足以動人而思以易天下者豈以為薄道非是而不貴也是  
字據此道言直字據彼崇尚此道言惟以為是故貴尚之兩貴  
在薄却又莖親厚則是賤爭親子只要激出他本心來不是真  
個說他賤事親要他以薄為貴○夷子所稱儒者之道古人若

保赤子此言何謂是轉語之詞如云孟子譏我兼愛乃儒者何  
故必有是論之則以為愛無差等保民與保赤子同但施則由  
親始此子之所以厚莖其親也愛無二句是夷子詭辭盡詞根  
若字來故孟子特助愛無差等而必之夫夷子以若保赤子為  
愛無差等者豈以儒者之道為親其兄之子若親其隣之赤子  
而果無分別乎彼書之言自有取譬而云爾也赤子匍匐句正  
解書意言書之意以小民無知犯法罪不在小民而在上失其  
道若赤子匍匐入井罪不在赤子而在父母不謹故為若者保  
民之無知若保赤子之無知也書之取義如此豈如墨氏兼愛  
之謂乎天生物三句見人各本一父母決不容無差等的一本

其親之赤子乎。子雖同而親  
則別。安得比而同之。彼書所  
謂若偶赤子者。蓋別有取。又  
爾也。彼謂小民無知而犯法  
非民之罪。猶赤子無知而觸  
刑。將入其罪。赤子之罪也。故  
人君保民。當如保赤子。豈愛  
無君等之謂乎。且物生于天  
本于親。是父母本為吾一本  
之親。實天使之。斤有二乎。而  
夷子。若人視親。何二其本。此  
其為蓋安之故也。蓋亦反其  
其甚親之心乎。蓋上世禮制  
未起。嘗有不甚其親者。其親  
先別舉而委之于。察相沿以  
固。大迨他日。其愛極極  
大。情助姑。嗥之不齊其類  
也。汗此去。而而不忍視。是此

猶云一脉也。二本二字。主夷子心下。二視之說。情不鍾于一脈  
之父母。而有所岐。而二之故。太惑不解如此也。俗講父母固一  
本路人。又一本殊不得題趣。○蓋上世。因其厚。蓋之本心。而  
痛言之。所以深明一本之理。上世之委親于察。非忍棄之也。禮  
制未起。不曉如何。痛楚。故姑置此。他日。過非偶然。經過分明。既  
委。淡不忍。忘。後。姓。過。後。回。即此便見。天性之切。及見其親。為物  
所傷。殘不忍。正視不勝。慘。愴。之狀。泫然。墮于面目。此為人。此言  
非為旁人見我。薄。類。如此。而發。愧。也。哀。痛。迫。切。根。於。中。心。發。出。  
正可。驗。其。一本。處。豈。歸。字。有。急。之。義。極。之。誠。是。句。是。越。下。語。  
蓋以。掩。為。是。則。此。一。點。掩。心。就。是。孝。子。仁。人。之。心。不。滿。到。甚。親

也。非為人見之。而此自其中  
心哀痛。而達于面目之間。蓋  
勿反。憂。懼。而掩之。而整理之  
禮。舉。矣。掩之。而誠是也。則孝  
于仁人之掩。其親亦。有。道  
以厚之。而不以薄為貴。矣。今  
夷子。厚。其。親。似。有。合。夫。仁  
人。孝。子。之。所。為。而。不。味。一。本  
之。理。乃。謂。愛。無。差。等。而。感。于  
墨氏。二本。之。教。謂。之。何。哉。徐  
子。以。告。夷。子。夷。子。聞。一。本。仁  
等。之。境。而。感。動。于。心。惟。為。力  
聞。曰。及。子。已。命。之。矣。是。夷。子  
之。不。終。于。也。

此喚醒他處。則必去。道。甚。令。蓄。不。可。露。厚。華。字。因。上。通。說。情。故。  
揭。通。字。見。為。天。理。人。心。至。極。非。私。情。也。○上。節。說。得。一。本。極。切。  
故。夷。子。慙。然。自。失。有。齋。本。是。昨。非。意。命。之。矣。謂。吾。雖。未。親。見。孟  
子。而。聞。其。所。以。言。已。不。以。教。命。夷。子。矣。須。模。寫。他。恍。然。悔。悟。意。  
陳代章  
此章首二節。明不可屈。已往見。後三節。明屈已往見之。斷不可  
為太意。歸重末二句。要發。在不能直之意。不論直。尋直。又大抵  
有所在。決不能有所直。○代亦知孟子。求急。功名。但欲其。急。于  
救世耳。故以不見諸侯為小。即今一見之內。便含有不待招。意。

補新道。夷子。厚。其。親。似。有。合。夫。仁。人。孝。子。之。所。為。而。不。味。一。本。之。理。乃。謂。愛。無。差。等。而。感。于。墨氏。二本。之。教。謂。之。何。哉。徐。子。以。告。夷。子。夷。子。聞。一。本。仁。等。之。境。而。感。動。于。心。惟。為。力。聞。曰。及。子。已。命。之。矣。是。夷。子。之。不。終。于。也。

上五五九

以愛親之心只是觀天之

人物之一本處一本字是

吾人一生用事之真跡亦

此重歸儒的原脈庚子之

原差營于一本也而蔽于

墨氏之重愛則二本也一

本是命于天二本足蔽于

人蔽于人是墨氏之命

于天是孟子之命之

大則以之建三王之業小則以之成五伯之勳而以字自輔

上說三句就是枉尺直尋之說又引志之言而解之者明

有此言宜若可為是陳代解畫畫言所屈者小所伸者大而

為之也○引虞人見其不可往以破他今一見之句尚未及枉

尺直尋之非下三節方破他尋尺之語不至將殺之有守死不

往意而不志字只言其立志如此不往屬虞人取字屬孔子

人守官既為孔子所取若君子枉道則又為孔子所棄何哉

言如之何其可也有令人惕醒意耳夫句非謂志之而言以利

言乃謂陳代引此是以利計之也此利心可為欺都是詰難詞

非徒究利之流弊也註解甚言其不可語意最是二利字就

君子非不欲有所建明而每

便循不敢進焉良以士節不

可枉耳昔者齊景公田招虞

人以大夫之旌虞人不至公

將殺之孔子美之曰志士固

窮念不忘困在清整勇上

輕生念之不忘危喪其元氣

人其志士勇士乎孔子奚取

于虞人而贊之若是取旌非

虞人之治而不往也如士不

待諸侯之招而往見之何哉

處便宜上看，不以貨利言。○王良之事，輕敘過繁，要只重我不

貫之句，與發乘御在王良對在發矣。曰賤工者，因其無所獲

而言其不善御也。請法非欲辭賤工之名，以求明守法之初意

耳。良工言其善御也，此非拙于前而工于後，乃廢法與不廢法

耳。吾為之四句，正言其不可之意。引詩二句，重射一處小

人。王良人御已上見，請辭者辭其學乘之命也。論知能馳驅

即言已守道意。論即枉道求合意。孟子引王良見在已者，當

重而不可向人也。正意在卜節。大王良特一御耳，且不肖以

多獲之榮，博比匪之辱，而謂君子可詭遇於人世，是則何見比

謂舍馳驅正法而阿比之也。比而將之句，是進言乘與為比之

謂舍馳驅正法而阿比之也。比而將之句，是進言乘與為比之

謂舍馳驅正法而阿比之也。比而將之句，是進言乘與為比之

謂舍馳驅正法而阿比之也。比而將之句，是進言乘與為比之

謂舍馳驅正法而阿比之也。比而將之句，是進言乘與為比之

謂舍馳驅正法而阿比之也。比而將之句，是進言乘與為比之

謂舍馳驅正法而阿比之也。比而將之句，是進言乘與為比之

謂舍馳驅正法而阿比之也。比而將之句，是進言乘與為比之

謂舍馳驅正法而阿比之也。比而將之句，是進言乘與為比之

謂舍馳驅正法而阿比之也。比而將之句，是進言乘與為比之

謂舍馳驅正法而阿比之也。比而將之句，是進言乘與為比之

謂舍馳驅正法而阿比之也。比而將之句，是進言乘與為比之

子曰天下之賤工也夫奚以  
或曰告王良曰請復之琴  
琴不可廢而後可遂一朝而  
獲千金者琴奚反命于童子曰  
天下之良工也夫奚以良之  
而良之所以良者彼不知也  
簡子曰我使王良專其技乘  
謂王良不可曰吾為之執  
我執鞭而車必以正彼終日  
未獲一兔之詭出而此為遇  
一朝而獲千彼小人也詩云  
御者不失其馳射者盡矢如  
此君子之射也我不買此小  
人乘請詳王良一御者耳目  
蓋以御驅之法為詭遇之獲  
而此射者比充其羞之心豈

心若丘陵臨應枉尺直尋且子枉尺直尋之言過矣一枉已則  
終其事業廢于一旦欲成王伯之業得乎此君子所以直已守  
道也然則枉尺諸侯奈何以小節視之

聖者章

特獲十不為則行會數若丘  
陵之多彼高以得小價夫何  
不復伸而有所不為也如士  
枉道而沒彼諸侯何也守無  
出御者下耶且子所稱枉尺  
直繩之言過矣枉尺者枉已  
之說也枉已則義求人之直  
而人已效我之枉人見我之  
枉而我終無以成人之直未  
有非直人者也而况乎我王  
伯之業乎代索何以不赴諸  
侯為小節也

此章只以順為止四字誅盡行儀心事而見其不足為大丈夫  
未節言丈夫之大在性不在勢○丈夫就氣焰上說一觸其怒  
則以稱兵說進而他國諸侯懼一有安居之心則以罷兵說進  
而天下戰爭禍息以一人係天下之安危景泰稱之子為大丈夫  
夫正為此也○父命如棄爾幼志順爾成德等語世命如勉之  
敬之夙夜無違官事等語戒之又在命之外禮大夫之冠父命

之以守已豈若女子之嫁母命之以沒人哉引禮重臣無違夫  
子止以順為正是孟子鮮禮之言謂二子揣摩世道之言也  
取權勢以赫人不知其阿諛苟容之態却是妾婦之道何無未  
門儀衛之嫁日秦開越壁儀衛之改家點諸侯之喜怒以為喜  
怒儀衛之無違夫子○居廣居三句不必點仁義禮字此得忠  
善包羅四端咸備胞與民物覆載八荒何廣也一終不存念  
宅于此為居性中中正之體檢押其嚴執度其餘端方整肅曰  
正位性中通達之體不落旁騖光明正大曰大道立者不屈也  
行者不阻也天下守勿放過直到至極處無一毫虧欠方是守  
志不降志形容他所居所立所行之真切處與民由之難說是

世之為已聽一人心之喜惡



非大文夫而何孟子曰是馬  
得為大夫乎以是為大夫  
天子未嘗禮乎禮大夫之冠  
而命之若女子之嫁也則  
之命之往送之門成之曰往  
之女家必執必執無違天子  
夫敬成無違蓋言頃也可見  
以順變為正者妾婦之道非  
大夫之道也此可謂定儀  
之品矣乎不以妾婦而以  
為大夫亦未識大夫之深乎  
夫所謂大夫者居則天下  
之廣居有宇宙軒楹之象夫  
立則天下之正位有板特  
坤之象矣行則天下之大道  
有指揮六合之象矣得志則  
出所居而立而行者與民共  
由之不得志則獨行其道富

必與斯民共居廣居善立正位正行大道只推其所居以遜  
天下推其所立以範圍天下推其所行以化裁天下即是與民  
由之意要之成物也所以成已大丈夫聽屬天下以成其身  
者固如此至不得志而獨行其道正其守典廣居正位大道以  
善其身也此二句是說一生受用此三者不隨不移不屈是  
說受用三者的雄壯處任憑千條萬緒震撼擊撞都打不倒此  
是一人總千古之道跡一身立百代之操持大觀在物表靈光  
獨守內大夫夫蓋如此與妾婦輩不同

周需章

此章孟子拈出一道字便見及皇人無非為道全要得道

而後武不能抗而此  
結持在性命之中寄意在  
風塵之表五百年不朽之治  
統賴此一人義皇表一錢之  
道統亦待此一人而不滿大  
大夫亦豈儀符之願人主若  
所敢望哉  
周需章講周需問曰古之居  
于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  
三月無君則皇如也而出  
經必載費以求通公明儀曰  
古之人三月無君則不勝其  
憂而弔以傳公明儀之言觀  
之則古君子之仕可知矣曰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太急水  
曰其急也以無君則然大  
不詳不也也之仕而夫

重道意與答陳代之問同。○仕以行道為國為民君子用世之  
本心所以古之君子皆任引傳及公明儀正終在出類是  
失位之初不可認做三月後事惟皇人無君故出類必載費  
庶不至三月無君。天呈：出疆相連看那指自家憂戚非他人  
關其失位也無君。出先有位而後失位言見已仕矣位尚且  
皇、且弔則未仕。皇且不為世用也。○需以三月無君費幾  
何時吾道未至終。初于此而弔何其急也。○士失位即重士邊  
諸侯伴言諸侯耕助四句及惟士無田一句是禮文餘皆孟子  
解禮犧牲四句本諸侯失國而言無田是不仕而無田祿也性  
殺三句本土失位而言蓋祭必備諸品士失位三月便闕一時

也。曰：諸侯耕助以得祭祀之樂。夫人蠶繅絲織以為祭服。之衣服。若失國在外而儀。不取。祭服。又曰：惟上不備。不取。祭服。又曰：惟上不無田。則牲殺器。此衣服三者不備。不敢以祭。則世心不敢自安。安亦不足。周霄文曰：孔子出。無必。載。荷。也。曰：士非仕。無以行道。徒農夫非。無以足食。也。農夫豈為出。而舍其耒耜。於土之。而必。我。我。耳。周霄既得。孟子頭。仕之心。乃為切。詞。曰：晉國亦君子。治官之。國也。未嘗聞。無君之。出。無之。載。仕。

如此。其意。也。仕。既如此。其意。則。君子。宜。為。仕。矣。乃。猶。有。不。見。諸。侯。而。難。于。仕。何。也。曰。君子。所以。難。仕。者。西。也。失。身。于。可。難。耳。彼。大夫。生。而。願。為。之。有。至。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凡。為。父母。者。就。無。是。心。也。未。有不。稟。命。而。行。者。若。不。待。父母。之。命。嫁。婦。之。言。而。錯。以。情。以。相。親。喻。牆。以。相。浚。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其。欲。仕。之心。豈。不。猶。父母。之。于。子。也。大。而。愛。名。也。其。于。愛。國。家。重。則。進。其。于。重。君。否。九。思。夫。臣。身。若。合。決。五。道。之。防。而。不。由。也。彼。不。由。其。道。而。往。于。仕。是。者。是。亦。鑽。之。類。也。不。惟。自。惡。而。心。亦。我。之。矣。此。君子。

之祭不得遂其孝思而心不自安故可弔弔是弔其不得祭非弔其不得君也○出疆便載質必急于仕也故霄又以為問○士之仕以士為主士出疆以為仕也農出疆為耕也農夫不以出疆舍耒耜言往他國以求所耕之地必負耒耜以往士言為出疆全質費哉須知其質之待其耒耜方以此見之○仕如此其急兼則弔載質二音○君子暗指孟子難仕暗指不見諸侯此二句是周霄詰問本音○孟子方告以難仕之故文夫生四句輕引起不待五句正壁○不由其道而往意賤之者惡其鑽穴踰墻而合不以正也○古之人孟子自寓又惡不由其道句極重道正路也正殿穴字墻字○曰鑽踰就不由正路了仕而以他途進

惟門入便是不出道堂○次字惡字挑醒大發其不苟仕之心俱承上孝親之仁事君之義二項來入講然不可少下之句講下之句正明其可賤也○君子之惡不由其道蓋為此耳通章總要得君子重道意  
彭更章  
此章大意只是十布一功不可不食之以報其功當以入則孝七句為主○後車云○良言暗指孟子傳食即公養之士泰者通其分之意非其道西句重如其道通道字○當理字看此道如道只是理當受與不當受勿入有功無功意天下非天位乃天下之奉養也子以為泰乎抑舜言子以傳食為泰將亦以舜

禮記卷之四 上五五

所以難仕也。難仕之心，即欲任之心。而何疑于無君則甲出，理載贊乎。

補新旨：由道與鑄穴喻牆相照，道者所由以通于仕之。路也。鑄穴喻盛是不由正。路也。君子必由正路上出。自古君子固不為絕世之。巢由亦豈有失身之伊呂。

彭更童講彭更問曰：以一介之士而後重幣十乘，濫者幾百人，以傳食于諸侯之國，不亦失之泰而非其分之所宜乎？孟子曰：君子辭受論其道而已。苟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傳食為泰亦將以舜為泰乎？曰：更

非以尊為泰，但士無所執事而食人之食不可也。孟子曰：子以士為無事，亦未嘗以功而論士乎？子不通人之功而易其事，以美餘補不足，則農有餘，菜女有餘布，而不得收買易之用，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與皆以功而得食于子，于此世有人焉，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仁義之正道，不為和說所惑，以待后世，以起之學者，其功之大何如梓匠輪與者，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梓匠輪與而輕為仁義者哉？曰：昔非輕為仁義者也，蓋謂梓匠輪與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仁義也，德也，心方在進世開業，豈其志亦將以

為泰乎？○至言舜有夫功，宜受天下，不為泰也。無事而食言士無功而食上之祿。○子不通功四句，及言以見其不容不通功。易事耳，子如通之下，要補云：言獨農得衣，女得食，已哉。舉凡梓匠輪與有功於器用者，皆得食於子矣。農耕女織是事，其有利于衣食是功。梓匠輪與有利於器用，可以換得食，是通功處。此此字正是和說。○塞正學幾晦之秋，人字拘攔，當世道之人看入孝出弟四句，正士之有功于人心世道處，孝弟即先王之道，勿看作兩項守。有關和崇正者，力保守意，非僅遵守也。待謂俟其繼此道者作。文于守字特字要大體會發揮何字及問他，是何主意。孟子此為食辨，恐天下不知君子之功，便忽其道而

尊要看本又尊字，豎字並不曾言及食字，只見君子之功當尊而不當輕也。○更初以士無事，分明以食功論。因孟子叙出士之功，遂亦真說而言志，不知自米祿詔食，能與功，那有食志不食功之說。此更之道詞為道，人字指仁義。言子何以三句言士之志固不在食，而人之食士則以功也。且子二句又說平日泛論以詰問他，更又逃其說曰：食志真強詞哉。○毀產畫慢指拙工看非是為此以求食，只是無功有害其志，故求食更都不食之，畢竟是食功而非食志。明矣。獨至于士而欲錄志以掩其功，豈非尊梓匠而輕為仁義哉？孟子此肩，謂有功必當食，孰令無食。去君子常事，但有食志不為泰，須說得話。

宋食也曰子何以士之志為  
其其前功子可食而食之  
矣且子之平日食人也果以  
其志在求食而食之乎如食  
在于志則君子之志不同于  
梓匠輪輿同也如食在于功  
則君子之功何乃出梓匠輪  
輿下也彭更強為之說曰食  
志曰有人于此毀瓦益稷奚  
啻無功其志將以求食也則  
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  
食志也食功也既曰食功而  
以士為無事而食是直等梓  
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為  
知仁義不可陞則豈得以博  
食為太耶

宋小匡章講萬章問曰宋小  
匡也今將行征誅之王政齊

楚漁大惡而伐之則如之何  
孟子曰子無謂國小不足以  
而大古有行王政而為政于  
天下者湯武是也湯之  
言之湯者湯與葛為隣葛伯  
放縱不祀先祖湯使人問之  
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  
也湯使人送之牛羊葛伯食  
之又不以祀湯天使人問之  
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祭也  
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其公  
田老弱于彼既食之而事其  
民更其有酒食黍稻當尊之  
不殺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  
餽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餽  
之謂也湯為其殺是重子  
而誅之四海之內皆曰湯之  
無道天下為之而欲得

宋小國章

此章主意只在不行王政云爾一句勿以未節為望宋行仁○  
宋以楠小之國今將除暴救民而行王政亦楚惡其將王而伐  
之如何乃可以行王政而不受制於大國此行王政就征伐上  
言○居毫以下三節言葛有可征之罪而湯征之以救民問其  
不祀先祖而遺牛羊往耕非重湯之事葛也所以征葛之罪而  
見湯之征葛非無名之師葛伯率其民半節全要蔡童子無罪  
而葛伯故行暴虐以終之○意方見湯師為伐暴救民之師有  
童子以黍肉餽重在休葛之心說休餽是與餽者為仇全重一  
仇字非徒証其殺是害里手而已○為其節正言湯興師之由匹

夫匹婦不必說是童子之父母復仇是說為小民取仇報怨正  
見非富天下○湯始征二句不重本其始而言東曰以下提見  
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意曰弗止曰弗變曰誅君弔民皆是湯  
之行王政而民大悅也引書証民大悅句○有攸不為臣不必  
指為周臣其助紂為虐便不是為人臣的道理士女之不婣甚  
美武王東征以綴之紹繼也謂始事商而今總事周也孰仁而  
免者便是見休匪厥玄黃就是臣附了上君子小人以商之有  
位無位言下君子梅將帥小人梅士率其君子四句全要体贴  
望我以為君意○引書証上文取殘之意重則取于殘句于湯  
有光只是湯武同有休光則勝于湯也○不行王政言宋曾景

之也。為匹夫匹婦。漢童子之  
他。也是以湯始征。自葛。我始  
由是千一征。而無敵于天下。  
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  
北狄怨。曰。奚為。后我民之望  
之。若天旱之望雨也。歸市者  
不止。芸者不斲。而主誅討其  
君。而躬恤其民。如時雨。諒而  
民大悅。書曰。後得。我后。未  
其無罰。此湯之行。王政而服  
天下。也。當武王時。紂惡已甚。  
民心有所深怨于商。而不死  
為之。臣武王于東。能以緩  
安其士。女士。女皆以蔽威。其  
玄黃之幣。將繼事我周王。而  
見其疵。及之休美。于是遂皆  
心悅誠服。惟臣附十大邑。周  
而天下為周。有矣。即書言。觀

之用。一入而民心愛戴。其  
商之君子。實玄黃于籠。以迎  
壺漿。以迎周之小人。豈有他  
哉。誠以商之民。困紂之殘。隔  
于水火。又美武王為慈救民  
于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  
之。俾不為暴。而已矣。秦誓曰。  
我之威。武奮揚。侵復紂之疆。  
界。則取于紂之殘者。誅之。因  
以安天下。而後代之功。自  
是。厥大。比于湯之伐。紂。為有  
光焉。此武王之行。王政。而服天  
下也。宋時。陳勝。好兵。不行王  
政。云。爾。行。王政。以為。征。討  
四海之內。皆。奉。首。而。望。之。欲  
以。有。君。如。夏。之。後。湯。商。之。也。  
武。王。之。國。誰。大。何。要。焉。

能行王政。不過借字言。以儆其貪。歌耳。苟行王政。如湯。而民于  
大旱。如武。救民于水火。四海皆延頸仰望。若後后之仰。之。更之  
達矣。彼齊楚。將反為吾役也。何畏焉。何畏。即仁不可為。衆意。  
戴不勝車。

此章見相道。有關於君德。人臣欲正君。當廣進善類也。首節設  
喻。以曉之。專重引而進之。數句。下節。正言以告之。專重一薛居  
州二句。提是欲不勝。廣于進賢意。不勝。柄宋有心于善王者。  
故孟子以教子之事。詔之。齊語。平丘楚語。侏儒。兩傳。諸是。設為  
問詞。一傳。衆咻。言導之者。未幾。而裸進者。多也。咻。驩也。只。牯。牯  
意。一說。作反。咲。齊語之不善。莊。獄言。其專。數年。言其久。既專。且

久。則薰陶漸染。教易入。而學易成。美教子之道。且然。况正君子乎。  
○子謂二句。且先揚他。得。以。人。事。君。之。道。長。者。負。頭。少。者。抱  
後才。尊者。持。鈞。軸。卑者。司。煩。苛。兩個。與。字。宜。別。出。人。皆。薛。居。州  
欲為不善。其誰與之人。不皆薛居州。欲為善。其誰與之。居州能  
與王善。不能禁人與王為不善。居州如宋王。何要。看一字。獨字。  
與上一條。衆楚。相。閑。方。有。味。須。知。孟子。言。此。欲。其。廣。求。嚴。賢。以  
成正君之功。非謂薦居州無益也。

古者章  
此章。慎。重。不。見。意。見。君子。之。所。養。自有。必。不。可。苟。者。非。太。過。不  
及。之。說。孟子。見。當時。之士。趨。庭。叩。謁。備。諸。醜。態。心。竊。鄙。之。故。首

曰子欲于之王之善其我明  
告子以善三之道大臣之引  
君與父之訓于一也有楚大  
夫于其欲其子愛楚語而齊  
語也則使齊人傳之乎抑使  
齊人傳之乎曰使齊人傳之  
曰傳之以齊人是矣一齊人  
傳之齊人聚而味之齊人  
勝楚雖曰接而求其齊語也  
不可得已引而置之非微之  
間數年則所接皆齊人而聞  
皆齊語雖曰接而求其楚語  
也亦不可得已蓋語耳之談  
何如厥心之論而特置之輔  
何如廣樹之型明于教下而  
正君者不可推乎子謂薛居  
州善士也進而使之居丁王

既在于王兩者長幼卑尊皆  
原居州也而犀小不參其間  
王雖欲為不善誰與之為不  
善在王兩者長幼卑尊皆非  
薛居州也則一君子不勝象  
小人王雖欲為善誰與之為  
善僅一薛居州而當不居  
州者之象其德如宋王何子  
將善王去其味者而可矣  
古者章禮公孫丑問曰不見  
諸侯于義果何居也孟子曰  
古者為臣則守官為士則守  
道故不為臣不見諸侯是百  
重之道也段于木未為臣于  
魏也踰垣而辟女侯泄柳未  
為臣于魯也閉門而不納魯  
繆公是皆已其之行蓋其君  
求見之迫斯可以見矣然其

引段于泄柳之高標中述孔子之不輕見陽貨及二子之所深  
鄙而竊恥者歸到君子之所養由是二句推開看方得孟子立  
言本意○不為臣未仕時也不見是不先往見也古者廉恥之  
道未喪奔競之風未開故士自貴而守義所謂泛古已然不是  
謂守古之道也此句正答不見諸侯之義也段于木未為臣于  
魏文侯欲見之彼則踰垣以辟泄柳未為臣子魯繆公欲見之  
彼則閉門而不納二子立已太峻拒人太嚴未免失之已甚迫  
字屬二君誠意迫切說可以見是論理之詞古之迫且不見况  
今之未迫者安可往見之哉此節勿實抑二子○陽貨節切不  
可如常說把作見陽貨着欲見孔子欲居之往見惡無禮之孔

是往來禮文非礼物也大夫有賜三句陽貨見得禮之言如此  
故矚亡往拜欲因其來拜而見之孔子亦矚亡往拜○字勿認  
作見字當是時使陽貨不矚其亡而先親往見孔子孔子豈得  
不見乎惟貨無欲見之心故孔子守不見之義也○曾子路  
守孔子之家法者故深愧鄙此二項人脅肩諛笑者欲得權豪  
之心費多少精神打點故云病于夏畦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  
強與之言然不能無愧於神明獨覺處自蘇然其見於面不  
曰守而曰養者養字更渾有舒徐委蛇不激不隨意頃知所養  
就持身正大立心光明言不肯往見意補在後

盈之章

未也即論通商門而傷乎崇  
素之孔子其賜貨教召孔子  
未見已而惡無禮以為難乃  
素諸禮以大夫有賜于士不  
得受于其家則往拜其門不  
是謂孔子之亡也而饋以蒸  
豚孔子亦賜其亡也而往拜  
之當是時陽貨以禮為先豈  
得不為往拜之見哉即孔子  
不待已于見陽貨而見豈可  
薄耶而得孔子家法者有曾  
子之跡在曾子之言曰齋局  
誦笑其勞过于夏月治睡之  
人子路之言曰人未命而強  
此之言觀其色報然非由  
之而知也古二子之言觀之  
則君子之所養自重而不自  
輕可知矣蓋寧為踰垣無為

此章以革弊為主。勿以興利革弊平說。全重一知字。見知則革  
弊貴勇。非義二字。亦要重看。○什一。是漢先王井田之法。便令  
去當時厚歛之政。意去關市之征。是革今時關市之弊。便令漢  
先王誠察之政。意令茲未能處革。請去其太甚已。則盡革之何  
如有自以為善。意待字有猶豫不果之意。乃盈之病根處。故未  
節待字。與此相應。○日探。喻橫征暴斂。月探。喻未節。請輕以待  
來年。喻已于來年。意○非義。直指厚歛與征商。知字。速字。俱重  
看。作文須挑得醒。何待句。要講得當時不可一日緩意。出線佳  
好辨章  
此章不得已意。在論理字看出。開首說做子。便是千聖身任世道。

為臣不見之義也  
盈之童。謹載盈之曰。今天下  
農困于野。商困于途。皆緣什  
一法廢而關市征行也。吾欲  
止厚歛而復什一之法。寬商  
賈而去關市之征。但與政相  
沿已久而更張不可無漸。今  
茲未能一時遽革。請輕之而  
去其太甚。以待來年。去后不  
已。夫子以為何知。孟子曰。凡  
去弊者。成于漸而及于需。今  
有人曰。撥其弊之難者。或告  
之曰。是非君子之道。宜其改  
之不俟終日也。乃曰。請損之  
川。撥一難。以待來年。然彼已  
子之革弊。而有待者。何以異  
于是。夫不知其非。又曰。不

幹田治亂機軸。故孔子懼。孟子懼。以至亂臣賊子懼。天理常存  
止此。人心不死耳。雖承三聖。願學孔子。亂作於上。則亂君予  
民而治易。善堯之上。無失德。而氣運之厄者。治之尤易。亂作于  
下。則明道息邪而力難。若孟子之人。將相食而害深。人心者。救  
之尤難。邪說俱廢。上不正。來唐虞以前。無之。首是天災。次是暴  
君。亂在上也。次則亂臣賊子。亂在下矣。猶有事跡可見也。次則  
邪慝惑世。亂在人心。有蠱根蝕本之患。故曰。作於其心。欲正人  
心。○皆稱好辨。豈外人俱無以度夫子之心者。敢問何以致此  
稱也。孟子謂辨是不得已的。非好為辨以誇天下。其不得已處  
是撥亂反治。承禹周孔子之統者。外人孰能知之乎。○天下之

知之罪也今子既知其非  
我斯使已之何必因循苟且  
以為來年之待此其振圭之  
教智乃子大夫不取也  
補好办章全直孟子息和之  
志大為臣孔子同但孔子  
是筆伐孟子是口誅孔子  
是以書維禹周孟子是以  
办繼孔子須知禹周功在  
一時特致一時之治孔孟  
功在万世乃開万世之治  
好办童道公柳子曰外人皆  
稱夫子好办散問其何為好  
办也孟子曰子豈好办哉子  
祭斯時實有大不得已者以  
奪其心而不得不办也蓋自  
洪荒以迄夫今天下之生民  
也久矣中間一治一乱若循

生二句是不得已之故生字極有意在天生人人相生自古及  
今本自有常治者而亂數不齊人事差失不無亂以間之一治  
一亂重在亂一邊亂由氣數三分人事七分而其治則全重人  
事挽回氣數上○堯時洪水之災乃是洪荒之初氣化使然蛇  
龍句緣洪水而來却輕重民無所定三句乃生民受害之實下  
巢上窟正是居之無定處引書只要見得洪水之害大言以堯  
而有警子之憂則其震撼之勢墊溺之危有不可勝言者而當  
時所謂洪水即此洪水也此氣象而未得人以治之如蘇治水  
而無功人事不能無失此一亂也按堯之咨岳則曰洪水方割  
舜之告禹即曰洪水殲殛之洪水可見堯之憂即

环豎主振天下者亦在乎  
亂之人耳當堯之時水逆行  
汎溢于中国能居之民無  
所定下者為巢以居上者為  
營窟以居書曰降水墜于舜  
之所謂降水者即古洪水之  
災也不可謂非一乱矣舜攝  
政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水  
之海驅蛇龍而放之淮澤由  
是水由地中行其大渠若江  
淮河漢是也陰陽之勢既遠  
鳥獸之害八者消除然後人  
得平土而居之此禹之不得  
已而操亂者也  
堯舜三都謹及堯舜既後雖  
建至八之道亦衰于是夏商  
之世暴虐虐民者皆作塚宮  
室以為河池者民無所安息

舜之憂便見當時君相交相揚勵處○使禹即舜承堯命使之  
也掘地二句是禹用功處下四句以成功言掘地即疏濬之類  
當以治水為主蛇龍鳥獸帶言勿子對之治自岷山始淮之  
治自桐汭始河之治自積石始漢之治自嶧嶧始四水皆天造  
地設禹第尋其故道去其壅塞而已味是也二字是指今日安  
流者以見當時禹功險阻即水之泛溢鳥獸即蛇龍之類人得  
平土而居則不必為巢為窟窟矣此一治是禹以人事挽回氣  
化○堯舜既沒二句是源頭聖人即堯舜道即仁民育物之道  
乘是不明不行宮室即民居暴君至又作是人言當樂是物害  
懷宮室等是亂之在上者邪說暴行是亂之在下者圍囿二句



國運使民不得衣食  
謂暴行詐而文作且為國  
國于也致草中之沛水中之  
濟愈多而禽獸為至與民爭  
此至及列之身八害物害其  
子累世天下又大和矣周公  
既而相武王遂誅紂之首惡  
以快天下其憤奄紂之助也  
則代而三年討其君飛廉  
列之害也則驅于海隅而教  
之五十國紂之完也則戒國  
者五十是人之為民害者亦  
既除矣虎豹犀象紂之所貴  
異物也則驅虎豹犀象而遠  
之是物之為民害者亦既除  
矣天下于是大悅其無人物  
之害書曰丕顯欽文王謨丕

淺壞宮室、禁田、來沛、草木所生、屬園、開澤、水所鍾、為汚池、禽獸  
得所依、故至中間、治亂不一、獨舉及紂者是亂之尤大也、邪說  
根聖道、暴行根暴君、現後面說、周公兼夷狄、此邪說暴行、當是  
不由禮義、中國而夷狄者、○周公相武王、誅紂二字、是冒伐奄  
至五十與驅物、害是誅紂一起事、討其君是奄君、奄是紂之助  
飛廉是紂之華、五十國是紂之當、天下大悅、其無人物之害  
也、引書重明、周公一治之功如此、其盛耳、言文王丕顯之創業  
武王承之以為制治、而佑啟我后人、咸以正大而無偏、且周家  
而無缺、武王光前裕後如此、而實周公相業成之此一治、而周  
公以人事、挽回氣化、○世是周室東遷之後、衰者治不振也、道

武王列佑格我后、咸  
以正、無缺是周公之烈、即周  
公之功也、此周公之不得已  
而據札者、與至周室東遷之  
後、世衰而治不振、至人之道  
無復有存者、邪說暴行、又作  
據至且紂其君、而邪亂者有  
之子、紂其父、而邪亂者有  
孔子、懼三節、盡孔子、相亂之  
無已、作春秋、以正之、春秋所  
事、或予或剌、皆天子、褒罰之  
事也、孔子藉國史、以明王法  
是故、其自言曰、無我、有心世  
道者、其惟春秋乎、罪我、過下  
自任、有、其惟春秋乎、孔子、以  
一書、而據亂、是亦禹、周、不泮  
己之心、耳、由孔子、而未至、于  
今、至王、久矣、不作、或無、以、

是聖人經世之道、微者、理不明也、邪說、句、即是道微、試君、又、說  
是暴行、然、必、造、為、一、種、君、父、有、罪、當、殺、的、話、以、成、之、便、是、邪、說  
兩有之言、此等、人、此等、不、公、有、之、其、禍、又、慘、于、前、非、一、亂、而、何  
○孔子、懼、其、暴、紂、而、無、極、也、作、春、秋、因、魯、史、權、文、而、筆、削、之  
繫、王、於、天、備、王、者、黜、尊、王、者、進、王、迹、復、存、雅、詩、尚、續、故、曰、天、子  
之事、若、曰、此、載、天、子、之、政、令、非、若、列、國、之、史、自、紀、其、事、也、不、可  
作、夫、子、行、天、子、之、事、說、有、謂、孔、子、假、借、天、子、之、權、者、更、大、誤、是  
故、二、字、緊、根、天、子、之、事、來、知、我、者、謂、孔、子、以、是、非、明、天、子、之、事  
是、所、以、防、人、心、之、亂、賊、而、歸、之、正、也、罪、之、者、是、亂、臣、賊、子、一、帶  
人、因、天、子、之、事、既、明、而、已、不、得、肆、其、兇、惡、遂、因、而、極、恨、于、春、秋

魯南齊書

上卷五

九五

王綱諸侯倍放恣而處士  
乘末世以橫說揚朱墨在之  
言雖極天下天下道崩之言  
不致于湯則恨于墨楊氏為  
我是不義而無君也墨氏並  
愛是不仁而無父也無父無  
君是人道而禽獸也以禽獸  
率人其害可勝言哉公明儀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  
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  
人也昔孔子作春秋以懼亂  
賊而仁義之道昭著于天下  
不意楊墨者出而亂之彼之  
道浸昌而不息此之道浸沒  
微而不著是邪說誣惑乎民  
而充塞仁義也仁義為邪說  
所充塞則無異率獸食人而  
人將相食視孔子之制亂蓋

之作也知者罪者雖不同要皆有惑于人心重在都有所惑上  
不重在罪我而未盡知也人心有惑便不敢為亂非一治而何  
玩俱字直是警于一脈傳之孔子而倍惕○由孔子而未至於  
今聖王不作於上無以爾侯綱而維世教故諸侯無所忌憚而  
放恣而處士遂倡橫說以惑人橫說者並吾道相角而不肯遜  
讓也揚墨即處士無君父是橫說橫說與盈于下且就揚墨倡  
說說歸揚墨方謂言仁義者之惑于揚墨為戒六句正見揚墨  
非仁義之正所謂橫議也是禽獸也緊叫率獸句儀之言帶過  
揚墨為戒善愛之詞不愈則孔子仁義之道不著充是偏滿塞  
是妨害此二句申前上二句意故下個是字揚墨倡禽獸之教

其也言為此悞恨世亂開先  
至孔子之道以距敵揚墨而  
放逐其為我並愛之語詞使  
邪說者自絕其端不得作起  
若作于其心又害于其事作  
于其事又害于其政至人海  
起不易之語言矣  
昔者四節講合而視之昔者  
洪水滔天禹抑之以除世道  
之亂而天下平夷狄孟毀發  
害周公重而驅之而百姓寧  
孔子元為周之叔成春秋于  
盡亂之日而天下平世之為  
亂也賊子者恨而不放逐其  
功豈在為周不哉哉云云此  
是謂刑脅之懲則我我我  
人曰墨之无父揚之无君与  
我欲刑豈何異是周公所及

以壞人心是率獸食人也其終也人之心皆歸于揚墨而陷于  
禽獸將相戕相賊之無旁矣非人將相食乎○吾為此懼其  
相食之也聖道在人心閑聖道是閑人心閑字須承好力未閑  
處就是距放邪不勝正守正即以絕邪也之非拒意望而攻之  
曰距邪說是揚墨之搃名洛辭即說之浸淫四出而惑人者既  
距之放之則邪說不得作矣作於其心四句甚言邪說之一  
不關當以作心句為玉蓋心乃政與事的根本既作於心則事  
之與政自相因受弊事是君臣父子的節目政是父子君臣的  
大綱不易五言見得聖人必不以今日之言為無益之亦不指  
生心四句三作字俱不同一是指天下之言一是指心溺于為我

庸也則生乎後者豈得坐視我欲之教而不知所以庸之哉亦欲正天下之心而懲其和衷之說距其偏蔽之行故其淫溺之詞以承禹周無孔子之三聖者予豈好也哉世元壽周不可無孔子無孔子不可無我惟三聖以安生民予不得以手抹亂也豈易之謂為今天下之橫禍則距楊墨之言為今天下之公言有去出一言以距楊墨則其術即孔子之李術是亦聖人之後也若夫晏然已耶漸直起頭說箇天下之生又矣生字用得盡哉民遭洪水得禹而生人遭夷狄猛獸得周公而生至紂於

愛之說一是事偏于為我並愛之行○昔者即俱重三半句見道統相傳要發三聖兢兢惕息抑者遏抑不泯伸造化之權為聖人用連造化也做主不得故曰抑兼并也予要狄而人我教化華夷一体之象驅云也去猛獸而歸康阜民胞物與之象百蠻同風萬有咸若成周極治也成一成而不易也自有春秋名分一旦古不易蓋紂君篡父人知其非即陷于紂逆而真心固隱朕在也聖人早為之办醒其隱朕而在之心以消其悍朕敢動汝邪之意乱賊惧而孟子之惧可少慰矣○引詩不重周公特引起楊墨之害在已所當膺意○六字是三聖秉正人心是自源頭說仁義之道本人心所共有者人由此則正叛之

和君人心已施得孔子作春秋而人心復生戰國時人將相食生理幾不矣孟子亦之固所以救其三也自古不矣皆是使天地生人之道以生天下而所以天下之生得如是久但禹周是救生命孔孟是有生理重繼孔子以承群聖之道脉聖人雖在是一箇正人心高抑洪水而人心定矣至夏商之末而和說暴行有作至春秋之時而和說暴行又作至戰國時而和說波行滋毒害及政事周公除其害而人心悅孔子防其害而人心懼孟子教以力防人心之害而人

則和正之在明此仁義於天下令人皆知致君之義愛親之仁人心皆有砥柱彼和說者不期息而自息說之和者其行必該其詞必淫距之放之皆所以息和說使人心反正而承三聖繼世之功也不得已者道統在我推之不去也前主開聖此王正人心開聖道者揭日月於中天正人心者障江河於既决必人心正而後道可開故曰以承三聖全在關二氏以此息距放承之惡得無辨○能言是能申吾仁義之說以距楊墨也註最好言當此之時能言距楊墨三字的人即是此心有主張即此是其心之正是即聖人之後此是倦倦屬望于處士橫說之日正不必看得太深

及以好办之焉得不望  
之同也

仲子章曰陳仲子豈  
不誠廉士哉彼其廉也  
其居之僻而食之貞  
二日不食至于耳無聞目無  
見也哉無生理矣幸而井上  
有李蟻食其果母已过半仲  
子匍匐往將食之三咽大泣  
耳有聞目有見其廉何如孟  
子曰于齊國之士處汚濁之  
中者又以仲子為巨擘焉雖  
女仲子惡能負其廉充仲  
子平日不取之探則又如刺  
而后可者也夫刺上食糲糲  
不飲黃泉有物如此真不取  
之盡矣仲子者猶此一居食

仲子章

此章匡章以仲子世祿之家而能苦節故美其為廉孟子則以  
仲子本世祿之家何用苦節故辨其不能廉全以仲子惡能廉  
句為主而歸重是尚為能充其類句○應有分办取之不苟便  
是居於陵是廉其居三月以下是廉其食只就本又說去不可  
以居食板對無聞無見言困窮之極井李蟻食糲多以人之所  
棄物之所遺分貼細玩井上有李是井邊所植之李樹矣即是  
李子也將取也匍匐往將食之何其憊也三咽而後下何其艱  
也棄人之所居所食而能去世故以為高節亦苦矣○齊俗急  
功利者衆仲子如此可謂能超于齊人之衆巨擘不可謂太過

人也彼將自謂居此首陽亦  
高耶然其所居之室伯夷之  
之所築與柳亦盜跖之所築  
與將自謂與盜跖比密耶  
然其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採  
與抑亦盜跖之所採與是皆  
有不可知者焉而尋于其  
之所誰惡而為盜跖之所  
採而能為之而否曰居食  
之策與難雖不可知是何傷  
仲子之廉哉彼身自識賊妻  
猶以易之食也則亦非不  
義之食而城盜傷于燕矣曰  
吾謂仲子不能盡者正以仲  
子不又如此而後為廉也仲  
子固齊之世家也其兄名戴  
食采于蓋其祿乃鍾食詭有  
又于此者乃以兄之祿為不

要体会是抑先揚惡仲子惡能廉述仲子一偏之廉亦不能成  
看此句已含通章之意以後皆是發揮此一句耳充仲子二句  
根上居食來處講更知不是責仲子之為刺人在世上必有不  
能絕如刺者充仲子之操必刺而後可則其操不能死矣  
故曰仲子惡能廉○天刺節見其不能如刺之無求也上食之  
句言刺無求於人仲子所居七句見仲子居食有持于人伯夷  
盜跖字不可混但合義的便是伯夷不合義的便是盜跖是亦  
可知重不義遠謂伯夷不多得或出自盜跖未可知也出於盜  
跖則其愧于刺也不既多乎○是何傷是字指仲子居食其所  
從來雖未必出於伯夷亦何傷他廉察處彼身穢履妻辟弟以

又之祿而不食也居說有又  
于此者乃以兄之室為不義  
之室而弗居也辟曰離母處  
于於陵也曰婦則有節也  
生鶩者已類曰惡用是鶩  
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  
親之內也遂出而生之仲  
子之事如此吾孰其居食  
之以母則不食天下更有何  
可舍者而乃以妻則食之是  
以盜視視母而以伯夷視其  
妻矣以兄之室則弗居天下  
更有何可居者而乃以於陵  
則居之是以盜視視兄而以  
伯夷視於陵矣一身而清濁  
互參一家而棄取靡定是尚  
為能充其不居不食之類乎

易此居食耳見得而廉夫者亦有廉婦也且自食其力非不義  
而取諸人者此所以無傷也○尤戴節是申明仲子之行過於  
矯激而不得為廉意齊之世家是自祖父以來皆為卿非素貧  
賤者此見其不必過激况曰世家則先世居第所傳非不義乃  
鍾之祿亦國家待士之常公非不義却乃辟兄離母而處於陵  
辟字離字豈為人子為人弟所宜乎他日婦是良心之萌也重  
思母一過生鶩之饋亦交際之常禮乃曰惡用是鶩○孰其為  
不義之物也他日食之而兄曰是鶩之內不尊是反謂他見  
得此肉當食必當受何必相嘲無非提醒他以致感悟之意乃  
出而哇之蓋見其為鶩矣○未即是摠括上文而斷之見其不

若仲子者必其無求自是若  
上則然而後能充其操者也  
不能為蚓而仲子又惡能盡  
浦新自居外而咽棄何以對  
人世居家而哇鶩何以對  
其母伯夷欲存死父而食  
西山之薇仲子乃生母  
而尋井上之李伯夷居道  
傍而君臣之義在仲子却  
世家而君臣之大倫絕伯  
夷借其弟而義士子天塚  
仲子借其妻而巨孽子齊  
國仲子與蝻爭食却不能  
與蝻爭操能却人之所願  
不能却妻之所易

能充也類即母之食兄之室言母食不食則凡如母食之類者  
一無所食而後為充兄室不居則凡如兄室之類者一無所居  
而後為充乃又食妻之食居於陵之居是居食之類未能充即  
不居不食之操未能充也要充其操是如蚓而後可又况必不  
能蚓而徒自賊一大倫蓋廉在有分辨仲子於極十倫且不  
能辨何取於苦節之貞





